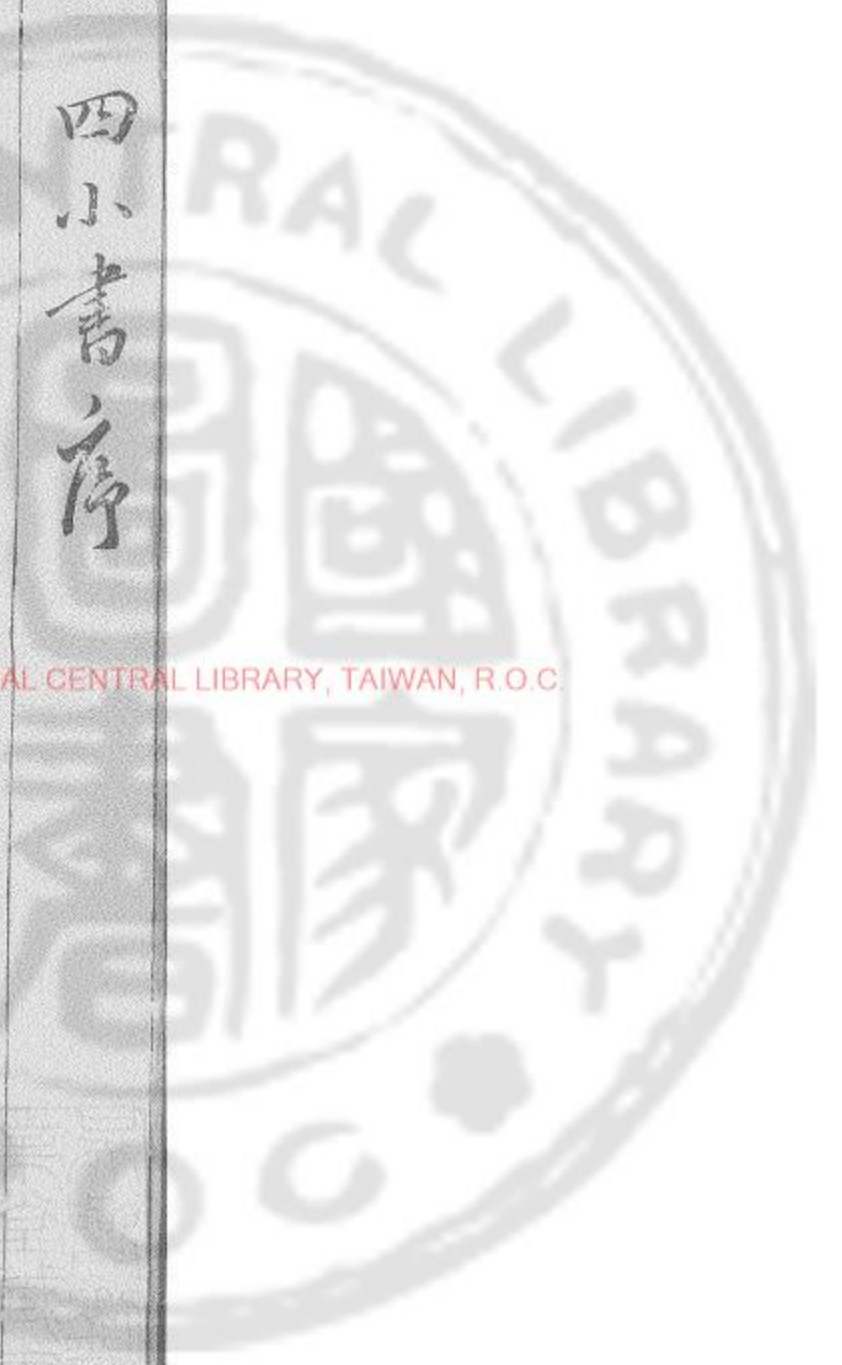


四小書序

直史曰曩得小說二卷於雪濤集中
業為梓行而四小書則從坊間列諸
稗史者余曰此安石碎金亟收而披
之語、如奉進之面譚或抵掌或
捧腹惟恐其後之竟也斯亦人上
喜為誦述者已陳之李太史本寧
先生屬社友吳公勵民校梓而不



慕稍芟苴澄滌出之公如新聞舉
似一二佐之里士鮑無雄宗弟仲翔
遂但為殺青益激此書之有
公好矣夫鄒衍譚天碣石蘊秦
遊說六國所至比日傾動人主哆
口自恣取卿相於反掌而進之
談說糶拾鄙俗歛唾餘瀝安
於卑論淺見書暨皆為解頤而
士君子或激哂焉然進之所尚
未易窺也彼其扶搖九萬託始
於蘋末震動六種隱伏於毫端
進之具出世資之姑為玩世之意
如方朔談諧乎金馬門坡仙放
浪于西湖泉石之間衆人固且易
而駭之矣子輿氏有言之近而
旨遠者善之也生乎今之世即

有談天合縱之說又烏所用之進
之固曰茲編也大都所談所聞與
所評譴皆瑣穢之流爾聊以佐
酒代奕則可破閭閻之必求之名
理律以中行雖或投袂而去之豈
真解事人哉嗟夫自嵬衍秦漢
生固不足以解法家此可與識者道也壬
子冬日書於南屏於半閨中



雪濤四小書叙

人患情不至耳情至則單字隻字
瑤編屬焉千載而下扣頭稱臣以知
揀拾者如東京子政西京抱朴執者
非石渠之遺語乎余景升潘先生以
故友江進之四小書仍其標目以實巨
史進之以宦游之餘為筆札之寄遇
風雪則示恬憺述符紀則進諷規

致著作則激聞見襍談諧則動塵
興而要以理之所鍾情洩之情之所積文
通之非僅之齋諧稗官者比吁亦奇矣
獨惜以曠世之才而職不登史氏匣不
藏名山詞未飛於宇宙墨猶挂於縹緲
則人之傳其神讀其書想其情者方
滅方沒時悔時顯不得與天壤爭奇
而竟校書於白玉樓也迨捐館之五年
而書勒成於直史千秋不磨一家已定
以以中多情至之語而景升先生所
不能忘情於故友者凡其苦心王事
勤勞著述皆目擊而心讓焉而天
不令終其業人未能窺其藏心中即
之口授之勵之手摹而已也今日必以
為所以生進之者則是書也可以起劉
尚而悟言之矣書以質之景升先生

為叙雪濤可乎壬子孟冬平湖俞
思煒僧寮父書於南屏竺二閣



亘史外紀

雪濤小書 譚業目一

自序

延祚

格言

盧生

文慈

姚廣孝

夏巖二相

方解于三公

調和

二程

名實

二樓 黃鶴岳陽

李西涯

廖郭二臣

岳于無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狂士

李卓吾

犀怪

分宜石橋

舒公穎異

申公器量

張伯起伍寧方

王聞溪

袁中郎

孝行

引年

遠色

判詞

李巫

猴鼠

相議

三大中丞 三則

西南夷

羚羊

機禍

冤獄

塔頂魚

斷子葬母

刀神

牝雞

龍種

物類脩行

兵患

辟毒

普安丞吏

何國意報兄仇

信佛

玄帝拔冤

文選纂註

火節附二則

雷車轉雪冤

恤憾

鄉思

蛻骨

惱鴉

外紀卷

田進士

廬山雲

右共六十二則

卜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亘史外紀

天都外史冰華生輯
鶴上人吳公勵氏校

雪濤閣四小書

桃源江盈科自序云夫子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
事夫以聖人之精神積於無用不免用於其所不
當用况衆人乎余性樸陋於世間戲局一無所好
其官棘寺時曹務簡少審讞既畢佗無所營乃裒
輯舊日所譚說者與其所聞知者及論詩之言戲
謔之語為四種名曰談叢曰聞紀曰詩評曰諧史

彙于一處括曰雪濤閣四小書大都所談所聞與所戲謔皆本朝近事惟詩評則不能不參諸前代然一切無關身心無當經濟總之佐酒之資醒睡之具閒居寂寞之士獨屏無聊或有具焉非仕學君子所宜寓目也魯論有言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然則茲編也蓋不能博奕者之博奕而無所用心者之用心也倘觀者厭其瑣穢投袂斥曰鄙哉言乎則不佞已自識之矣

萬曆甲辰冬月穀旦

譚叢一

延祚

古之人主蓋有在位一日人猶恨其太久若秦始皇隋煬帝之世人心如此雖帝天下亦有何榮至於漢昭烈偏安西蜀崎嶇兵戈不一傳而鼎足之業已隳然千世之下想其君臣明良魚水交懽之意欣焉庶幾遇之柴世宗五季餘燼耳而上下之間孳孳救世民物和洽說者謂有三代遺風令後人憑而吊之起遐思焉夫二君者祚命雖促而遺愛延於世世即謂萬世為祚可也况漢文帝宋仁宗久於其道而民懷之榮施更何如哉微獨人君凡為臣庶士民俱不可

不愛惜景光以一日而建百世之業否者皆虛生也
石火電光可惜可惜

調和

劉玄德君臣上下之間交泰款洽千古無兩惟是將
相尚欠調和終致敗事蓋先主與關張君臣之際義
兼兄弟一旦得孔明于草廬中與謀大事不啻魚水
此正王業一助而關張意氣終未能下各行已志不
相節制故羽之受禍于呂蒙孔明逆料其然然而無
可柰何知其非我所能節制也羽敗而漢不振王業
隳矣陸賈云將相調和則士豫附士豫附雖有變而

天下不搖嗚呼此數語者真千古不易之格論也

格言

雲長公生前忠勇死後威靈萬古以來一人而已然
史稱公喜讀左傳而言語文字不少槩見惟今所傳
對一聯云出雲長筆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
噫此二語者何其善與人同廣大若此哉夫惡人與
常人俱置不論今世所患者在于君子要自做好人
自行好事夫自做好人自行好事豈不是好因其有
自做自行的意思率至取忌召釁恃已凌物終于無
成夫抵天下事不是一人做得好的故曰願天常生

列傳卷一
好人要人人都好願人常行好事要事事都好人人都好
事事都好不消我勞心費力去做天下自然好了豈不大可願哉此與夫子老者安之三句同是一樣見識宋朝王荊公方盛氣議天下事程明道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徐議之此如持冷泉沃炎火欲不渾身通冷得乎

二程

二程先生在伊川極峻整然跡于峭刻不可近惟明道和易而不失其正甚得孔氏家法一日明道與弟同赴一寺兄由左門弟由右門左門之人隨明道者

以數百計右乃寥寥伊川見之嘆曰此是願不及家兄處又一日明道兄弟同赴一士夫家會飲座中有二紅裙侑觴蓋宋朝不禁官妓故也願見妓即拂衣起去獨明道與飲同他客盡懽而罷次早明道赴伊川齋頭語及昨事伊川猶有怒色明道笑曰某當時在彼與飲座中有妓中原無妓吾弟今日處齋頭齋中本無妓心中却還有妓伊川聞之不覺愧服噫觀此而明道之養未易及已

盧生

盧生從呂純陽學道每見純陽市餅果蔬酒輒出壺

中丹粒點土礫沙石成金持與市人交易居然金也生乃叩曰此土礫沙石點化之後遂終古為金耶抑有時復還其本色耶純陽曰五百年後丹力既盡則所點之物各還本色耳盧生愀然若甚悲者問其故荅曰吾師慈悲濟世獨不念及五百年後人耶純陽曰此生真好心地我不如遂傳與道成僊去

名實

名實之間不可不審不審其實而徒襲其名遂有轉相假冒愈遞愈訛者漢南陽太守召信臣杜詩相繼為政有德于民民相與懷之因有召父杜母之謠及

于異世土人祠焉塑像各一左者戎冠拖紳垂衣秉笏右者翠翹雲帔橫簪而曳珮也語人曰此召父此杜母夫彼烏知父母之言出于此况而竟以為實然然猶曰史著其文耳若夫襄郢之間其民分祠伍相國杜拾遺蓋子胥子美一以孝一以文也久之杜廟壞惟伍廟獨存土人相與謀曰伍相公杜十姨原當合祀分祠為非况今杜廟既毀盡塑十姨之像于相公之傍使鬼神有知免于參商之嘆其儕曰善因塑女像于子胥之右曰此十姨也嗚呼杜詩以懷保之故誤而為母杜甫以官銜之故誤而為姨流俗之人

謂二杜為婦人者不少矣。名實相冒，一至于此，非博雅君子，其孰能訂之，使歸于正哉。

文惡

潘尚寶去華，自言鄉舉時，見一青衿與其友騎而歸，聯鑣道上，誦所為試義，取正于友，誦至半，馬噴首，昂足擲青衿于地，青衿怒，鞭箠無算，俄而馬死，復生為人，至三四歲，能記夙世事，曰：我前生某青衿家馬也。家人因問之，曰：聞某年某青衿馬跳嚙，不馴，被箠以死，爾乃是乎？曰：然。余所以跳嚙者，惡其文惡，故怒而至此。久之，青衿往馬家詢問，果得其實，噫！文之惡者，

不可入于馬之耳，世之為惡文，不自知其醜而妄獻于大人先生之前者，豈謂大人先生之智不及馬耶？然馬猶怒文之惡，跳嚙不少，假而大人先生習于媚悅，凡遇惡文之獻，動皆腴美，曰：韓柳也，遷固也，心知其非，口交譽之，而不敢怒。夫至于使大人先生諛美後輩，直道反出馬下，世趨之薄，可勝嘆哉！而又不獨文為然，行或乖方，譽曰：曾史政，或戾俗，譽曰：魯卓。其人聞之，自以為是，居之不疑，嗚呼！世非大庭人，非無懷，直道已頽，佞風久煽，夫孰能不波可怪也歟。

二樓

楚城有黃鶴樓踞蛇山俯鵠磯漢江遶其前鸚鵡洲
橫其下三楚雄傑此樓無兩樓所由著以崔灝句晴
川芳草真堪與樓爭雄然樓之始則紀者不一余聞
父老云唐時仙人呂純陽嘗客茲地僑寓酒家日飲
酒數壺累數百壺不償值復索飲主人供給無倦色
純陽喜之遠噉西瓜乃用瓜皮畫一鶴壁上瓜皮青
久之變黃遂為黃鶴純陽又教酒家童子唱道詞自
獻板為節已而純陽飲童子唱鶴輒從壁間飛下婆
娑翔舞觀者日數千人凡數閱月得錢數百萬酒主
驟富以錢酬純陽純陽不受遂構此樓志感故名黃

鶴樓下石磯名鵠其上多桃痕歷年無筭痕猶宛然
土人謂純陽曾寓茲地賣桃每問買者曰爾買桃食
誰皆曰飼兒子純陽曰世遂無一人買桃飼父母者
耶因擲桃磯上桃深入石內久之桃朽而痕獨存自
黃鶴之外楚樓之勝無踰岳陽見于范文正之叙倘
矣傳聞國初人見一道士飲酒岳樓上飲畢題其上
曰宋玉塚開天子出杜康臺倒狀元生及杜康臺倒
其年任蒸亨生宋玉塚破世廟出自郢邸為中興
明主果如壁間語此道人必純陽也純陽自有詩云
三醉岳陽人不識朗吟飛渡洞庭湖可槩見矣要之

此二樓非必仙人，苟胸中有山川之趣，未有不登而忘歸者。漢方士有言：仙人好樓居，噫，豈虛哉。

姚廣孝

古之聖賢豪傑，輔其君有為于天下，及于功成之日，食茅土之封，饗爵祿之貴，人固以為當然而無疑。若夫為其事，不居其功，迹顯榮之處，居寂寞之地，視茅土爵祿，如將說鳥者，終春秋漢唐之世，總得三人：范蠡、張良、李泌是已。余觀我朝姚少師廣孝，庶幾與三人而四。夫靖難之師，廣孝為謀臣，與秘書、先事料敵，多所奇中，及功成事定，文皇帝勸之蓄髮，不從，詔

之居官不就，畀之章服弗御也；賜之宮嬪弗近也；衲衣僧帽，寄居蕭寺，無改其初，以終其身，噫，此其儵然物外，塵埃軒冕而朝露富貴，豈尋常儒者所能彷彿其萬一哉。張羅峯必以為左道而斥之，奪其配饗，夫廣孝無愛于生前之官階，豈有愛于身後之配饗，徒見張公之學不通方，皮相天下之豪傑耳。倘廣孝之配饗可奪，則太祖微時亦起家衲子，將遂不得配天歟，而朝歌之廢屠，莘野之耕氓，抑將不齒于公孤歟，甚矣張公之固也。

李西涯

武廟時內閣劉謝兩公同日去國惟西涯李公獨未
去其後值逆瑾縱橫無所匡救有嘲之者畫一醜惡
老嫗騎牛吹笛題其額曰此李西涯相業或以告西
涯公乃自題一絕云楊妃身死馬嵬坡出塞昭君怨
恨多爭似阿婆牛背穩春風一曲太平歌嗚呼武
廟時何等景象公乃自謂太平昔宋南渡後一宰執
致仕家居鄉人于其初度相約為壽宰自謂曰老夫
不才幸為太平宰相徼天之幸坐間一儒生離席言
曰天一到太平只河朔一起竊盜拏不獲蓋指金虜
也宰始大慙噫若西涯者亦類是耳

夏嚴二相

世廟時夏桂洲諱言嚴介谿諱嵩俱江右人兩公次
第入政府而夏為先輩夏負氣自豪見謂凌一世然
節目踈濶蓋君子人也嚴則內險外柔深中叵測初
拜相時其子世蕃犯賊有左驗為言官所持夏時謀
急擊嚴嚴知之乃父子俱詣夏賂門者徑造榻前跪
而自訴氣甚下卑詞哀慄桂洲以為能屈已也置不
擊嚴自是心領夏思有以中之後夏以香葉巾忤
旨被逐家居已而復起入相嚴乃日伺其短冀于一
逞而夏竟不之覺時人為之謠曰夏桂洲正好休時

不肯休晴天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又曰嚴介谿人可欺天不可欺善惡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後夏果為嚴所中與曾銑同戮于市夫嚴之甘心于夏三尺童子皆知之要于桂洲再入為相則亦有自取之道矣余聞桂洲微時遇一僧隱龍虎山僧一日語侍者曰為我治齋明日有相國來謁次日桂洲謁僧時猶青衿耳侍者問僧曰安所得相國僧曰夏生是已二十年後當為相國已果然夏以故甚敬僧及再入相又往謁僧僧卧榻不起桂洲曰某此未與上人作別奈何不一見僧曰我頭疼若起來頭如欲斷焉

送知桂洲之不能免而桂洲不悟竟復起見戮如僧所云噫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氏之言豈欺我哉非獨桂洲亦非獨僧能知桂洲也宋時寇萊公功蓋一世位極人臣隱士魏野作詩遺之曰好去上天辭宰相却來平地做神僊而寇猶假天書干進竟放逐以

相却來平地
做神僊

歿乃知少伯子房真天外冥鴻不可易及

此參看
巨史云余別紀有嚴請夏宴彷彿魏其武安當與

廖郭二臣

蓋我朝縉紳廉耻之道至嘉靖時而掃滅無餘矣縉

紳庶耻所以掃滅于嘉靖之時者無他起于議禮諸臣驟焉寵用而其聞風附和者亦相繼取償于朝朝而貢諛夕而被簡如持左契交手相付無一抱空卷歸者此舉國之人所以爭相貢諛不畏清議不憚唾罵若聚羶之蟻驅鳥而不肯去逮于世廟末年大禮已定玄脩復熾而貢鹿者貢龜者貢甘露者貢靈芝者貢佳木瑞麥者遂接踵于天下無復虛日此曹之心固即向者獻議諸臣之心也他無足責即如廖氏道南科名文學裒然為楚人之冠當時既以守制衣緋為世廟所黜則甘心寂寞著述自怡可也乃

猶今日獻頌明日獻歌世廟之心方厭薄焉而道南殊不自知此其事固有耻之士所不為然猶止于蒙垢而已若夫郭希顏者官至宮坊未為不遇既因事被譴又因計被黜所謂山林之人也官守言責皆不與已彼固本之定不定社稷之安不安自有任其責者乃復效攘臂馮婦抗疏以干世廟之怒至于身首殊分為天下惜嗚呼若希顏者非不自度其言之不能回世廟也知其不能回世廟而尚說然為出位之談母乃欲樹德于東宮為他日進用之地耶嗚呼希顏抗疏之心亦即道南獻頌之心也特

一以諛一以抗故道南止于不用而顏遂不免耳然則世廟之殺顏雖甚要亦顏有以取之不分過而任不可也至于嚴嵩蒙殺郭之名則所謂紂之不善衆惡皆歸者也其實未必然也余嘗取而譬之廖君如過時娼婦既見棄于所憎者猶且心招目挑不為少止綠衣之詩所云我思古人俾無尤兮彼惡知之至于郭君者又大駭矣夫有主人于此日脩禳祝禱以祈吉祥適有白項老鴉飛止其屋悲鳴不止主人曰是不祥之聲也因取罍殺之身為脯醢夫主人固過計矣而謂鴉為之不祥可乎若郭君者以不祥

之言取殺身之禍吾以為鴉之屬也未足憫也噫士之保身立功名何可一日無庶耻若兩君可鑒已

方解于三公

凡賦才蚤慧者其人皆鍾間氣造化所特厚聞方正學公年九歲題嚴陵圖云敬賢當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罷此英麗華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安足倚羊裘老子蚤見我却向桐江釣煙水讀此詩即劉文叔復作安能自置一辯解大紳年七歲其父引入江上洗浴將衣挂于樹上口占云千年古樹為衣架大紳應曰萬里長江當洗盆後太守聞其名

一日謁廟畢吉服來訪解適值微雨太守口占云雨
灑紅袍蘓木氣解應曰風吹金帶荔枝香其敏穎如
此于忠肅公年八九歲以神童名一侍御飲寺中召
忠肅至出句云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公對曰
一介書生攀鳳攀龍攀桂子侍御大奇賞之命一揮
使抱之出揮使問曰適所對云何乃爾見稱公曰他
出的三尊大佛坐獅坐象坐蓮花揮使又問爾何以
對遂改答曰一箇小軍偷狗偷鷄偷菓應棧敏妙
莫可端倪非天賦安能然哉其後三公皆以忠誼名
世此特其小者然鷄頭生而有刺豈須壯哉

岳于無後

宋南渡之後社稷之功惟岳武穆為最我朝土木之
變社稷之功惟于忠肅為最然兩公皆以讒被誅余
遊西湖見岳墳在湖上廟食香火松杉檜栢巋然蔚
然由湖上折而入二里許則于墳在焉翁仲嶙峋石
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凜然起敬凄然欲淚及詢二
公後嗣皆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者非公
的嗣也岳既無後於錢塘及余過湯陰湯陰固武穆
父母之邦也亦復無嗣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天道
如左券不爽而獨爽於二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曰

二公名太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於實者也二公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兒耶胡忌之為雖然兩公忠義貫于人心無論華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錢塘金省吾老師見渠鄉錢姓者必曰忠武肅王之後笑語余曰人要做好人能做好人子孫也多些雖係謔言自有至理聞秦檜之後甚繁衍乃其後人以祖為諱此則謂之真無後也

狂士

凡為狂言者非真有狂氣之人不能發發出自在以

余所聞三教公蓋可見楚中黃岡王廷陳號夢澤初官翰林後謫豫州守方七歲時偶觸父怒父用鐵繩鎖繫庭前槐樹上鄰翁驚異為言于父父曰我知其才不凡但性不佳故挫折之爾及為翰林庶吉士館師五鼓輒入館諸吉士皆苦之廷陳乃披髮坐館前古樹上效鬼啼師驚詫問左右皆以鬼對自此遂不早起又題一詩館中云幾年不到梅山上只道梅山都是梅今日梅山一回首野花荆棘兩相隨蓋譏同輩無才也竟左遷知豫州適御史行部廷陳長揖相見御史叱廷陳廷陳曰有我主夢澤面前立立也自

好看何必跪以此再被論罷官歸不復仕桑懌字民
悅武進人以身自負居成均時為丘文莊所貶黜已
就教職書一對聯明倫堂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
嚴于按察司及學使行部諸校官進見皆林立堂左
懌遂倚柱脫靴搔痒學使聞其名亦不較後轉柳州
別駕不肯往或問之荅曰恐到彼將令子厚小兒為
我所掩薛應旂亦武進人號方山時執與王唐瞿齊
名仕至提學少時常語人曰而今天下只有個半秀
才或問為誰荅曰區區算一個唐應德算得半個此
等狂言固不情然亦非其人不能吐

李卓吾

卓吾諱贄閩中人仕至雲南姚安太守致政不欲歸
閩僑寓楚之麻城自度為僧其學無所不窺識見高
邁頗近于放大端從莊子一派來嘗語人曰古來只
有卓文君奔相如是一段好事或曰此是淫奔何名
為好卓吾曰千古只有一箇才人如相如佳人如文
君舍此不奔安得再有這等佳配乎

犀怪

余鄉延溪廠有石犀牛其來頗久近歲居民藝麥被
隣牛夜食幾盡牛主懼其訟已乃故言曰早見牧兒

言石犀汗如喘又口有餘青食隣麥者殆是乎衆皆信然謂石犀歲久成怪于是藝麥家持石往斷犀足不復疑隣牛云嗟夫隣牛食麥石犀受擊石犀之形以一擊壞而名亦以衆口神凡事何可不揆諸理

分宜石橋

余過袁州分宜縣見嚴介谿相公所脩石橋一座其長近百丈跨江橫截石皆堅緻光麗所濟甚博而遠計當日費貲不下數十萬及由分宜而南凡境內橋數十座皆介谿夫人歐陽氏施造蓋皆有利行者夫介谿一生相業為世詭訛而橋之濟物功德殊不可泯又歐陽夫人當日好施如此亦可謂具慈憫性者余故記之見士君子能行一善有利於世論者自不忍以人廢也

舒公穎異

聞豫章舒狀元諱芬者童年穎悟其父與形家謀風水形家得一地語舒父曰此地當發鼎元然必四世之後乃應舒父曰吾欲取快目前四世後吾骨朽矣無所用若地也芬在傍曰父無患若地果勝請移三世祖骸骨葬于此即應在兒身矣父從之芬果發大魁人皆謂善地之應余謂芬穎異若此即蒼舒之測

象君實之擊甕何以加焉彼其才自宜首魁天下豈專以地勝哉

申公器量

申瑤泉相公居林下每對所厚曰某平生謁元首相徼福非淺但不曾做得一篇好時文噫公之文章經綸俱足名世而自歎若此真是斷、兮無他技之意休、有容所自來矣彼未少有得而自足者未必其人不佳直是器局大小不可強耳

張伯起伍寧方

吳郡孝廉張鳳翼字伯起年未五十因母老絕不赴公車居恒賣文鬻字自給其于郡邑非公不至有滄臺之風一女嫁周天球之子早寡稱未亡人及天球死遺家二千金諸姻戚相與瓜分之半歲而盡獨伯起未嘗以女故利其錙銖吳人義之又有伍叅議諱袁萃者號寧方丁丑進士其婚為歸太學隆福蓋憲副歸涵泉季子憲副善治家有厚藏臨死見季子年少欲挈所分受數千金寄寧方所寧方辭曰吾墻屋褊淺即有探囊胠篋吾貧其何以償竟不受寄視千金若將浼焉其後仕楚藩忤巨闈飄然拂袖歸行李纔三四緘耳夫吳中故多賢人君子未可枚數若二

公者余所目擊號為錚錚者也故著之

王聞谿

聞谿姓王初名倬後更名禹聲內閣王守谿之孫吳郡人也登萬曆己丑進士仕為水部郎補承天太守會巨閹陳某魚肉郡民間谿不勝忿出告示遏禁之而閹不少改士民不堪因監旗鼓噪閹乃上疏得旨所逮士凡十餘人旨意欲得為首者治之聞谿毅然曰太守士民倡也欲得為首者無庸他索則臣某是已或規之曰毋出戇言禍且不測聞谿曰為百姓死守固甘心何憂不測其後止褫職怡然以歸余升吳為令素交聞谿謂其恂恂愷弟君子耳乃處巨閹事不憚以身為殉慷慨激烈似非恂恂者所能為可謂仁者必有勇噫皮不可相士類如此

袁中郎

中郎諱宏道公安人與余同舉進士冥心曠懷度越塵世深於禪學善譚名理即戲謔之言亦自有趣初除姑蘓吳縣令其兄石浦官翰林臨岐囑曰為令費精神須節色慾中郎曰患不好色耳好則何損精神石浦問故答曰色亦難言矣千古而上惟王嬙楊妃輩以色名人苟好色必得如王嬙楊妃比者然後與

交則其所交者亦寡矣。今人泛泛不擇好惡，動有接構。此名好淫，不名好色，故曰人患不好色耳。石浦無以難及官姑蘓，又于暇時語余曰：人家一妻數妾，和美無間，却無好處得他們小；炒鬧，我從中解紛，乃有些好光景。又曰：人家做官，一中進士，徑直做了尚書，却無好處得遇遷謫，就中歷些坎坷，堅其德性，煉其才品，乃有些好光景。此二語者，若不近人情，然能覺此中有光景，則便有處困而亨之意。凡事推開，皆若是也。彼戚之于拂意之地者，大都不就不好中索趣味耳。故余極喜中郎譚談，服其有理。

孝行

余鄉孝行，若博士唐之賓、事父、文學魯瑚、事母，皆極其孺慕，人無間言。至于實有孝行，而人未及推者，余得張博士明詔、楊文學緯二人焉。明詔平生有俠氣，其父張九公為盜所刦，死鋒刃，詔深痛極恨，乃百方緝盜。凡三年，盡擒之。其盜魁竄處安化萬山中，詔裹糧挾壯士與俱，獲焉，與相持自山頂，滾至山麓，持益堅，而後賊乃就縛。每縛一賊，必焚香告父之靈，令賊跪拜，吁若明詔者，可謂孝而烈者也。楊緯，父號君山，仕于蜀，為縣幕，致政歸，覆舟黃陵廟前，其繼妻與其

外紀卷
少子皆莖魚腹君山僅以身免歸而忽之不樂如不欲生者緯乃為公再娶繼妻復生幼弟凡諸承顏順志極其款篤君山遂優游晚景踰十五年乃捐世緯豪爽善飲酒又善殖產此段孝行則實浮于名即里人未必盡知之也故為表出之以風為人子者

引年

支簡亭中丞偶譚及養生之事謂引年難矣但可盡年引年者于所稟之外欲引而長非神仙不能若盡年者直是于所稟之內不中道夭至期而終此則一清心寡慾之人能之矣余以此言語添憲副對溪對

溪曰引年盡年非有二道年既可盡盡之由我則亦可引引亦由我余曰誠然若清心者清之又清至于無心寡慾者寡之又寡至于無慾豈有不能引年之理故人患不能無心不能無慾不患不能引年蓋余官長洲長洲好事之家買福建茉莉為玩每至冬月其樹槁死明年又買余一日至寒山寺其僧號曉山者出茉莉一盆開花數十朵余問此花今年買得者耶曉山曰已十年矣問其所以不死之道曉山弗答余亦未及竟然則一茉莉也長洲每年所買不下萬株而皆死而曉山一株獨歷十年而活由此引之活

至數十年未可知也。夫草木得養尚可引年，况人乎？故不盡所以養之之道，而謂年不可引，是誣年也。是誣神仙為非人類也。夫天下豈有人外之神仙乎？

遠色

余生平于財氣酒俱無所嗜，惟于色不能無嗜。方少時，見美姬、嬖童，輒心好焉。然處貧賤，不能如願。久之登第，仕為衝邑令，奔走甚於畜夫。即有姬與童，亦不能近。當其不如願，不得近之時，亦頗恨之。進而思之，實動心、忍性之助。天所以玉汝于成也。今齒長矣，頗有志性命之學，未得其門。適遇對溪漆公，公深於內

養者也。余告以性體如是，必何如乃能除色？公曰：精者人之所恃以生，天地間至寶。彼曲眉粉黛、冶容妍膚，來吾前者，皆如盜賊，劫取吾寶。戕吾性命者也。知其為盜而劫吾寶，戕吾性命，必且深絕之，痛惡之，何暇好哉？噫！至哉對溪之言，是除色之利劍。養生之秘訣，故記之。漆對溪又曰：凡人亦知重性命，至教以除色，乃不肯聽。此輩蓋疑除色未必成仙，未必可引年，却病。若貪戀色，慙自己身體、五官、四肢之類，必且病痛。這一副四大，他反來累我，莫惹他累，何可不除色？慙其言，沉切明快可味。

判詞

據案判詞往々有言簡理盡者余偶記數條昔宸濠府中養有仙鶴頸上懸銅牌勒王府二字忽走入民家為犬所嚙幾死濠命旗校送其人赴南昌府刑廳處置其節推批犬主訴詞云鶴雖帶牌犬不識字禽獸相爭不干人事宸濠聞之無以難又吉水縣兩農家牛相觸一牛至死死者之家告狀赴吉水縣尹尹乃吾鄉辰州胡進士號鹿崖判其狀曰二牛鬪爭一死一生死者共食生者同耕兩家皆服又聞兩屠兒合本營生一名王三每日五鼓其夥伴輒過王三之門呼曰王三去買猪如此者數歲一日夥伴圖財將王三殺死曠處盡奪其貲明日五鼓復過門呼曰王三嫂叫王三去買猪妻驚疑數日不見夫歸鳴于官謂他無可據只是數年之中夥伴每日喚王三到這一日突然呼王三嫂似是知情問官立判曰過門大叫王三嫂已識家中無丈夫訊其人其人輸服遂抵死凡此皆可謂言簡理盡者也

李巫

人有居鄉者自多其智自勇其力自誇其機械之工凡可愚衆以自便瘠衆以自肥者無所不至因而家

富屋潤徒御牛馬田產粟帛雄一方自謂能為子孫計久遠一旦身死未寒仇家爭起而報復之其子不能勝竟至滅裂敗壞一掃都盡然則若人者但自恃其才可以凌人初不虞子孫之害乃其身自貽之也甚矣使才之為禍也余鄉有巫人李四者曾受茅山法其法多主害人試之立驗試墻、裂試酒、酸試繩、折試棺槨棺槨解此巫在里中人敬畏之有所為必請祈焉一日其女從別道來適衢人知其巫女巫不知也乃詔之曰前有女子來爾有妙法能剪其裙繫使墮地乎巫曰不難即憑手運法女裙帶繫倏然以解一市皆笑女近前而後知其已女自悔其用法之差然則世之騁才為子孫種奇禍者其用不若李巫也哉

猴鼠

余自姚安過洱海驛路多山樹猴長子孫其中不可數計時農人藝黑黍將熟猴乃引其子數百為群竊食之農家一二人驅之恬不為動及覩旌旆聞鼓角乃始群然負其子逸去余因憶猴與鼠其性皆貪皆善竊又皆善藏凡卒歲之計必于七八月間遍取而預蓄焉若椽栗榛棗麻菽稻黍之類兼收縷別置諸

深害封焉塗焉以備雨雪沍寒之需山林之人有能
踪跡其地日察其所為者俟其窟洞既溢率衆掘之
盡獲所有大約猴穴可得三五石鼠穴亦可一石而
二物卒歲之需巧規善閉辛苦積貯者乃復為人所
有夫世之為官為吏為商賈孳孳為利智殫能索獵
人之有以歸于已亦自謂為其身計久遠不知頭上
蒼翁且默窺陰記或遣大盜或遣祝融計所累置一
畧収去否則陰遣伶俐之兒聰俊之子善闕者善賭
者善告訐者傾敗覆亡其所積累之家亦若鄉人探
猴鼠之穴不盡不止噫貪可以致富不可以持富人

能奪之造化又能奪之多藏厚作真炯鑒也人亦何
苦甘心為貪自同猴鼠不思盈滿之戒也哉

相議

余令長洲時一日謁瑤泉申相公問及冊立事公曰
老夫致政之前一年以此事勸上上面許來春立無
何言者羣起乃反不果然竊窺上旨實無他端但不
欲廷臣居功耳及昨年震位大定乃知元老造膝之
議人不及知者亦多矣

三大中丞

滇中當宋三百年在王斧一畫之外唐時叛服不常

蓋以西川節度使遙制全滇鞭長不及馬腹叛固宜矣我朝世命黔國鎮守而以制府總其權戍卒皆漢人故二百餘年永作藩屏至萬曆中葉勦酋跳梁連合六慰侵我金騰毓台陳中丞用兵鷓剿以勦之強殘破不支馴致六慰效順照永樂間例寫金葉表具方物入貢金騰之間高枕無虞考其所用兵與餉皆取給于滇視王靖遠伯麓川一役費天下太半者其功不知誰茂而費則不及麓川十一謀臣苦心細者乃知

播州之叛也恃安酋也二酋世結婚媾垂八百年能無香火之情耶故楊酋所恃在安輕則借安之勢以挾中國重則借安之兵以攻中國二酋合勢必無黔且無滇矣中丞青螺郭公受錢往征他不及圖而先固安之心剪揚之黨軟血盟之重貨餌之曰爾心乃貳有國憲爾心不貳有國賞其後安酋力戰破罔目病不克往安弟諫曰一目重乎九族重乎爾以目為辭戰不力弟請先殺兄率衆攻楊氏以報國無何楊酋敗安疆臣竟眇一目噫尋常視郭公一博學閎達人耳而發奇制勝若此誰能先測

近日楚蜀用兵朝廷命中丞纘石江公總楚師命大

外紀卷
將陳璘提督所向必克兩建鉅伐然璘自恃能戰皮
林一役草薙禽獮幾致玉石俱焚之嘆續石公力止
之為開列古昔能將好生好殺之報以示璘然後璘
乃戢兵所全生齒數萬噫將能殺敵將之功也制府
止其多殺又以廣兼愛華夷之仁也本朝用大將提
兵而以制府節之真長策哉

西南夷

安酋不侵不叛比于流官蓋土官中稱忠順者謀黔
者只當固安不當以安為事蓋黔城池郡衛俱託安
民舊壤安之部落去黔二里而近若橫挑此虜鋌而
走險黔城皆魚肉矣縱天朝之力終能剪滅此酋然
何如相安為得計推而論之微獨安氏凡西南邊徼
如安氏者皆當取羈縻毋輕議兵愚楚人也黔有事
楚受其弊故著之

羚羊

嶺右山間有獸曰羚羊者其角屈曲玲瓏宜于藥餌
價值頗高此獸性不喜人聞每見聞者輒從傍跪而
勸之俟聞者解散乃罷去其後人利其角故為相聞
狀誘羚羊來勸因執之久之羚羊悟人之誘已也亦
走避聞者不復相勸蓋羊乃以其善心觸人之惡心

人乃以其惡心觸羊之機心咎在人不在羊也余見世之為官司者遇民間小可爭訟乃陽為勸解而從中利其贖錢即事最微細動必罰金于是民爭避之又復立為必犯之法以收其贖此與詭鬪以取羴羊之角者何異如是而曰民心不古導之弗附豈謂斯民之神曾羴羊之智不若耶嗚呼為官司者慎毋羊其民角其贖民乃趨之如流水矣

機禍

余鄉有習為機械掩取野獸者于深山中揀擇大樹性綿柔者攀其傍出之枝斲而垂地作為機械用草

土覆其跡凡野牛野豕之類偶出入不戒踐踏上端機立發枝乃上騰而牛豕之類已懸掛樹傍為機者因往取之有一村民方習其術攀樹為機未諳機之活動與否乃自致其足于機上而試之機發自懸于樹其子望見之以為得獸也趨而視之則其父也死久矣嗟夫此村民者嘗試于機而遂得死然則天下之習為機事嘗試以害人而卒自害者豈少也哉漢陰丈人所為斥端木賜而鄙其說良有以也

冤獄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止一金瓶時有庖人侍其處

遂執之官司尙加拷掠不勝痛楚輒誣服及與索瓶
無以應迫之漫云在壇前某地如其言掘地不獲仍
繫獄無何竊瓶者持瓶上金繩鬻于市有疑之者質
于官竟得其竊瓶狀問瓶安在亦云在壇前某地如
其言掘地竟獲蓋比庖人所掘之地不數寸耳假令
庖人往掘時而瓶獲或竊瓶者不鬻金繩于市則庖
人之死百口不能解然則嚴刑之下何求不得乎國
家開矜疑一路所全活寃民多矣嗚呼仁哉

塔頂魚

姑蘓郡城西有瑞光寺寺有塔高數十丈余官長洲

時有人傳塔頂空處舊置缸一口忽有鯉魚長尺許
皆謂神奇乃門役林球測曰此無奇鶴所遺也蓋鶴
巢塔頂蓄活魚巢中飼雛遠塔頂歲久而窠每下雨
水滲缸內鶴所銜小魚偶墮其中鶴不能復取遂長
大乃爾已而視之果然然則事有若異而實出于理
之常者此類是已

斷子墜母

成化間華亭縣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
爭墜質之官縣官判其狀曰生前再醮殊無戀子之
心死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墜噫判詞確

則確矣。得無傷前子之心乎？有母而爭葬焉，不失為孝。較諸互相推諉者，此為可嘉。而竟拂其志，令共葬焉，可也。但不必合于前夫之塚耳。

刀神

莊浪有趙安兒者，以戰功擢為參將。先是安兒因墜馬，忽于地上拾刀一把，頗著神異。每邊烽有警，刀輒自出鞘，凡寸餘，刀口處常自割壞。安兒知其神，常以血祭之，塗其口，寶藏甚秘。每察刀出鞘，輒預為備。以故守邊數年無虞。失事後，中貴劉馬兒聞之，索此刀。安兒不應，竟見沮于劉，掩其功，不復陞擢。噫！安兒者，善刀而藏之，即不陞亦可諉之于數。若舍所寶以徇人，即秉旄仗鉞而功名損于前日，亦何以稱焉。

牝雞

余寓大理署中，有牝雞也。而雄鳴，庖人烹之以不祥。告余曰：此雞之自為不祥也。禍莫大于見殺鳴而取殺，不祥莫大焉。故曰雞之自為不祥也。

龍種

黔中有養龍坑，在安宣慰境內。前代以來，土人畜馬者，每伺雷雨大作之時，預繫牝馬坑傍。至雨霽，往視之。察馬有為龍所感者，輒優養焉。孕而產駒，多為龍

駒國初 太祖時黔人貢一馬高九尺不可馴上命力士囊沙五百勅壓其背牽而擾之漸馴上一日乘至天壇快疾如風臣工暫御皆莫能逮宋學士濂曾為作賦即茲坑所產馬也然龍不獨感馬亦常感牛江南濱河之家每天雨龍與牛交輒產麟成化間余邑牛產一麟火光遍體未踰日死余官吳中見鎮江人家牛兩年產二麟產未久皆死余見一死麟大僅如兔脚高五寸許頭有角背有鬃四體皆鱗甲突起無縫罅嘴稍似鹿聞此兩麟者出兩牛所產產後麟者即產前麟之牛之子也麟既死鎮江守王應麟葬於北固山碑題雙麟塚先儒謂神龍有慾觀其交于牛馬信然龍所交者不產神駒則產麒麟是種美者所出必佳世或有聖賢其父而子甘為不肖者獸之不如可羞也夫

物類脩行

禪家謂六道中惟人脩行最易畜生最難蓋有知無知之別也余鄉每數年常有蛟出大抵蛇所變云土人謂蛇之脩行者不食血氣之物惟啖葛葉及他草木之類久乃成蛟夫蛇無知者也然蛇性喜食生物而此獨不食則又似有知此所以能成蛟從脩得也

噫人固有知靈于萬品而甘于啖物強食弱肉則蛇
之不若欲不墮畜生道安可得哉

兵患

尤叅政雲谷諱錫類長洲人官貴州為余言往歲播
州之役身履行陣勢瀕危殆自分必死報國而一二
家僮皆朝夕謀去我不有其主也者然則死生之際
主亦不能有其僕矣又言揚酋就擒之日渠上海龍
圖見我兵所殺酋部民尸縱橫如麻積如丘山嬰兒
數歲身首異處不一莫可救計為酸心慘目不忍視
噫方人與我之時我之主僕至不相保方我勝人之

時人之父子又不相保然則有國者毋輕言兵矣

辟毒

滇中有草名金剛纂其幹如珊瑚多刺色深碧小民
多樹之門屏間此草性甚毒犯之或至殺人余問滇
民曰植此何為曰以辟邪耳大凡邪氣皆毒能傷人
以金剛纂辟之蓋以毒辟毒之意今醫家用毒藥驅
毒病意亦若此

普安丞吏

余適滇取道普安驛其丞鴛不習事吏役而猶入見
則狼狽亟呼則鼠竄以銀充廩銀六銅四以飯進餐

米七谷三廩從駭曰即黔中僻處不聞有此驚丞及
狡吏也蓋筭之余曰惡乎筭彼亦直人情耳夫翰林
科道之官人聞而憚之近而愈憚之若大理寺遠方
之人知者以為衙門不知者且謂報恩寺大慈寺之
類耳其官屬知者以為法官不知者且謂善世住持
之類耳彼其丞與吏肯以廩進以飯進則猶知尊我
也即銅六姑取其銀四可矣即谷三姑取其米七可
矣惡乎筭且黔部多夷上下之間稍取羈縻而已頃
余自貴陽別侍御方麓宋公公方東巡謂余曰何物
郵人委余輜重于地又騎而負勅若印者且後期不
來何物貴陽蠻野若此笑而貫之噫彼于侍御尚然
况棘寺哉

何國意報兄仇

何國意貴州人與其兄國志國玄同胞出國志有逋
奴何璉負義叛主國志告執之璉仇志謀于所親李
莫誘糾盜往劫國志執而殺之踪跡竟無所得國志
死國玄貧甚自為生國意且幼反為李苾傭工牧牛
先是苾等殺國志因何璉也璉許用牛酬苾竟不與
苾索之其事頗露于國意之耳國意走報國玄國玄
鳴之官竟不白止罰李苾等牛十頭抵贖因而中寢

李苾既遭罰牛乃執國意曰非爾洩吾事安得亡吾牛吾將取償于爾否者殺爾國意無可控遂從苾計被賣于水西夷部得牛二頭會國意踰數年稍成立思其兄國志被李苾等謀殺而身亦被賣思有以報因乘間亡命晝伏夜行漸抵貴陽鳴前事于官何璉李苾等俱論死噫國意以牧牛子身無文錢尺帛間關夷部中晝伏夜行脫於難竟執兇人戮之報兄仇地下匹夫如此亦有足述者人固貴自立哉

信佛

余鄉李方伯名徽號源塋為諸生時貧甚比就試武昌泊舟城陵磯月色澹蕩同舟生或坐或寢適一老人白髯短形自舟前走至舟尾搖源塋膝告曰爾今年決中如此者再公果以是年舉于鄉明年成進士後仕浙江按察使一日卧官舫夢群鬼自呼其侶曰某家治齋賑幽盍往食乎鬼荅曰我乃為李廉使舟人刺篙眼中不得去公寤命舟人視之果有髑髏沉水底篙在其眼公以此謂幽冥事實有之喜作佛事

玄帝拔寃

雲南永昌府有王江西張頭陀小楊李如山俱雲遊化飯度日偶王江西至一村舍見其無人將伏雞攘

取至寓所俄而村中苗民阿旺等跡至寓所遂指四人皆賊欲送付官司處治將繩束縛牽之行至一山箐中其黨相與謀曰送此曹到官未必死不死他來修怨乃反喫虧不如遂殺此曹投諸井中于是遂殺四人置之井分其所遺衣鞋各散去四人中惟李如山氣尚未絕至次日夢一白鼻叟自稱是賣網人如山于夢中求避雨處叟指往紅門樓裡見玄帝坐樓中命如山為捧劍柄向南行如山夢畢遂甦自知身在井底又耳邊聞哭聲如山曰爾等毋哭吾為爾鳴冤遂掙脫原縛自井底沿上行一日至大慈寺遇一僧施以末藥傳創處痛稍定鳴于官竟拘阿旺等實出前情押詣枯井取諸死者尸尸不得出捕官用一木橫架井上持獵夫網命一人坐網內入井次第取出則如山夢中白鼻叟稱賣網人是也其後阿旺等俱服上刑噫玄帝能甦如山之死使得報同類冤然竟不能免諸人死于井中何也豈諸人前劫造他惡應死兇人之手耶彼殺人者聞此亦可惕然懼矣

文選纂註

吳中張伯起刻有文選纂註持送一士夫士夫覽其題目乃曰既云文選何故有詩伯起曰這是昭明太

子做的不干我事士夫曰昭明太子安在伯起曰已死士夫曰既死不必究他伯起曰便不死也難究他士夫曰何故伯起答曰他讀得書多士夫默然

火節

滇省風俗每年于六月二十八日各家俱束葦為臺高七八尺凡兩樹置門首遇夜炳燎其光燭天是日各家俱用生肉切為臠調以醃蒜不加烹飪名曰喫生總稱曰火節問其故謂吊忠臣王禕留此記蓋禕受命入滇說元梁王降王反殺禕醃其肉若爾則炳生亦可也奚忍食生為耶夫楚人競舟屈子也晉人

禁煙傷介推也皆有不忍之意焉王公被醃而滇俗斫臠喫生毋乃倒置乎存炳火草食生可也

巨史云食生不舉火也猶孔子覆醢之意炳燎夜方舉火以燎所供與古禁烟覆醢兩存其義胡進之以食生嘗之謬矣蓋食肉滇所不免生食以志不忍何嘗焉

又云此段嘗讀王紳慟哭記後以見忠臣感人之深千古猶有生氣

雷轟雪寃

貴州普定衛八霍世科夙為姦究逋逃殺適四川民

趙宗文宗旺被拐于張文要等得脫來投世科世科
嚇受張文要等賄而故縱之宗文兄弟不平聲言欲
白于官世科懼乃誘致箐中持木杵搥擊宗文糞粉
以死會宗旺奔匿隨被追執亦以木杵擊之立死剪
髮剥衣投尸岩峒覆以木葉世科謂趙氏兄弟俱死
方酌酒相賀不意宗旺夜半聞震雷其聲裂地絕而
復甦遂白于官官司鞠究得情論世科死夫宗旺已
死之人但未糞粉耳雷乃震而起之俾雪二人之冤
兇人伏戮噫可謂天道無知雷無靈耶

恤憾

余辛丑歲審錄雲貴凡累囚稍有生路者百計生之
惟貴州革任守備楊惟中時罹罪畧求恤于余余殆
有深恨焉惟中領三千兵守備龍泉會播酋楊氏遣
遊兵來寇惟中聞之乃故言往迓司道分其兵半護
妻孥半自護先後去寇至安土官舉家死敵闔鎮之
民死者四五百人惟中坐得罪當事者令立功自贖
中乃陰使部卒遍殺監布賈人目為寇欲以為功嗟
夫惟中手握重兵寇至不能戰不能守又不肯死又
殺無辜之民以為寇而求自逭其死有將若此不誅
國將安賴余有深恨于中以此中丞郭公著黔記書

曰守備揚惟中遜噫嚴哉余因記之以明為將而誤
地方者固浩蕩之恩所不原斧鉞之筆所必戮

鄉思

張翰思尊翰所思者鄉特因尊而寄也夫胡馬嘶北
風越鳥巢南枝北風南枝亦何足戀而馬與鳥自不
能忘情南北耳余家桃源桃源民俗慣飲擂茶其法
用茶一撮米一碗菜萸四五錢胡麻一盞以水浸濕
入有齒磁盆持杵搗之融入沸湯貯以瓶盞復入熟
胡麻及時果之類瀉之盞中飲可六七盞飲畢悶者
毫鬱者舒欠伸者興發神發故余鄉人無貴賤長幼

每日早午凡飲二次其法蓋始于馬伏波征武陵蠻
時所製用菜萸者取其辟瘴除毒若費長房九日佩
菜意耳余遊四方于土物無所思而每思此則緣情
生于鄉耳否則瓜苦粟新有何佳處然征東之士亦
以為思形之詩章乃知人情于鄉自有所不能已而
特寄之乎物也

蛻骨

余行四方見世所稱神仙蛻骨者凡二其一丁野鶴
蛻骨在杭城吳山其一高辛氏時薩真人蛻骨在句
容縣玉清觀中大抵二骨高不及二尺皆坐像然其

足俱褻入衣服不可得觀若此者其真耶抑後人為之而故稱蛻耶皆不可考矣

惱鴉

澧州華陽王號味一者喜讀書能詩好延接四方名士其譚吐有可觀者嘗言喜鴉鳴噪人聞之而喜故以喜名鴉聞者皆惱應名惱鴉而世乃從老字名老鴉非也此語亦頗確

田進士

田進士諱大年號東明宰魏縣有廉聲久之擢戶曹主政丁憂家居余過其家嘆曰年兄居官清苦田曰

往年在官只知清今日在家方知苦里中人見我如此有兩般說話一曰這人蠢不會做官六年知縣尚無房住一曰這人巧他藏得銀子在不要人知這說我蠢的到耐得他說我巧的耐不得他余曰里中俗兒他重富不重廉說我巧我却耐得東明發笑

卜地

余由潼關至漢中見秦人卜葬皆于平原咸陽古名勝周文武漢高文以下及諸名臣世輔皆葬平原豈平地氣脉舒徐寬衍固勝于山麓歟不然古聖之見豈不逮今周家豈無岐梁可卜彼其子孫王天下八

百年效可觀也今江南卜墓多貴山麓何居

廬山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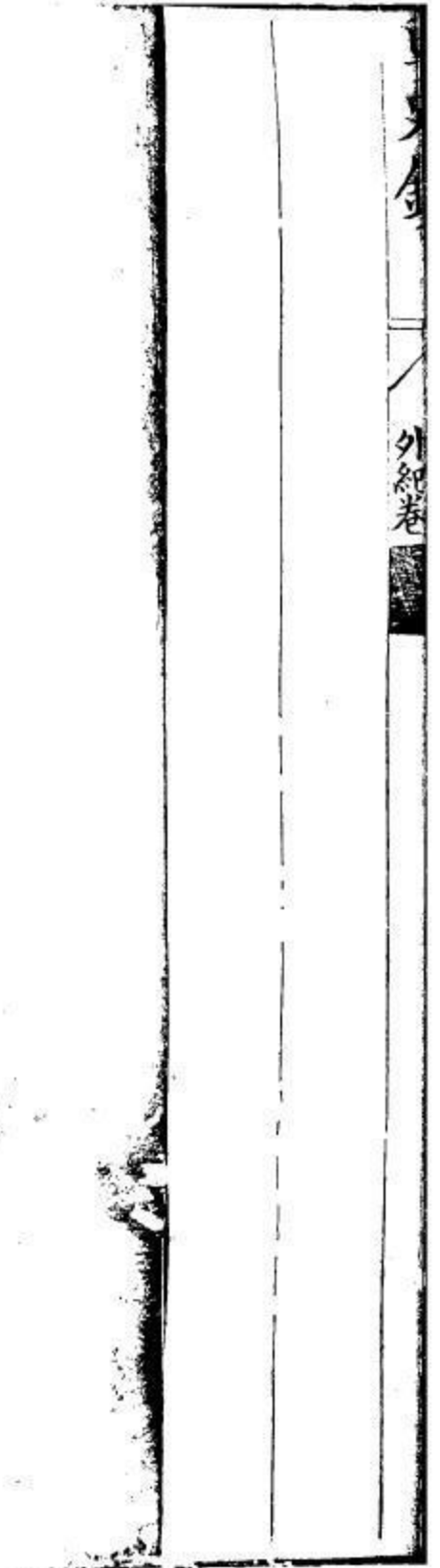
古詩有云山中何所有山上多白雲只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余同年進士李九疑者曾官九江司理為余言廬山絕頂有亭巋然頗潔飾每往遊宿其中至早白雲從地下起湧出成塊如木綿絮氤氳不絕好事者持潔淨磁瓶將手挽雲至瓶內以滿為度用紙及布絹疊封其口數月後持以贈人令其人密糊一室不通竅罅將瓶揭去紙絹放之從瓶中縷縷出如篆煙狀須臾布滿一室食頃方滅是雲固可持贈也

九疑又言廬山雲亭難久處久處則生濕病蓋雲固水之英華也物理不可終窮類如此不經其地必目為妄

巨史云余癸巳夏經廬山之麓時日旭方澄鮮草木敷潤披襟甚暢也俄見草中一縷若香篆起俄數十縷俄千萬縷湊合為雲若沉山而雨至矣瞬息奇觀陰陽異態始信公羊氏善狀泰山之雲其言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此與余廬山觀彷彿近之若封囊閉室以觀亦小廬山雲矣遂以是為登朶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巨史外紀

雪濤小書

紀聞
目二

紀瑞符 十一則

紀睿識 十三則

紀聖明 十二則

紀天佑 二則

紀識術 九則

紀災異 三十九則

紀忠蓋 三則

紀寵遇 二則

紀貴徵 三十二則

紀占夢 七則

紀報應 五則

紀警悟 二則

紀謔浪 三則

紀妖幻 十則

右共一百五十則

巨史鈔 雪濤小書

天都外史米華生輯
鶴上人吳公勵氏校

聞紀二

紀符瑞

太祖高皇帝廢考仁祖淳皇帝與妣陳太后家鳳陽泗州后夢一神人朱衣象笏餽丸藥光照室吞之遂娠焉及誕異香紅氣凝結不散 仁祖往汲水洗兒忽有紅羅來自上流取為兒緜自上誕後所居地常有光灼燦如焚迫視之忽不見其異如此



外紀卷
上微時嘗出遊淮西潁州諸地偶道病有兩紫衣與俱助其寢食病愈忽不見一日夜行陷澤中遇群鬼拜道上口稱迎駕叱之乃沒

仁祖及陳太后遭疫歿上貧不能具棺謀營葬之舉尸者行未半縋絕墮地聞鬼神語云誰大膽謀此大地又一鬼荅曰是朱某問者曰此人足當此地可助之葬其夜暴風驟雨土裂尸陷擁積成墳地主為劉大秀今鳳陽皇陵即其處也噫豈人力哉

上微時常夢燕雀滿空一五色巨鳥舒翅騰舞迎上去登層臺數偉人鵠立如真官像授上絳衣佩以長劍驚駭乃覺

上寓皇覺寺值兵亂伽藍神前有竹筴人卜吉凶者上祝神曰避難吉示我陽守舊吉示我陰筴乃一陰一陽不如所禱更祝曰出不可居不可起義乎筴從之上疑為難再祝擲筴筴躍起立香案上上悟神意遂謀起義兵矣

上在滌嘗滌手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從之上知其龍也祝曰若天命有在當永附我一日戰酣籍土坐一蛇蜿蜒在側乃覆以兜鍪頃復戰大捷軍法戰勝祭甲冑臨祭時置兜鍪于前空中忽聞霹靂白龍天矯

從元整扶雷聲火光騰空而去

上嘗與元兵戰敗懼其見迫走匿漁舟身媪亟殺雞取血漬裙覆之而臥追者至問媪曰曾見一將軍否荅曰無有其人欲登舟索匿見裙血止不入上乃得免因問媪曰所為殺雞何也媪曰此地人不利見產婦彼覘裙上血謂妾產婦遂去否者且危矣上深德之即位召其子封蔡國公

上起兵時聞元學士朱升名召問計升不荅力扣之對云高築牆廣積糧緩稱王此三語簡而要言貴多乎哉升為新都人

太祖將渡江或謂之曰將軍欲定天下胡僧金碧峰不可不見上詣宣州見之僧趺跏危坐不為禮上叱僧亦叱上曰可曾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曾見不怕死和尚乎上遂投劍作禮僧荅禮徐謂上曰建康有地可王他無所言

上發采石路遇一術士問曰天下擾擾紛紛屬之誰歟士曰願書字覘之上拔劍畫一字於地士俯伏拜曰土上一畫王也上喜

至正二十一年元順帝夢大豕決覆都城因禁民畜豕比太祖兵至帝召曰議計適二豕從殿中突出

帝嘆且泣，即命開建德門北去。夫猪與朱，狐與胡，其音同。朱入狐走，神告之矣。

先是元主召一術士問國脩短，對曰：國家千秋萬歲，除是日月並行，數始盡耳。至是大明兵至，元亡。上與偽漢陳友諒戰鄱陽湖，劉伯溫在御舟，忽躍起呼曰：難星過，請更舟。上從之。未半晌，舊舟受砲一擊，蓋粉戰良久，雌雄未決。伯溫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尅，日決勝果如其言。

紀睿識

劉誠意基初見上，上與生賜食，問曰：先生能詩乎？對

曰：儒生事也。上舉斑竹箸命題，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妃曾灑淚。痕斑上顰蹙，曰：頭巾氣。基續云：漢家四百年，天下都在畱侯一借間。上乃大喜。

初歷代帝王廟成，太祖親祀之，各獻爵畢，獨于漢高祖增一爵，曰：我與公不階尺土，以有天下，比他人更難，特增此爵。廟中帝王皆塑像，惟元世祖像出淚痕，透其面。太祖笑曰：癡韃子，爾失天下，失爾漢北之所本，無我取天下，取我中原之所本，有復何遺憾。淚乃收，不復出。

上命宰相劉三吾圖其所居山水，獻覽，比獻，上笑曰：

安用許多山用筆抹之無何山一夕為震雷所擊與筆抹者相應

上一日召畫工周玄素命就殿壁圖天下江山對曰臣足跡未遍九州惟陛下俯示大意上遂運筆俄成大勢玄素叩首曰陛下舉手山河已定悠久萬年不得動搖上甚喜之

金陵國學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為戰場積骸枕籍每天陰雨濕鬼輒出凌人徃徃至死乃創雞鳴寺設醮超度終不息馬皇后言于上曰妾聞邪不勝正非孔子大聖不能鎮之即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

滅因即其地建國子監

金陵國子監號房皆無門限集賢門門字無鈎初詹姓者書門字着鈎上命用粉塗之至今粉跡宛然蓋謂士人當令出用不宜錮之門內云

南京諸衙門各有扁額皆直署惟翰林院三字橫列上一日夜出命人取去兵部門扁巡綽者追之乃投扁去詰旦具聞不省說者謂上示天下去兵遂不復置扁云國子監三字亦橫列

國初酒禁甚嚴僉院胡大海領兵攻紹興其子犯禁上立命誅之都事王愷請曰大海方戮力戎行望赦

其子上曰寧使大海壞我事毋因大海廢我法遂自
抽刃殺之

上初建都金陵時劉伯溫相地築前湖為正殿基業
已植禱水中上嫌其逼少徙于後伯溫見之問曰誰
移此者上曰我也誠意默然徐曰如此亦好但後世
不免遷都之舉

上初建都將遷寶誌塚卜之不徙乃曰假地之半遷
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始得卜發其坎金棺銀槨
因函其骨創靈谷寺為起浮圖覆以無梁殿工費巨
萬仍賜庄田三百六十所日享一庄間歲而遇御製

碑文勒石一夕為霹靂震碎如是者再上曰誌不欲
歸功我耳寢不樹

上嘗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衣褻而笑上曰爾被
服如是而笑何也婦曰吾夫死忠吾子死孝有夫有
子吾所以笑上曰爾夫葬否婦以手指之言訖忽沒
上識其處明日遣人往視之黃土一抔草木翁鬱掘
之有石誌蓋晉卞壺墓面如生兩手俱拳手爪皆六
七寸上命瘞之為立廟予春秋祠祭

南京孝陵城西門內有吳王孫權舊墓當時營建者
奏請遷徙上笑曰孫權這條好漢畱他守門遂免

江西行省進陳友諒鏤金床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侈安得_不亡命毀之

紀聖明

鄭克敬將樂縣人洪武中由薦舉仕至御史用廉介受知值出使復命賜宴不飲食上詰其故對曰臣父忌辰不忍下箸上曰君尊于父可得方命敬對曰臣聞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上善其言賜鈔五錠

金華浦江鄭氏門扁天下第一人家上聞召詰之對曰臣家同居八世郡守旌之如此上曰汝家食指若干曰千人上深嘆賞遣之去馬太后聞之謂上曰陛下以一人舉事有天下鄭氏千人同心舉事顧不易耶上乃亟召鄭氏而反之問曰汝治家有何法對曰無他但不聽婦人言耳上笑遣之賜貢梨二枚叩首擊出至家盛水二缸搗梨為汁投水中人嗽一口向北謝恩上聞大悅

有梅梢者操舟為業上與陳氏鏖戰鄱陽流矢相及梅梢亟撤御座得免上深德之登極賞功微勞必錄獨忘梢梢老病家居目已失明乃候上郊天畢使人扶掖御前號曰皇帝皇帝梅梢在此上驚曰微汝自

號幾忘汝功矣。即日召見賞賚不訾。

國初歐陽都尉挾妓飲酒事覺。逮妓急。妓擬毀貌以徃。有老胥者謂妓曰。上神聖不可欺爾。宜靚粧豔服。俺極美麗。或可免耳。妓從之。比入見。叩頭請死。上命殺妓。解衣見膚。香味色澤有類天仙。上遽曰。我見猶憐。何況奴子。命釋去。

國初僧謙牧居小有山道行著聞。上作詩召之。曰。寄語山中老禿牛。何勞苦。戀東洲。南方有片閑田地。鞭打繩牽不轉頭。謙牧不赴。荅詩曰。老牛力盡已多年。頂破蹄穿只愛眠。震旦域中糧草足。主人何必苦。

加鞭。上見詩嘆賞。不復強致。

亘史云。可入高僧傳。又可與黃山翠微寺麻衣事相亘。

上初造鈔不就。夢神告曰。非用士子肝心。不可。上憂之。語馬太后。曰。此甚易耳。用國學文課制鈔。就矣。上曰。何也。荅曰。士子嘔心做出文字。豈非耶。上從之。鈔遂就。

明天淵者。元學士髯長及臍。而美元亡。削髮為僧。髯如故。太祖召問。汝自度為僧。朕當聽汝。然僧可髯耶。天淵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釋之。

宣德間太原忻州人武煥家有馬生駒鹿耳牛尾四蹄如玉龍文被體巡撫于謙曰此龍馬也民庶不敢騎遣使貢上胡濙等請賀上曰兩年間旱魃作祟縱有真龍不能為民致雨况馬耶其母賀

武宗巡幸江南稅駕揚州郡守性廉介佞嬖錢寧姜彬從守索賄一無所應寧彬恨之一日上自釣魚得巨鯉重數十觔寧等稱賀叩首曰此鯉值金千兩請勿烹發郡守易金解進上如其言守囊無一金乃聚妻女簪珥并襦裙約值二十金上臨御自具以進上見其瘠澁乃笑曰朕不是賣魚人姑去守乃叩首趨出時左右皆為守危見上宥之咸吐舌噫若武廟此等處亦未易及故著之

武宗駐輦金陵一日微行至魏國公宅魏之家人知其上也然不敢問上徘徊院中命隨行者取所佩弓矢射樹上一鳴鴉應手墮地遂去不復留

巨史云此有漢高祖入韓信張耳軍收印易幟氣度令人寒心

武宗巡幸潤州偶至故相楊文襄家再三咨嘆命取羊豕一祭而去

穆廟嘗食驢腸而甘及即位左右請詔光祿常供上

外紀卷二
曰若爾則日殺一驢吾不忍也歲時游幸諸光祿供膳必先期請旨為豐約歲省費巨萬計

紀天佑

武宗久駐揚州偶于御舫中墮水遂感寒疾輒命左右由水道回鑿左右曰河水膠冰須立春乃解上問隔春幾日左右刻期以對即命郡守先期迎春迎畢冰隨解上乃御龍舟歸噫天子一言時令不違然則握寶凝圖者豈偶然哉

巨史云此當與水堅可渡同看

英廟北狩陷虜營也先欲加害忽大雷擊殺也先所乘馬上令袁彬夜出帳房外窺視見赤光籠罩御帳虜謀少沮又雪夜也先令健兒行刺至上所見大鱗遶護御帳畏怖去虜聞之益加禮不復謀害上矣

紀識術

山西平陽張金箔者善幻術上命為之乃以瓶注水書符投之用火四炙氣出如縷遂成五色雲布滿殿上又以蓮子撒金水河頃刻開花萬朵鮮妍絕倫張乃剪紙為船身坐船上唱采蓮歌忽失所在

國初有徐天明者不知何許人見上言國家運祚來數上惡其惑衆將殺之問曰汝何年當死天明對曰今日午時死于緋衣小兒手中上故命老千戶衣青

押出行斬斬後問千戶姓名蓋裴嬰也緋衣小兒隱語耳上乃知其異人命莖之

元臣楊維禎號鐵崖戴方巾見上上問此巾何名對曰四方平定巾上喜命天下儒生皆戴之又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結網巾問爲何物荅曰網巾也裹于頭上則萬髮歸一矣上爲頒行天下蓋元前無此

金陵城完上與劉基視之曰城高若此非人可踰基曰除非燕能飛入耳後燕王入金陵遂符此讖

洪武間庫錢庫銀忽飛出一日南臺民家屋上皆有錢民拾之所得多寡不倫鎮庫銀重數百斤者亦飛

出墮地深入尺許武進縣一老儒夜見白氣曰寶光也往標焉次日詣所在掘得其重不能舉乃夜携所厚同舉後事露懼甚上曰此銀失三錠天以此錠畀老儒命無還官

靖難之師敗於東昌還北平王語道衍曰此敗關係不細君何不早見衍曰此數也數有必至臣昔曾云師行必克只費兩日兩日昌字也正指此敗自此以往百戰百勝矣

余邑發鄉科無至三者嘉靖辛卯歲應舉諸生移舟赴水府廟祖祭名曰拔椿廟有楊四將軍者頗著靈

異諸生半戲半真求判鸞筆報是年應中者神乃判曰連中三李于時應舉者僅八人非李生者皆斥神為妄已而李方伯諱徵李方山諱相李績溪令諱位果同登科然則山川之氣有開必先豈偶然哉吾鄉行堪輿家術皆江右人鮮有佳者惟記余祖崑岳公所譚金陰陽奇甚先是邑中李唐二氏皆舊族然書香未茂二氏之祖俱延師選地金乃為唐氏卜一地曰此當出大貴人然意在索酌唐未有以酌也金不懌李氏聞之輒邀金往曰而得善地若以畀我我當厚酌金因以其地畀李唐聞之謂金賣已欲辱

之金曰適所卜地貴則貴矣亦有不足唐曰何不足之有金曰此地固出大貴人然其砂自外來屬貴砂他日當以異姓子入貴又左山弱稍于長房未利耳君若欲地此外又有一區相去數里貴不能及而書香遠又長幼房均停于公何如唐曰唯唯遂指其地畀唐與前所指李地三里間耳二氏葬後閱三十年李源堃公登進士官方伯然公寔熊姓因親而懷抱入李所謂貴人自外來果驗公長子半堃早卒家頗中落惟季氏小堃一枝更茂皆符金生言唐之後明經起家凡四世書香綿綿不絕豈不奇甚余近問唐

學博肖竹云余祖所傳聞非虛耳

余鄉三十年前有相士李姓者術甚中會大盜史交
劉五輩劫桃源縣庫三千金其後百計擒獲杻械入
城李從傍睨之曰此二人者相不應死尚當起家有
後左右聞者皆曰是且立死若云云何也已而二盜
皆繫獄乃重賄獄卒鬆其杻械各飲水一口遂從獄
中飛去至小東門凡二里始墮地奪屠兒刀二柄騰
舞而去至河濱則盜黨已艤舟待之竟逸入洞庭不
復得郡太守愁其督地方里甲人捕之急里甲輩苦
無以應則言于郡守謂李相士曾有言云云必知盜
所在郡守乃捕李相士拷掠數百竟不招繫獄會雲
南刑部郎中某奉差回正覓李相士謂其曾許已中
進士而今果然欲往謝之及知其繫獄乃為往白郡
守曰此寔相奇必無與盜相知事郡守曰如公言當
召使相不佞召至郡守曰爾視吾面當去官乎陞乎
李熟視之曰五日內陞矣郡守問何官答曰憲副郡
守乃與某郎中約曰為期甚近請驗而釋之已五日
果報陞憲副李相士始出獄

紀災異

元順帝元統二年春正月汴梁兩血着衣皆赤三月

彰德路天雨毛如線色綠民謠云天雨線民愁怨中
原地事盡變

至正十一年江陰永寧鄉陸家一猪產十四兒其一
頭面手足皆人其身猪

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蔽蒿開花嘉興儒學
旁陶氏家磨上木肘發條開白花吳江汾湖里煨工
家柳樹椿安鐵碓者發長條數莖如葦

至正十四年龍泉縣民家一鷄半邊雄半邊雌能雄
鳴能雌伏

至正十五年七月樵李城東馬橋上白龍懸掛猛風
驟雨天闇若夜壞民居五百餘所拔大木飛萬瓦溪
水直立龍由馬橋歷城北望太湖去

是年陝西一縣夜半大風雨有大山西飛十五里山
之舊基化為深潭

江淮間群鼠集於山各銜其尾渡江去

湖廣鼠數十萬渡洞庭望四川去夜行晝伏由道側
行皆成蹊羸弱者多道斃

至正十八年錢塘盧子明家鷄伏九雛一雛三足二
在前一在後三足雛多見之一在腹下

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上海縣金壽家已闔椎狗一產

八子其一爪嘴如血

元至正戊寅荊州分城鬼夜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襄陽府及早視之樹木皆受泥自根至分枝處止久之改叫云苦也苦幾時泥到成都府後倪文俊陷襄陽裨將明玉珍陷成都據之

洪武十年十月有虎晝入漢西門傷二人上聞之釋在京徒役

洪武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鐘忽斷為二又有鴟鴞自天墮死丹墀見者異之

正統間南畿殿宇災夜大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是時王振擅權云

成化六年二月清明後微風自西北來沙土東鶩其色黃如柘染項之色映窓牖紅如血已而紅色漸黯午末復黃至三月微雨忽黃氣四塞雨土積地皆黃色至七日雨八日始霽

成化八年七月隴州雨雹或長七八尺狀如牛是月州之北山吼三日陷裂凡半里

成化九年三月山東諸路黑氣亘天晝晦

成化十三年春山陰雨血射人夏六月京師雨錢是年七月京師坊郭小民夜坐或露宿見有物負黑氣

一片其來如自牖戶入密室至則人皆昏迷手不得動身面多被啣數日徧城驚擾夜皆持刃張燈鳴金擊鼓逐之其形黑小金睛修尾類狸
成化十六年福建長樂縣昆由里地中突起一阜高三四尺人畜踐之輒陷尋復湧起一山廣袤五丈按雙槐歲抄謂為男女易位之占武后時曾見今幸小耳時萬貴妃專寵每宸遊戎服佩刀侍上益豔之
成化辛丑宿州一婦人脇下生男先是母娠時脇腫如癰久之見從脇下生乳名佛記狀貌頗磊落鼻上一痣黑而大

弘治八年春二月長沙府苦竹開花實如麥楓樹生李黃連樹結王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凋謝時巡撫徐恪以聞

弘治十四年正月陝西諸郡地震有聲如雷朝城縣地傾陷官民房屋五千間覆壓男婦百七十口自朔至望地動如浪舟縣東安昌里地湧水或裂縫長四五丈流溢如河

正德七年春三月山東文登縣秦始皇廟鍾鼓夜自鳴頃之火從桑椹起樹燔枝葉如故廟宇壞神像存是日流賊數萬破文登同月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

大雷電西北風有火光如箭墜旗竿如燈籠士卒發
砲衝之火四散闕城鎗刀皆有光如星湏臾滅

正德七年正月黃河清自清河至柳家浦九十里九
五日蓋世廟受命之符晉元順帝至正辛丑黃河自
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清五百里九七日順帝慘然
不樂曰黃河清聖人生當有代朕者已而太祖應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常熟縣白龍一黑龍二自
西北來天地晝晦至榆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口
吐火焰鱗甲頭角皆現雷電猛雨席卷居民三百餘
家舡十餘舸陸地齏粉死者三十餘人酉戌時乘雲

東去是夜紅雨如注五日乃息

嘉靖六年六月京師雨錢秋七月南京雨血

嘉靖八年秋七月長庚氣如匹布亘天

嘉靖十一年春正月元旦夜星隕如斗聲如雷十八
日青州府地震聲吼五月山東郊縣天鼓鳴火光落
地十月初七日夜星四亂飛落十一月貴州銅仁府

平山衛范璽家黃犛牛生犢額豐齒巖膝足并尾俱
成鱗甲落地死又李華妻生男兩頭四手足良死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大風雨錢塘清橋馬醫胡家有
物出馬廐中坎廣尺許深二丈泉水清瑩蓋龍潭

嘉靖三十三年四月浙江慈谿縣地湧血高二尺餘

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山陝河南同時地震陝西更甚有聲如雷山移數里地裂水溢西安鳳翔慶陽城皆陷覆壓人民數十萬原任兵部尚書韓邦奇光祿卿馬理祭酒王維楨同日壓死震數月乃定

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山東楊穀縣地湧血高尺餘是年湖州妖人馬祖師用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舞能傷人夜魘人至死其黨毛荃等更相鼓煽愚民被脅約以九月起兵攻嘉興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叅政劉燾督兵急擊賊潰走官兵盡殲其衆獨馬祖師逸去

嘉靖三十七年五月浙江東陽縣張思齊家地湧數處各湧血若綫凝結犬就食之掘地無所見

是年鳳陽府五河縣有大杉一株圍一丈五尺長六丈六尺湧出泗水沙中巡撫李遂以聞

嘉靖四十三年六月黑虹見北方

隆慶二年秋山西男子李原雨變為嬾原雨娶袁氏不相能而出同夥伴業農至是腹痛久之陽漸微月行始知為嬾人矣或告其兄遣其妻往視果然因聞于朝云

隆慶六年龍目井化為酒

隆慶六年二月二日上視朝朝班未齊上忽走下殿仆于地文武諸臣莫敢近微聞呼閣老國公四字於是國公某都尉某跪而候之次張居正高拱至乃扶掖起上齧張臂而口喃喃皆宮中褻狎之言蓋飲熱藥發狂也二閣臣送至宮中李皇后迎之上曰違偶一暈幾不支傳旨班乃散先是太史官奏焚守南斗天子下殿走其占始驗

紀忠蓋

太祖覽孟子至主芥寇讐等語曰臣子之言何得如是議欲去其配饗有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宰抗疏諫袒胸受矢矢加之不為動上感悟命瘵宰笏但刪孟子為節文配饗仍舊宰一日吟詩曰四鼓鼙、起着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上聞其語翌日文華殿宴畢謂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寬我也宰悚謝未幾遂遣還若宰者亦可謂自完者矣

亘史云可謂孟子忠臣

高廟賓天建文帝即位時秦楚燕趙諸王皆哭臨恃叔父欲不拜上給事中龔泰奏云象簡朝天殿下

外紀
行君臣之禮龍衣拂地後宮叙叔姪之情衆從之
請難師入金陵先是金解胡楊與周是修相約死難
臨期解縉使人詣胡請偵作何狀請方戒家人飼豕
歸語縉縉笑曰老胡不濟矣豕且不捨奚身之捨其
後皆不死惟周是修朝服拜宣聖作贊詞繫衣帶自
經孔廡下縉乃為撰碑請作傳且語修子曰若我兩
人都是阿翁性氣此碑此傳倩誰為之

紀寵遇

施純京師人登成化丙戌進士長軀偉幹音吐洪亮
初任給事中尋陞鴻臚少卿先是國家常朝諸臣面

奏事嘗准行者上荅曰是及成化十六年上病舌澁
稱是不便純揣知之獻計于近侍云是字不便盍以
照例字易之上甚喜問計所出近侍以純對上寵愛
之遂轉純禮部侍郎未幾進尚書加太子少保時人
謠曰兩字得尚書何須萬卷書純妻貌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兩宮內嬪鮮麗咸屬目焉太后命之前
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純妻命賜鈔端視
久之顧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又顧謂曰
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云

李文正公諱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字六歲時

與學士程敏政皆以神童受純皇召見過宮門不能
度純皇曰書生脚短東陽對曰天子門高時御羞有
鱗孝皇持示二子曰螭鱗一身鱗甲東陽曰蜘蛛滿
腹絲綸敏政曰鳳凰遍體文章純皇贊曰他日一箇
宰相一箇翰林後來如其言

紀貴徵

夏原吉為成仁宣三朝名臣官至高書湘陰人初生
時母夢峩冠朱衣者來授曰我三閭大夫遂生公長
而穎異時里社有戲為人而語問以休咎皆響答公
叩之弗言及遷後言其故云曰夏公正人群陰所

憚人以此占公不允

許觀貴池縣人洪武二十四年廷試狀元及第觀省
試會試皆居一後復姓黃仕至少宗伯與妻女俱死
請難之師世遂不稱但稱高文毅三元耳

瑞安卓敬少穎異讀書山中歸而驟雨迷路偶得一
牛跨之及門視牛乃虎也敬自駭亦復自異久之登
進士為給事中好直諫謂親王車服僭擬乘輿非所
以示天下當翦禍萌上笑罵曰爾乃欲效智囊耶後
歷官少司徒請難

狀元任亨泰赴考前夕問響卜木杓指北行聞有病

內執者覆醫人曰昨服第一鍾甚亨泰即回曰吾已
中試矣後果中廷試第一

亘史云慈谿劉憲寵為諸生問響卜聞種芋者商
曰剥衣種好不剥衣種好一人曰剥了衣種是年
試督學降青收遺才科舉得第後登進士官禮部
儀制司郎中

成祖時有虜使至稱善飲所司推能飲者得一武弁
恐不勝上令廷臣自薦狀元曾縉請往上問卿量幾
何對曰無論直當勝過北虜已而三人飲終日虜使
已酣武弁亦潦倒內翰爽然上笑曰無論文學即較

量亦屬酒狀元

狀元蕭時中自言不怕神鬼時吉郡尊經閣多怪諸
友先以衣置閣暮令往取為驗時中至閣聞婦人聲
問曰何邪也婦曰我某人妻被二鬼迷至此見君至
曰蕭狀元來即逃去時中乃出呼其夫携妻歸

狀元馬鐸與邑人林誌同學誌高才鄉會試皆第一
比殿試出編叩諸名士作皆不已若迨傳臚之夕夢
馬奪其首既而鐸第一誌第二甚快快上知之乃曰
朕試汝等一對佳者為真狀元對句云風吹不響鈴
兒草鐸應聲曰雨打無聲鼓子花帝大稱許誌踰時

不能對遂愧服蓋鐸幼時夢中神告以此語不知何謂至是用之殆天授也

狀元彭時廷試前一月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至揭曉彭時由儒士榜眼陳鑑曾寓神樂觀揆花岳正曾為慶壽寺書記幼年出處皆形夢寐良非偶然

狀元柯潛嘗禱夢九鯉仙廟夢與賓友讌會坐首席宰夫持一羊頭獻前果以景泰辛未狀元及第

景泰五年孫賢中狀元面黑徐溥面白徐轄面黃時謂鐵狀元銀榜眼金揆花

狀元羅倫赴春闈道蘇州為文謁范文正公祠是夕宿舟中夢文正遺詩曰賜帶橫腰重宮花壓帽斜勸君少飲酒不久卧煙霞

狀元張昇傳臚前一夕夢登天手挈二人頭皆同姓及開榜二甲首張燧三甲首張曉初昇父挈昇赴京舟過小姑山暮泊舟宿夢數女郎執絳紗燈擁仙姑行云張狀元在山前往訪之覺而語其事後果驗

顧鼎臣父夢入鄭文康家移其桂歸植之庭已而鼎臣生後謚文康與鄭謚同蓋七十年夢始應

韓應龍舉鄉薦有司致賀遺荔子於地數日發生成樹後中狀元

秦鳴雷年十四就傳寺中有召箕者忽作字云門外
狀元至雷方自家詣館箕徑至寺門握其袖入
狀元陳謹嘗夢蓮花二朵自空中墜于庭仙童二人
謂曰何不登花上謹如其言花冉冉漸入雲表俄
有神人持金冠緋袍服之
狀元諸大綬其兄大綱夢至一所見大墳須臾裂棺
露一人衣冠珮玉自棺出揖使入大綱難之忽大綬
至與墓中人以背抵背入不解所以侍郎聞淵占其
夢曰此宋狀元山陰王佐墓地大綬其狀元乎背相
抵者前輩後輩之謂

舒芬未第時御史蕭鳴鳳為查其祿命曰公造與羅
一峰相似必中大魁已果然芬又問官爵所至荅曰
始終一箇羅一峯芬頗不懌蕭曰忠孝狀元亦不小
何快悻為卒如其言

邢寬中永樂間狀元未傳臚時夢上命一
擊破其頂血流被地時內閣擬孫曰恭奏第一
三及進呈上春秋高眼眊看孫曰恭名字相連讀曰
孫暴乃以御筆點邢寬名筆飽朱濃流亦到底仍批
卷云國家只宜邢寬豈宜孫暴遂寘寬第一
崔揆花桐赴公車時偶遊平康一妓索對聯賞花崔

贈句云羯鼓詩成半吐猶含連夜雨探花人到忙開
莫待曉風吹其年崔果第三名及第殆亦對讖哉
魯鶴齡太和人中狀元先是邑中讖云龍洲過縣前
太和出狀元是歲洲漲鶴齡狀元及第符前讖
廣東廣州城南舊讖云河南人見面廣東狀元現蓋
廣州城南有地名河南河水甚廣隔岸人不相見比
歲旱水涸海珠寺露南岸人往來相見已而倫文叙
應讖魁天下官至春坊

胡濙武進人其父夢僧持花一枝相遺孕而生數日
有僧至家索觀父抱示之濙見僧即笑其家問故僧
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濙後仕至禮部尚書
松江張黼夢神告曰爾名登第在狀元前及寐思之
豈有科名先狀元者比丁未會試黼名在十五鉛山
費宏名在十六殿試宏狀元及第黼登進士計夢時
宏尚未生

唐皋歙縣人彭司馬澤初知徽郡改建學宮夢聖人
告曰明年狀元相見至期有衰衣人跪獻上梁文問
之曰丁憂生負也彭公禮之以狀元相期後中南畿
鄉試第二會試第四廷試擢第一

唐公歙巖鎮人嘗讀書場田去鎮五六里隔一壘

樂水以木橋濟忽一夕月下思歸徑渡此回宿又
二日復往則橋已斷六七日公豈飛渡耶方司徒
采山公每道此事有詩紀之亦大奇矣

萬曆甲戌科狀元孫繼皋初生時父夢唐公至其
家故名之而前甲戌狀元為孫繼賢又一奇也

固安楊惟聰幼隨父長史和在任讀書夢京城宣文
坊迎辛巳狀元牌至其家既寤且喜且疑辛巳非開
科年分久之武宗巡幸歸駕崩果以辛巳年中狀元
如其夢云

魯彥太和人每當科輒夢袖中一龍頭筆手探之弗
得及成化戊戌復夢龍頭筆探之隨手而得果狀元
及第官至侍讀學士

劉良湖廣寧遠縣人景泰丙子歲舉鄉試十赴公車
不第潦倒衰白自信甚堅我必中進士但榜頭未出
耳先是良夢費宏中狀元與已同榜每科物色不得
至成化丁未歲江西試錄有費宏姓名良即索宏與
飲叙前夢是年宏中狀元良中三甲進士選翰林授
檢討計夢時宏猶未生云

楚清州有陳宗德者嘉靖間舉于鄉仕至知州當其
為諸生時讀書山房或醉歸鹵莽就睡不暇脫衣襪

其傍舍生輒聞有人為陳代脫扶掖登榻如是者數次及密窺之實未嘗有人傍舍生以語陳陳曰嗣後當謹察之已而察見鬼物一二果來為已扶侍陳遂叩曰爾何鬼我乃勞爾可得往爾所相視耶鬼曰不可陳問以前程事鬼曰相公其年登科仕至某州知州因有此貴我輩乃來扶侍後果驗由此觀之登科筮仕者皆鬼神所呵護何得不自愛以干冥譴趙邕字雲翰祥符縣人生有異相襁褓時遭元季兵亂母抱匿林莽間有虎突然至母懼棄諸地虎熟視而去不敢近稍長遊郡校厲志讀書當暑夜寢螢舍

群狐採麻葉作扇為其拂暑其曹相歡呼云趙尚書苦熱吾輩莫得憚勞邕聞之私心喜後至尚書

王陽明先生七歲時一胡僧相其面曰此兒跨竈阿翁海日笈曰老夫狀元及第名位非薄這竈未可易跨胡僧曰不然跨凡竈者終是凡兒若君家兒能跨君竈所以為佳其後陽明第進士任至江西巡撫討平宸濠晉位尚書封伯世襲且從祀海日即狀元尚書終不及也于是乃信胡僧之言非妄

崔伯易高郵人信鬼神為兵部員外郎其舍有爐火覆以鐵罩明早去罩灰上有一名字崔怪之復罩爐

外紀
祝云若果神告來日當別有字及啓視乃有一表字
崔不解數日遷禮部郎初視事吏持一印曰此名表
郎印蓋禮部掌撰賀慰諸表後署郎官名故有此印
紀占夢

蘇郡都穆字玄敬少苦志讀書其父維明曾詣仙祠
為卜前程夢一叟云汝子功名在何處既寤謂功名
無從得後玄敬年幾四十志稍隳同郡吳艷菴館玄
敬為塾賓懸文一幅于堂屬玄敬筆巡撫何公來謁
賞其文詰之知其布衣白於提學得應薦遂舉于鄉
明年第進士仕至太僕少卿夢所云何處者指何巡

撫也又鄱陽有賀霖者成化間守蘇州妻娠于家未
諳子女託閩中一同年代祈夢夢一冕者端坐告云
是福清不是福寧其人夢覺不達所以唯致書于霖
云云霖得書擊掌嘆曰衽席之事鬼神何以知之初
霖家居枕間嘗語妻曰生子當名福清如女則名福
寧取老子得一之義越旬日果生子

楚麻城嘉靖間進士胡明恕年已強仕未第一日病
甚祈夢于神神告之曰爾有實宥二子未生春秋二
第未捷十二年陽壽未滿言畢授之以檄書云牌至
京畿繳其後以春秋中鄉試又數年去所夢之歲十

二年舉進士卒于京生子二名實名宥蓋至客死京畿而後悟綴牌之說為奇中也又麻城生負劉守巽每當歲比輒祈夢于神一歲夢神在上若文宗發落狀喚一生近前曰王萬幾可改名一字領解其年為辛酉乃王萬善領解又喚劉曰可改名一字領下科解至下科甲子文宗科考劉守巽考居前列被書手誤寫守巽為守選劉生喜甚以為決發解也其年領解者乃劉守泰鬼神于此却似有戲弄人處

江陵張太岳元宰萬曆初有輔相之功建造府第樹石坊二所公夢匾上題云德配天地道冠古今自謂

相業之隆千古無兩足當二語久之以讒廢身死未寒家被抄沒前二石坊皆入官以充文廟左右坊其上乃題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噫事固由前定哉

姑蘇張生名述者制舉文有名一歲輪比士夢神告曰爾今年與生負吳從周同號舍必為吾潤飾其文則兩皆中試否者皆不中已入秋闈問同舍生則從周在焉張果將吳卷商確停安其年吳登科張獨否噫此豈鬼神欲就吳之科名而故詭使張生為潤飾其文耶乃胡不竟牖吳氏之表而必詭使張也

余邑魯博士諱文斐屢舉于鄉一歲夢貼門神徐觀

之乃壽星圖也命占者詳其繇占者曰足下入闈其慎頭塲乎魯問故則曰壽星頭長乃貼門上是謂頭塲貼出魯記其言備加謹勅其年頭塲題為顏淵喟然節魯竟寫鑽字誤為鎖字被貼其名下注云魯集一篇鎖鎖然則占夢者亦奇中哉

臨安張太守諱守剛者為鄴都縣尹言鄴都有閻羅廟其山側又有九蟒御史祠傳聞前代有御史登此山偶遭蟒糾纏以死土人神而祀之甚著靈異本朝嘉靖間祠傍有楊生者每過祠下必下馬致揖忽一日倉卒徑騎而過御史見夢曰爾前過我必步今乃

騎豈簡我耶爾若要中除非日月倒懸楊生甚不樂謂神尤已已而秋試其詩經一題乃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遂舉于鄉

吳郡唐寅字子畏有逸才中南京解元羅橫語坐廢至閩詣九僊祈夢之神示中呂二字莫知其指一日過山中書舍壁間揭東坡滿庭芳下有中呂字子畏誦之至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之句默然後年五十二果卒

紀報應

王得仁南昌人景泰間任汀州推官值鄧茂七之亂

山谷嚮應朝廷命將討之主帥欲濫殺脅從得仁力
辯其枉遇繫累于道者下車解其縛焚其籍所活千
人汀民德之為立生祠子一夔狀元及第官至尚書
人謂陰德之報

李東陽號西涯弘正間仕為宰相其先湖廣茶陵人
曾祖以戍籍隸金吾傳三世是為李淳即西涯父淳
家貧用小舟渡人受錢為活然遇貧者多不索錢人
感德之一日遇一老叟曰爾有陰德吾告爾善地瘞
親當食厚報遂指一穴曰此中狐卧處是也淳如所
指昇父棺往見一狐捨卧驚而去之營壙築訖以告

老叟叟曰惜也不當驚狐俟其自起乃更吉爾後世
當中衰然爾子不失三公矣後果然

吳中有徐止者景泰朝仕至御史時英廟在南宫宮
多茂樹夏炎英廟息其下正乃密奏南宮樹多可梯
而出宜斬伐防不測上命所司伐樹殆盡英廟深恨
之已而復辟械御史聲其罪曰南宮樹伐且盡幸朕
獲免耳爾亦何苦仇樹與朕耶命戮于市先是御史
父多行不義鄉人側目乃生御史為顯官吳人曰蒼
蒼無眼父惡子顯及被戮吳人掘其父棺磔尸
狄某溧陽人任雲南定遠知縣縣有富翁死遺數萬

金其妻匿不與叔叔告縣託人囑曰追金若干願與中分狄拘其嫂酷訊至用滾湯澆乳遂追金四萬狄得其半媼負恨死後狄罷歸晝寢見前婦持一團魚掛床上大驚未幾遍身生疽狀如團魚手按之頭足俱動踰年死五子七孫俱生此疽相繼亡

楚洞庭以北鄉村人家自社神外復祀小神大抵掘土埋徑寸甕缸毀其少許如門用箸着紙錢其中曰神在此植樹其上居人不可取一葉歲久成叢即國策所稱神叢人不敢犯少犯立禍余族江祿好獵至一山竹箭垂盡見神叢竹可製箭乃故擲筮卜之祝

曰神許我伐十莖筮從陽許五莖筮從陰許二十莖陰陽半祝畢擲筮筮皆聳立祿猶不釋持筮謂神曰欲使我伐竹留根爾乃許耶遂伐之盡數十莖為箭射得一野豕豕帶箭跑蹠祿使傍人助擊豕觸其人幾死被訟費至二十金人乃謂神不能禍祿禍其所使者因累祿云

紀善語

錢福號鶴灘華亭人弘治間登廷試第一官至學士在告營第宅里人半受役內一役不任福加譴訶台以病問所由答曰小人壯歲為里中黃提刑營第畢

力從役勞瘁傷筋以至於病今數十年黃之宅第圯壞無餘小人亦老然前病竟不得去又不即死隸也不力敢辭譴訶鶴灘聞之憬然遂遣其人
曾才漢里中有小民者傭工受直日得三十錢歲餘得錢十四千寘床頭每旦玩弄乃出一夕其錢化作鼠鳴逐之不止達旦民起出門遇兩人格鬪折齒交訟指民為証赴官口鈍不能答一詞受杖無數所積錢盡費如洗噫民以苦力得錢然猶福薄不能保况薄命之人而欲取非其有乎

紀譴浪

楚黃岡縣尹劉星剏進士出身其時楊景渚祝無功皆以孝廉就教黃岡黃陂二縣星岡待之甚倨每相見輒欲其侍坐祝不悅乃漸移座就上星岡怪之因謂祝曰近有大哉堯之為君一節破題曾聞否祝請問劉曰論齊天大聖極大而無狀者也祝喻其意乃遂應之曰曾聞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破題乎劉亦請教祝曰居沒柰何之地遇不相干之人劉愧服久之祝與楊次第登進士劉竟止於令尹
弘治間江南有舉子龍霓每代人入場取魁解如拾一歲為金澤入澤中式諸下第者題詩貢院門曰近

來時事甚堪傷鎖院番為賄賂場金澤質多身子貴
龍寬家窘手兒長有錢能使鬼推磨無學却教人頂
缸寄與留都科共道一封早為奏明堂其後澤與寬
皆敗
成化時巨鎗汪直擅權每差出所歷郡縣令長皆膝
行來見及道沛縣其令某性古而工譎直嗔其疎慢
數之曰你這官頭上紗帽是誰家的令答曰知縣這
紗帽去三錢白銀在鐵匠衚衕買的直意其痴漢也
大笑不復計云

紀妖幻

梁澤三原縣人其縣按察公署素多怪居者輒死人
莫敢入澤夙負氣嘗謂友人曰吾能宿此諸友遂出
錢佐之澤因入夜獨衣冠坐堂上三鼓月色明朗聞
廡間有人切切私語若相推而前者久之澤厲聲曰
何不遂來俄有三人列跪庭下稍前者衣青次衣黃
衣白惟面貌不可辨澤罵曰老魅敢數害人青衣者
答曰我輩不敢害人彼見者自怖病死耳澤曰汝何
為着青衣曰我筆精也居何在曰在儀門瓦溝問黃
衣低回未言青衣代答曰彼金釵在庭中槐下問白
衣曰我劍也在堂東柱下澤曰汝等今來欲相苦

耶皆曰不敢共出一楮曰此公一生履歷報公前知云澤受而麾之三物遂投前處澤亦熟卧達曙友人皆謂澤必不免入見乃驚澤告以故如其言按次求之盡得三物自是妖滅後澤登第授御史成化年間巡按山東以監試事註誤謫官

成化間山西有妖道士寓南京時後府經歷馬益其子錫性猛悍館道士于家道士謂錫曰吾有小術公欲觀乎乃磨鈍刀稍銛斬府中大槐樹凌室去有小刀百餘飛躍隨之所着柯葉墜落如雨又夜經門樓仰視楣甚峻錫曰先生能竦及之乎乃笈解其髮舉

手拂之皆直豎上接屋極又登清江門下瞰城堙望見娼家道士怒曰潑賤不良神明所惡我當燬其廬遂揮袖向天火從袖出煜爚徧地錫急止之告父益曰道士異人也益以為仙禮敬如父縱其出入益妻妾多道士取其髮咒之夜遂從門縫奔卧所苦其淫毒妻妾言于益不勝憤往守備廳白焉道士被逮鎖梏輒脫塗以狗血囚送京師誅之會興寧伯李震與叅將吳經有隙經弟綬見寵於汪直經使綬譖于直曰震嘗窩一全真學識緯兵法即其人也直信之奏下震獄削爵噫邪術之禍人也益之汚其室家輕信

其子耳興寧伯無端受累冤哉

妖僧武如香李明果不知何許人也夙有妖術能殺人時順天張柱遇如香等與語大見信遂招至家款之越數日二僧用藥迷柱致柱自及其父母及一家十七人皆死屍俱無血二僧因污柱妻并其嫂已而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溫景葵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捕獲議以犯非常律械如香詣京以聞法司擬如香梟斬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憫其禍由妖作附秋後例

國朝主事薛機河東人言其鄉有患耳鳴者時或作癢以物撥之得虫蛻輕白如鵝毛管中膜一日與其侶並耕忽雷雨乃曰今日耳鳴甚未幾雷震二人皆踣地其一甦一腦裂死即鳴耳者乃知龍蟄其耳至是化去又主事戴春松江人言其鄉有衛舅公者手指甲內見一紅筋曲直蜿蜒人謂之曰此必承雨濯手龍集指甲衛因名其指曰赤龍甲一日與客泛湖酒酣雷電繞舡水波震蕩衛戲客曰今日吾家赤龍將無去耶因露手舡窓外龍果裂指去相傳閩雲長號美髯公其鎮樊城時當雷雨之會一長髯忽脫化為龍飛去此後雲長威靈頗減遂有呂蒙之難舊稱

樊城有鬚龍廟即謂此今不可考矣

余祖崑岳公言嘉靖初年有優伶一夥寓鄒溪搬戲歌舞俱佳市人交譽之凡搬戲必欲得鮮麗衣服金銀佩飾為裝扮及一夜市人盡出衣飾值百金付優伶令搬戲搬至四鼓議演蟠桃慶壽命市人置一大甕於戲場中央生旦外淨等裝為八仙以次入甕曰下海取蟠桃也良久不出止餘司鼓板者二人故揚言曰若輩奚不出得無偷桃為王母執耶余往視之持其鼓板亦入甕竟不出良久市人取甕視之無所有竟不知所之云

余宰長洲時游墅闢有一人死而復甦家中且啼且喜謂可幸無事死者曰我必復死適見冥司有持牌勾攝者余名在其中丁春元及丹陽李太爺皆與焉言畢復死越一日城中春元丁某果死又越數日丹陽李尹諱天棟余同年也亦死然則勾攝之說信有之乎又余邑蘇溪村符金教蓋里長族也夜夢人持一票勾喚教覽畢謂持票者曰此喚後房某婦人也某婦乃教孀母及醒知其夢言未幾其日孀母用裙帶縊死床上帶殊寬鬆然竟死

岐陽王李文忠生卒喜延異人其子景隆亦然洪武

間有張三丰者隆遇之厚臨別遺一箬笠告曰公家
不出千日當有奇禍必絕粒今留此二物急難時披
箬戴笠繞園呼我我當為公地已清難兵起景隆繫
獄詔絕其家糧食乃如三丰言呼之忽園前後皆生
穀逾月熟刈食得不死

嘉靖間有善幻術者寓都門領一女子年可十齡每
當宴聚命女子抱木棍長二尺許者十數根一根之
上信手逆接女緣木直上登絕頂冉冉搖動觀者怖
恐俄而擲下簪珥鞋扇諸物幻者高叫云可取壽桃
慶壽果有鮮豔墜入席間未幾則女子手足身體尺

寸支解零星墜落木棍倒下幻者大哭曰我女偷王
母桃被獲斫死無救矣坐客且愕止憐歛金酌之幻
者得金取女尸置筐中良久于前路上覓女女乃在
彼而向所支解皆幻也噫術至此亦奇絕哉

萬曆初辰州府有外來棍徒善幻術詐騙財物三五
成群同心串合于市中故意買貨講價不平陽爭激
怒相毆登時氣絕歐者信其真死懼到官抵償群棍
乃故意求和誘騙多金將死尸買棺埋瘞潛往他境
則棺中之人仍在實未死也久之亦敗露坐法云
成化間山東浦臺縣妖婦唐賽兒聚眾作亂賽夫林

外紀
三死往祭奠歸過山麓見石隙露一匣啓視之妖劍
妖書各一賽覽之輒曉其術自稱佛母頗測休咎愚
民翕然歸焉遂傳賽兒剪楮象人馬皆習戰鬥由是
黨與滋蔓據益都稱亂青州衛指揮高鳳帥兵往捕
鳳敗死賽黨遂犯莒州山東大震久之大發兵往勦
乃平惟賽兒終不可得噫賽一愚婦也妖書妖劍之
授受誰尸之哉殆不可曉

亘史外紀

雪濤小書 詩評
目三

用今

擬古

詩文才別 二則

貴真

詩膽

杜聯

雌黃 四則

巧詠

求真

評唐 七則

詩品

法古

體物

秘輕

皂風

摘聯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采逸 十五則

詩忌

復古

當行

詩識

詩有實際 十三則

宮詞

戍詩

占度 三則

箕鬼

早慧 三則

題詠 二則

傲揚 三則

誤猜

怨憤

數竒

配合

尚意

閨秀詩評 有序

崔氏

陳玉蘭

魚玄機

王韞秀

廉氏

劉采春

花榮夫人

蔣桃

毛友龍妻

余淑柔

朱淑真

朱希真

賈蓬萊

黃氏

嚴蕊

翁客妓

劉氏

李氏

元氏

薛氏

鄭奎妻

虞氏

楊用脩夫人

孟淑卿

陳氏

豫章婦

右共一百二則

巨史外紀

天都外史冰華生輯
鶴上人吳公勵氏校

詩評三

用今

詩言志志者心之所之即性情之謂也而其發揮描
寫不能不資于事物蓋比興多取諸物賦則多取諸
事詩人所取事物或遠而古昔近而目前皆足資用
其用物也如良醫用藥牛溲馬勃隨症制宜不專倚
人參茯苓也其用事也如善書之人觀驚蛇而悟筆



意觀舞劍而得草法不專倚臨帖摹本也本朝論詩若李崆峒李于鱗世謂其有復古之力然二公者固非漢魏六朝盛唐不看故事凡出漢以下者皆不宜引用噫何其所見之隘而過于泥古也耶夫詩人所引之物皆在目前各因其時不相假借如雉鳩螽斯桑扈蟋蟀樛木桃夭芣苢葛藟是三百篇所用之物也降而為離騷則用芷蕙荃菝蘭芳菊英蛟龍鳳凰文虬赤螭曾有一物假借于毛詩乎又降而為唐人詩則用江梅嶺柳澗草林花乳燕鳴鳩群鴉獨鶴

曾有一物假借于離騷乎非不欲假目到意隨意到筆隨自不暇舍見在者而他求耳至于引用故事則凡已往之事與我意思互相發明者皆可引用不分今古不論久近蓋天下之事今日見在則謂之新明日稱今日即謂之故他不泛引如杜詩云龍舟移棹晚獸錦奪袍新李詩云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非二公目見本朝之事耶居今之世做今之詩乃曰漢以上故事方用此特有見于漢家故事字眼古雅遂為此拘泥之言其實字眼之古不古雅不雅係用之善不善非係于漢不漢也怪彼用字之俚俗者欲盡

廢漢以下故事不看何異愛春景者欣豔桃梅梨李而置蓮菊芙蓉山查水僂于不觀曰化工之妙盡屬于春也誰其信之故吾以為善作詩者自漢魏盛唐之外必遍究中晚然後可以窮詩之變必盡目前所見之物與事皆能收入篇章然後可以極詩之妙若但泥于古而已即如作早朝詩千言萬語不過將旌旗宮殿柳拂花迎金闕玉階晚鐘僂仗左翻右覆及問之則曰不如此便不盛唐噫只因盛唐二字把見前詩興見前詩料一筆勾罷如此而望詩格之新豈非却步求前之見也歟

求真

或問詩必漢魏盛唐自嚴滄浪已持此論今之三尺童子能言之子乃謂研窮中晚方盡詩家之變何也余曰善論詩者問其詩之真不真不問其詩之唐不唐盛不盛蓋能為真詩則不求唐不求盛而盛唐自不能外苟非真詩縱摘取盛唐字句嵌砌點綴亦只是詩人中一箇竊盜掬摸漢子蓋凡為詩者或因事或緣情或咏物寫景自有一段當描當畫見前境界最要闡發玲瓏令人讀之耳目俱新譬如寫真傳神者不論其人面好面醜黑白胖瘦斜正光麻只還他

寫得酷像俾其子見之曰此真吾父其弟見之曰此真吾兄若此則冠服帶履之類隨時隨便寫之自不失為妙手何也寫真而逼真也若面孔阿堵顴頤一切不像徒刻畫于服飾間戴林宗之巾披王恭之氈曳鄭賜之履拄阮宣之杖事事做做古人而其形失真子以為非父弟以為非兄做影樣看不得做圖畫看不得擬古而反博笑世人于字句間學盛唐失却眼前光景大率類此如是而希心傳譬之寫真不像欲其子孫永遠供奉斷無此理故余謂做詩先求真不先求唐蓋謂此而遠魏可推已

擬古

古樂府古詩所命題目如君馬黃雉子班艾如張自君之出矣等類皆就其時事構詞因以名篇自然妙絕而我朝詞人乃取其題目各擬一首名曰復古夫彼有其時有其事然後有其情有其詞我從而擬之非其時矣非其事矣情安從生強而命詞縱使工緻譬諸巧工能匠塑泥刻木儼然肖人全無人氣何足為貴夫肖者且不足貴况不肖者乎且君馬黃雉子班等題若必一一擬作則關雎螽斯之類何為去下不擬豈古樂府古詩能古于三百篇耶以此見擬古

無用疊屋架床虛糜歲月不足立名若李杜歌行如
廬山高蜀道難羨陂打魚縛雞茅屋為秋風所破等
類皆因時因事命題名篇自是高古奇絕所以為詩
中豪傑然則作詩者不能自出機軸而徒跼蹐千古
之題目名色中以為復古真處禪之風也

評唐七則

李太白詩清虛縹緲如飛天真仙了無行跡下八洞
仙人欲逐其後塵已無可得况凡人乎若七言律詩
彼自逃束縛不肯從事非才不逮杜也杜子美詩古
骨古色如萬金尋出偶遇買手逢識者自然善價而

活若百室之邑千人之聚不必開口問價誰能償得
此老至其七言律固云宏肆然細讀細思何一句一
字不是真景真情在盛唐中真號獨步孟浩然遺思
命語都在目前然而有影無色有色無像如海中蜃
市樓臺人物是真非真是幻非幻若要做詩且須放
下此老勿與爭衡王摩詰詩和平澹泊發于自然全
是未雕未琢意思譬如春園花鳥羽毛聲韻色澤香
味都屬天機縱有邊鸞好手描寫出來便隔一層不
相彷彿李長吉賦才奇絕構思刻苦觀其用字用句
真是嘔出心肝盧玉川任才任性任筆任意兼太白

之逸併長吉之怪為一人者也詩家如李長吉不可
有二如盧玉川不能有二若王昌齡劉隨州柳柳州
元劉錢郎諸君子都做得穩當各自成家所以不朽
至于李義山之刻畫杜樊川之匠心賈浪仙之幽思
均罄殫精神窮極精巧方之諸人更為刮目白香山
詩不求工只是好做然香山自有香山之工前不照
古人樣後不照來者議意到筆隨景到意隨世間一
切都着併包囊括入我詩內詩之境界到白公不知
開擴多少較諸秦皇漢武開邊啓境異事同功名曰
廣大教化主所自來矣

杜少陵夔州以後詩突兀宏肆迥異昔作非有意換
格蜀中山水自是挺特奇崛少陵能象境傳神使人
讀之山川歷落居然在眼所謂春蠶結繭隨物肖形
乃謂真詩人真手筆也

李青蓮是快活人當其得意時斗酒百篇無一語一
字不是高華氣象及流竄夜郎後作詩甚少當由興
趣蕭索杜少陵是固窮之士平生無大得意事中間
兵戈亂離饑寒老病皆其實歷而所歷苦楚都詩中
寫出故讀少陵詩即當少陵年譜看得

杜少陵諸葛五言絕云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吳或

誤疑孔明恨不能吞吳此常人之見耳孔明平生不欲吞吳觀草廬中謂先主曰孫權據江東三世國除民富可與為援而不可圖其後先主報雲長之怨伐吳取敗此最孔明恨處恨其不當圖吳也然而無一言諫阻者亦知先主君臣義重甘心一敗不容不報怨耳此意讀史者未必不知蘇長公乃託于杜陵夢中相告豈非英雄欺人乎

杜子美作詩有意傳世觀其詩曰平生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至蘇子瞻亦云生前富貴死後文章蓋亦知其文之必傳于世者也

或人在蘇子瞻面前誦詩語云一鳩啼午寂雙燕話春愁曰此學士詩乎子瞻曰此唐人得意句我安能爾噫子瞻非謙詞也真是下手不得只如此看詩乃知唐人境界原不易詣

詩文才別

從古以來詩有詩人文有文人譬如斲琴者不能製笛刻玉者不能鏤金專擅則獨詣雙鶩則兩廢有唐一代詩人如李如杜皆不能為文章李即為文數篇然皆俳偶之詞不脫詩料求其兼詣並至自杜樊川柳柳州之外殆不多見韓昌黎文起八代而詩筆未

免質木所乏俊聲秀色終難膾炙人口宋朝惟歐陽公號稱雙美天才如蘇長公而其詩獨七言古不失唐格若七言律絕便以議論典故為詩所謂文人之詩非詩人之詩也國朝草昧之初若高楊張徐真是詩人之詩何者彼固未嘗分心為文也至于李崆峒文筆古拙所以七言古風幾于逼真子美何太復詩文庶幾雙美而挺拔絕特已遜古人遂開吳明卿梁公實等一派流于平衍七子之中王元美終當以文冠世求真詩于七子中則謝茂秦者所謂人棄我取者也李于鱗之文初讀之令人作苦久而思索得出

令人欠伸思睡若其詩大都以盛氣雄詞凌駕傲睨數十年來但留中原氣我輩起色等語為後生作惡道若此公者几乎併文與詩兩失者也宗子相只是過于玄虛不着定而其文筆大有東坡氣味詩句逸邁御風而行則本朝鋒傑出者也

詩有詩體文有文體兩不相入中晚之詩窮工極變自非後世可及若宋人無詩非無詩也蓋彼不以詩為詩而以議論為詩故為非詩若乃歐陽永叔楊大年陳後山黃魯直梅聖俞諸人則皆以詩為詩安見其非唐耶我朝如何李以後一時詞人自謂詩能復

古然誦其篇章往、取古人之文字句藻麗者襯貼鋪飾直是以文為詩非詩也夫詩則寧質寧朴寧摶景目前暢協衆耳目衆目而奈何以文為詩乃反自謂復古耶余謂為詩者專用詩料為文者專用文料如製朝衣須用錦綺如製衲衣須用布帛各無假借則其詩不求唐而自唐蓋未有真詩而不唐者若夫文則筆力一定更難改易豈其擬古而工狃時而失蓋有生于古時而文已不如古人生于今日而文直逼古人此非人之所能也天也

詩品

詩本性情若係真詩則一讀其詩而其人性情入眼便見大都其詩瀟灑者其人必鬯快其詩莊重者其人必敦厚其詩飄逸者其人必風流其詩流麗者其人必疏爽其詩枯瘠者其人必寒澁其詩豐腴者其人必華贍其詩淒怨者其人必拂鬱其詩悲壯者其人必磊落其詩不羈者其人必豪宕其詩峻潔者其人必清脩其詩森整者其人必謹嚴譬如桃梅李杏望其華便知其樹惟勦襲掇拾者糜蒙虎皮莫可方物假如未老言老不貧言貧無病言病此是杜子美家竊盜也不飲一盃而言一日三百盃不捨一文而

言一揮數萬錢此是李大白家掏摸也舉其一二餘可類推如是而曰詩本性情何啻千里

貴真

夫為詩者若係真詩雖不盡佳亦必有趣若出于假非必不佳即佳亦自無趣試觀我輩縉紳褒衣博帶縱然貌寢形陋人必敬之敬其真也有優伶于此貌俊形偉加之褒衣博帶儼然貴客而人賤之賤其假也嘗記一人送文字求正于王陽明評曰某篇似左某篇似班某篇似韓柳其人大喜或以問陽明陽明曰我許其似正謂其不自做文而求似人也譬如童

子垂髻整衣向客嚴肅自是可敬若使童子戴假面掛假鬚僂佷咳嗽儼然老人人但笑之而已又何敬焉觀此則知似人之文終非至文而詩可例已

法古

詩所為貴古者自雅頌離騷之後惟蘓李河梁詩與十九首係是真古彼其不齊不整重複參差不即法不離法後人模之莫得下手乃為木雕之撲若晉魏六朝則趨于軟媚縱有美才秀筆終是風骨脆弱惟曹氏父子不乏橫梁羅馬之氣陶淵明超然塵外獨開一家蓋人非六朝之人故詩亦非六朝之詩沿及

唐興畢竟風氣完聚所以四傑之琳琅十二家之敦厚李杜之逸邁瑰瑋直凌離騷而方之駕非六朝所能彷彿萬一也

詩膽

夫詩人者有詩才亦有詩膽膽有大有小每于詩中見之劉禹錫題九日詩欲用糕字乃謂六經無糕字遂不敢用後人作詩嘲之曰劉即不敢題糕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此其詩膽小也六經原無枕字而盧玉川茶歌連用七箇枕字迺名言是其詩膽大也膽之大小不可豫為世有之猛虎而不動見其勇而却走者蓋所稟固然矯而效人終喪本色

體物

余觀唐人之詩切于體物蓋隨地隨事援入筆端初非摭拾已往陳言圖為塞白如李德裕潮州詩一聯云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白樂天送人入楚詩云山鬼跳躑惟一足谿猿哀怨過三聲蓋潮州地氣三更潮到雞遂應潮而鳴故曰潮雞我朝巡撫楊信民領兵征東粵挾天文生馬軾與俱至潮聞雞以三更鳴問之答曰雞鳴非時當由明公將令不肅耳于是肅將令因而取捷然天文生所對有類郢

書燕說矣此可以欺不知者一足鬼惟楚中有之近世猶然正記所謂夔也余里中亦曾有此鬼每至人家必淫其婦婦若甘與之淫事鬼如事主則隨其所欲金玉布帛不遠千里應口而至少拂其意至有舉火焚人廬舍者余族叔祖江祿好獵一日入深山中宿民家五鼓起見其桌上有豕肉一邊上用湖廣稅課司條記印文如新祿怪問之曰湖廣去此地千里肉安從至主人以實對蓋即鬼所運者白公送人至楚方用此句由此觀之詩不體物泛泛然取唐人熟字熟句粧點成章遂號于人曰詩真袁中郎所謂八寸三分帽子人人可戴者也烏乎詩烏乎詩

杜聯

唐杜荀鶴為杜樊川妾生遺腹子詩有父風吟咏頗多往々入于麤俗有評者曰杜詩三百首妙在一聯中風急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余玩之終不如次聯更妙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為容二語寥寥而君臣上下遇合處情皆若此杜以兩言括之可謂簡而盡怨而不怒者矣

秘輕

王克論衡掇拾故事敷衍成文殊無足寶伯喈乃秋

諸寢榻不欲公人不知何故然則王充得伯喈之秘而論衡之名重伯喈因秘論衡而伯喈之名反輕槩曰痴嗜豈其然乎

雌黃四則

李陵答蘇武書情真語真悲壯激烈千古而下令人一讀一淚蘇長公乃謂齊梁小兒戲為之未免英雄欺人夫此篇豈但齊梁人不能為即索諸長公集中恐亦難輕比擬近時李卓吾善看古文字而乃厭薄嵇中散絕交養生二篇不知何說此等文字終晉之世不多見即終古亦不多見彼其情真語真句句都

從肺腸流出自然高古自然絕特所以難及

楊子雲作太玄準易劉歆深歎薄之以為不堪覆瓿或問之答曰易列于學官學者得廩于官人之精易者且少太玄易外準易誰復習之乃今果然

楊子雲習于鈎棘無一篇無一語不鈎棘蘇子瞻妙于朗暢無一篇無一語不朗暢

皇風

漢高祖大風一歌帝王之盛槩也武帝秋風一詞詞人之高標也若唐太宗明皇文宗等皆以帝王兼詩人之致我朝如太祖皇帝真漢高祖之流乎觀其

詠菊曰百花發。我未發。我若發。都駭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披着黃金甲。咏雪竹曰。雪壓竹枝低。雖低不着泥。一朝紅日出。依舊與天齊。凡若此類。所謂帝王之槩。不可強侔。宣廟之詩。絕似漢武。篇章頗多。不能具述。即如餞學士黃淮古風有云。十載相違不相見。霜鬢蕭々秋滿面。此二語。何其清曠。出塵。含無窮之味。懿文太子幼時題半邊月云。誰將玉指甲。搯作青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識兆固云。非吉。然首二語。劈空道出。豈是凡吻。建文皇帝晚歸京師。其詩云。流落天涯四十秋。歸來不覺雪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暗。昭陽殿裡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語。淒清讀之。使人欲淚。此其于天位固不終。然但以詩論。却是情景兩到。真詩人也。武廟微行遇一婦人。汲水。乃口占一詞云。汲水上南坡。紅裙映碧波。雖然不似俺宮娥。野花偏豔目。村酒醉人多。亦自風騷可喜。由斯以觀。賦性不群者。開口便能驚人。區々學究。呻吟模擬。終不能逮。

巧詠

大允詩句。要有巧心。蓋詩不嫌巧。只要巧得入妙。如

唐人詠鷓鴣云遊子乍聞征袖濕佳人頻唱翠眉低
咏鷓鴣詩云乍過烟塢猶回首只渡寒塘亦共飛詠
鷓鴣云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我朝人
詠白燕云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詠梅
云雪滿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來此等語難具
述大都由巧入妙近日王百穀以詩名吳中當百穀
少時為鄞縣袁相公作牡丹詩其牡丹名相公紫袍
君乃作一聯云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煙
予時都下遍傳爭識王先生面邇來年逾耳順詩筆
新脫不減少時其壽張伯起令母詩云共道麻姑如
好女笑看菜子似嬰兒蓋張母九十而健伯起年亦
七十故云題梅衡湘平朔方卷語云美人學舞魚腸
劍斲養能開兕角都是實事描寫得佳百穀曾寓
泰興陳令君所陳觴之樓上遂作詩二句云多君下
榻能留釋有客登樓亦姓王用陳蕃王粲事化腐為
新此等語亦難具述此君故是詞人白眉彼以巧病
之者不悟詩之妙境者也嗚呼里巷匠手床折不能
治乃笑工倕機巧亦太僖父面孔

摘聯

唐人登眺之詩皆與山川相稱中間聯句真是移動

外紀卷
不得如題杭州天竺寺二語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
江潮題金山寺云樹影中流見鍾聲兩岸聞題洞庭
湖云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題黃鶴樓云晴川歷
歷漢陽樹芳草淒淒鸚鵡洲後人摘為對聯絕與景
稱王百穀亦摘唐詩二句為澣墅閔對曰流水聲中
理官事寒山影裏見人家皆極的確本朝詞人登眺
之詩亦多矣摘而懸之可有如唐人詩酷肖山川者
乎于此悟入詩之精不精工不工槩可見矣

采逸

世之負詩才觸景寫興合符古人者不少矣或不極
其量瑕多瑜少無以自見又或能自盡其才而身處
巖壑不遇青雲之士為之薦引如孟浩然之遇王維
李群玉之遇裴休則亦自吟自賞如春蚓秋蛩寂寥
槁壤枯株間使夫繡房綺戶公子姬姜欲一聆其音
而不可得與化俱徂者多矣如吾郡黃生名邦其父
官蜀中學博生從之官遠蜀有烈婦某其夫臨死問
婦志婦曰死則俱死耳夫笑婦曰君以妾不能死耶
遂先夫三日自盡繡衣使者聞之為表其門且命士
紳為詩吊之詩無慮數百獨黃生詩一聯云許死一
言何慷慨先歸三日儘從容大為繡衣擊節後黃生

家居有詩一聯云深淺池塘看乳鴨寂寥門巷數歸
鴉亦自幽閒可愛辰陽有生逸其姓名屢舉不第過
洞庭題一絕云洞庭野水碧天浮萬里蕭蕭蘆荻秋
可怪君山顏色厚年年常對岳陽樓後二語甚含蓄
有趣又辰陽有揮使彭飛題余邑伏波祠云岳王庭
下鞭秦檜千古人思武穆忠今日拜公江上廟願將
頑鐵鑄梁松結語甚有思致又聞江左一士人少時
調隣女執其手為女家所訟縣令問士曰汝能詩否
答曰能遂命題女手其人即題云曾向花叢揀悄枝
軟如春笋嫩如蕤金刀欲動輕鋪繡彤管頻抽淡畫

眉變縮鞦韆扶索處半披羅袖打鴉時綠窓獨撫絃
桐椽無限春愁下指遲今見生詠大驚異謂女父曰
爾為女擇婿不過欲得才者然孰有才如此生者乎
遂勸使歸之父如令指士與女因為夫婦次年士遂
登科此一詩也咏物而不看跡逼真而絕牽強求之
唐人集中恐未多得然士之姓字竟逸不聞以詩名
家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豈其楓落吳江之句他不盡
然耶抑履幽處僻不得附於人以傳世耶余每聞此
等語未嘗不為慨嘆因次及之以俟采逸詩者
昔有題詩山頂僧菴者曰高山頂上一間屋老僧半

間龍半間。半夜龍飛行雨去。歸來翻羨老僧閒。余鄉
 陳憲副朗溪題詩。漳江寺曰。吟遍三千洞。來眠四大
 床。白雲鐘鼓外。翻笑老僧忙。二詩用意不同。然皆輕
 妙有味。不妨倒案。

唐兩人罷官各題小詩。其一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
 銜盃。試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其二云。花開蝶滿枝。
 花謝蝶還稀。惟有舊時燕。主人貧亦歸。二詩用意雖
 同。然有怨而怒。有怨而不怒。可以觀矣。

子規啼。春至初夏轉急。口頰流血。乃止。詩人咏子規
 者甚多。惟一詩云。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
 春。蓋山林之中。託物以傷。拒諫者爾。

寒山詩。其中五言一首。絕是唐調。詩云。城中蛾眉女。
 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
 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

國初林子羽。晚春詩一聯云。堤柳欲眠鶯喚起。宮花
 乍落鳥銜未。楊孟載。早春詩一聯云。柳色黃如鶯破
 殼。辭痕班似鹿。送人入關中。一聯云。西
 關月落聽鷄度。華表雲歸見馬看。送人官山。東方伯
 云。賜履已分無。球遠舞戈今。見有苗來此。等句。置之
 唐人集中。誰復優劣。恐非嘉靖七子所易造。

國初大臣能詩者當以姚少師廣孝為第一其題金陵懷古詩云熙嚮年來戰血乾煙花猶自半凋殘五峰山近朝雲亂萬歲樓空夜月寒江水有潮通鐵甕野田無路到金壇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々眼倦看是何等新脫朗透豈尋常勦襲者所能道

姑蘇唐寅字伯虎發解南畿旋被詔削籍放浪丹青山水間以此自娛亦以自濶嘗題所畫小景云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興來只寫江山賣免受人間作業錢又題一釣翁畫云直挿漁竿斜繫艇夜深月正清老漁獨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

影此等語皆大有天趣而選刻伯虎詩者都刪之蓋以繩尺求伯虎耳晉人有云索能言人不得索解人亦不得誠然

汜陽魯祭酒諱鐸在翰林時館師試草堂蛛網題魯詩云草堂蛛網掛虛簷我度推窻似隔簾破向虛風猶裊裊補當明月正織々燕知巧避渾無礙蝶為狂飛或被粘昨夜蚊虻不安枕願教踈處更重添如此詩真是秀爽可誦其後公有集行詩皆莊整不失唐人法度然不以詩名倘所謂以德掩言者非耶岳武穆送張叅謀北伐詩一首絕是唐調詩云號令

風霆迅天聲動北阨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馬蹶
單于血旗杲可汗頭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亘史云此詩可與張睢陽茗堯試一臨同看

王陽明先生詩已入理學派頭不在詩人之列曾記
其詠傀儡一詩云到處逢人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
堂浮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穉子自應相
詫說矮人亦復浪悲傷本來面目還誰識且向燈前
學楚狂如此詠物不著色相非高手不能

亘史云王荆石相公見戲場中有裝傀儡出者王
公笑云昔也傀儡裝人今也人裝傀儡蓋傷時云
一下第舉子題昭君圖云一自蛾眉別漢宮琵琶
斷戍樓空金錢買取龍泉劍寄與君王斬盡工蓋以
盡工喻典試也意亦巧矣

白樂天題昭君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
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用意深遠思
人不及思香山集如此首亦難多覓

唐人題沙場詩愈思愈深愈形容愈悽慘其初但云
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則愈悲矣然其
情猶顯若晚唐詩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
裏人則悲慘之甚令人一字一淚我不能讀詩之窮

工極變此亦足以觀矣

張東海有假髻美人詩云東家女兒髮垂地日高
樓理雲髻西家女兒髮齊肩買裝假髻亦焱然花鈿
玉珥重綴眼底誰能辨真偽瑣憲二月未春風假
髻美人先入宮其旨為下第作甚有古意

詩忌

凡詩欲雅不欲文文則為文章矣凡詩欲暢于眾耳
眾目若費解費想便是啞謎非詩矣凡詩不能不使
故事然忌堆積堆積便贅矣凡詩折看一句要一句
渾淪合看八句要八句渾淪若一句不屬一氣一篇
不如一句便湊泊不成詩矣

復古

六國先秦之文縱橫馳騁如生龍活蛇捉摸不得逮
至西京求其不失六國渾渾之氣者惟二賈與大
夫司馬子長中間相如諫獵吾丘壽王禁弓矢議嚴
安徐樂主父偃上書皆不失西京本色惜其篇帙寥
寥耳如公孫弘董仲舒對策則已露宋人胚胎東京
之文惟班叔皮王命論有西京遺風自此而外如風
俗通白虎通論衡潛夫之類皆筆氣頽靡殊無足觀
方王司徒殺蔡中郎時馬日殫嘆曰此曠世逸才當

雷伯一、代史作、今觀其所著、獨斷較諸西京雜記、不
當天淵、假令中郎續漢書、必在班孟堅之下、無疑六
朝之文、余所深服者、樞中散、絕交書、養生論、二篇、其
他若潘陸以下、縱使妍秀美麗、畢竟格調纖弱、骨氣
軟脆、如深宮處女、拈針刺繡、芙蓉鴛鴦、色色可人、終
不是丈夫氣槩、韓昌黎力追西京、柳州相與提挈、
真是能復古者、然終唐之世、二家之外、未見比倫、但
自復古、不能使人盡還於古、甚矣古文之難也。

當行

近日王維山論文、謂時文中、只宜入時文、調用古文、
如法家、只用行移字、縱有秦漢
文筆、用于行移、與律例、扣情、不相干涉、亦有何補、余
謂論詩亦然、詩自有詩料、看箇文章字、不得試看唐
人詩句、何一句一字、非詩、近時文人、用文筆為詩、敷
暢曼衍、譬如縉紳先生、割竊雅致、綸巾深衣、打扮高
士、裝束終有軒冕意思、在深于詩者、自能辨之、曾記
嘉靖中、選司考試省祭、所命之題、乃出票催鼓、匠鞞
鼓、一省祭、擬二語云、其鼓務要緊、紉密釘晴雨、同鳴
大為選司賞鑒、若此等語、真乃移易不得、故是法吏
老手、推而論詩、論文、皆若此、乃稱當行。

詩識

于忠肅公謙平生居高位其清苦不以詩名然間有題咏肝膽畢見童年題石灰詩云千鎚萬斧出深山烈火坑中過一番粉骨碎身都不惜只畱清白在人間及為河南方伯入覲題詩云首帕麻菇與線香奉資民利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被閭閻話短長讀其詩可想其人若石灰篇公一生識兆具是矣

詩有實際

鄱陽劉之揚諱應鑄德吳中告終養歸臨發題詩署中曰未時行李去時笑二夜青天一炷香描得海

圍畱幕府不將山水帶還鄉蓋亦道其實者矣

宋賈似道拜相或作詩嘲之曰收拾山河一担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看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久之似道建議丈量或又作詩嘲之後二語云縱使一坵加一畝也應不及舊封疆又有題路程本者後二語云如何丟却中原地只把臨安作起頭又賈相遣人販鹽或作一詩云昨夜春風湧碧波滿船都道相公酸雖然欲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詩固不古可以觀世語云天下有道庶人不議矣哉

廣西全州蔣暉仕至太守曾言呂純陽嘗至某觀與

徘徊相接題詩一首云宴罷歸來海上山月飄承露
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劒寒真是奇
絕不凡語未容輕擬

一尼僧詩云到處尋春不見春芒鞋踏破曉山雲歸
來笑撚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絕似悟後人語

一全真題桃川壁間云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
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煙火細嚼梅花當點心是不火
食人語

胡纘宗號可泉蜀新安人登進士第選庶吉士久之
改蘇州太守好寫字作詩然詩無大佳者當世廟

南巡時賦一律云聞道鑿與曉渡河岳雲縹緲照青
珂千官玉帛蒿呼近萬國衣冠禹貢多鎖鑰北門留
統制璿璣南極護羲和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
淚不磨後為仇家訐奏上命緹騎往逮時纘宗方官
制撫自意不免然世廟終不深罪但惡其空飛電
淚不磨語以為不祥命削籍噫使在宋時將遂為烏
臺詩案矣聖世文網之濶如此余嘗讀公詩號為傑
出若律則公得意之詩不得意之過悲夫

江夏吳偉號小僊以畫名世武宗賜號畫狀元當
其童時鬻于人家為伴讀年七歲終入塾便伸紙作

小畫一幅題其額曰白頭一老子騎驢去飲水岸上
蹄踏蹄水中嘴對嘴塾師見之大奇然則偉亦天授
王西樓者武弁也而以樂府擅名余觀其所擬樂府
未嘗強摸如君馬黃雉子班等篇皆就眼前時事命
題特筆氣爽快發揮可喜如擬婦人騎馬云露玉笋
絲韁軟把襯金蓮寶鏡輕踏裙拖翡翠紗扇掩泥金
畫似比昭君只少面琵琶天寶年間若有他却不把
三郎愛殺擬睡鞋云新紅染鞋三寸整不落地能乾
淨燈前換晚粧被裏鈎春興幾番間把醉人兒蹬踢
醒擬失雞云雞兒失了童子休焦那炊爨的好助他

一把火燒烹調的送他一握胡椒乾乾淨淨的吃了
損得終朝報曉直睡到日頭高然則此等制作未免
俚俗而才料取諸眼前句調得諸口頭朗誦一過殊
足解頤其視匠心學古艱難苦澁者真不啻啖哀家
梨也即此推之詩可例已

閩中有婦人作詩寄遠者云野雞羽毛好不如家雞
能報曉新人貌如花不如舊人能績麻績麻做衫與
君着眼見花開又花落此等語取之目前要自古雅
暢快有三百篇之風然則詩果遠乎哉

桃川宮舊有道士姓曾號種桃頗能詩比其沒也邑

中博士魯文斐以詩吊之曰種桃道士歸何處曾種
谿桃作主來今日有桃君不見桃開依舊待君回博
士平日無詩名乃此章何減人面飛花之句

武廟之初李西涯柄政大都長者耳無救世亂或題
詩譏之曰才名少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
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解禽言者曰鷓鴣聲
道行不動的哥哥子規聲道歸去好湘江者公故鄉
也其詩可謂婉且切云
初月新月詩自古至今不知多少余獨愛一閨秀絕
句尾語云天邊帕見如鈎月鈎起新愁與舊愁下字

最新巧人想不到又似不待思者

國初孫贊題石榴詩云纍垂纍垂又纍垂纍垂壓倒
珊瑚枝秋霜劈破玳瑁皮露出幾顆珍珠兒此等着
筆真足驚世

趙子昂孟頫宋宗人也而仕于元書法丹青皆名後
世然多有題其畫相譏訕者一人題子昂山水圖云
吳興公子玉堂仙畫出王維勝朝川兩岼青山多少
地可無一畝種瓜田又一人題子昂畫蘭云滋蘭九
畹誠多種不及墨池三兩花此日國香零落盡王孫
芳草遍天涯世所為譏孟頫者如此然孟頫生于元

世而仕于元則亦勢之無柰者也

有詠紅梅者尾韻限牛字其人題曰玉骨冰肌絕俗
流着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昏朦眼錯認桃花誤
放牛又有詠漁舟者尾韻限天字其人題云籃裡無
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只恐
明朝是雨天此二絕者韻脚自然亦甚可喜

宮詞

永樂間賢妃權氏侍駕北征薨謚恭獻是時又有順
妃任氏昭儀李氏婕妤呂氏美人崔氏俱朝鮮人賢
妃尤穠粹善吹玉簫按羅仙宮詞云忽聞天外玉簫

聲花底徐行獨自聽三十六宮秋一色不知何處月
偏明王司綵宮詞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
風羸得君王畱步輦玉簫嘹亮月明中

戍詩

平江縣艾穆號熙亭仕至四川廷撫當其為主政時
抗疏論江陵相公重得罪戍寧夏乃作詩云萬死猶
令戍遠方 聖恩原自重綱常西寧風土遷人少北
極星辰引望長楚客江魚終墜腹漢臣馬草願為囊
青山到處堪藏跡誰謂天涯異故鄉夫艾公處顛沛
之時詩句絕無悲怨此亦足覘所養余因記國初學

士朱備萬豫章人甚見寵于高廟久之被遣戍遼
當登舟時上使人覘之朱方用牲醴祝神口占曰船
肚下有水蓬面上有風諸神來擁護指日到遼東使
者回報上遂召還備萬免戍

占度

太祖皇帝戰江南時偶投一寺歇宿住持不知上也
輒相問姓名上乃題詩寺壁曰戰退江南百萬兵腰
間寶劍血猶腥山僧並不知分曉只管叨叨問姓名
及登極後寺僧惶恐用水洗去其詩上遣人索原
詩在否一僧亦題詩獻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恐
惹鬼神愁僧將法水輕輕洗尚有龍光射斗牛上
覽詩頗喜寺僧皆得免究

張蘿峯內閣年五十尚在公車其時武宗盤遊而
浙江撫按兩院會飲鴈山張乃作詩投之曰海內衣
冠集鴈山草茅無路得躋攀山中獨掃豺狼道天上
誰當虎豹關玉輦不知行樂處金卮且莫破愁顏江
湖廊廟原相係莫道漁樵盡日閒兩院見詩目張為
狂生裁坐以事張乃走赴公車登第未久拜相蓋此
公氣魄此詩已露其倪

蜀人鄒智字汝愚家貧讀書龍菴燒葉代燈十九歲

發解鄉人擠擁爭看。鄒乃口占一絕云。龍菴山上舊
書生。偶掇三巴第一名。天下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
大相驚。未幾登進士第。論權相萬安。繫獄獄中作詩
云。人到白頭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魂不識身
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此等語俱秀拔可愛。惜其以
繫獄死耳。不然詩焉可量。其時有進士李文祥者。楚
麻城人。與汝愚同調。萬相國欲羅致之。乃使其孫進
士邀李同飲。出鳴鳩圖索題。文祥題一絕尾語云。春
來風雨尋常事。莫把天恩當己恩。大忤萬相。尋亦謫
死。噫。剛腸烈漢。片語落人間。貴于鳳毛。安用多。

箕鬼

國朝江州有朱原虛者。頗能詩。父有所遺綾綺十餘
篋。匿不分。其二弟。弟貧不自存。適比隣。請箕仙。原虛
往拜索詩。箕題云。何處西風卷夜霜。鴈行中斷各淒
涼。吳綾越錦空盈篋。不見姜家布被香。原虛大悔。遂
盡剖其篋。分二弟弟皆讀書成名。吾鄉亦有請箕仙
者。仙至。自云何仙姑。一頑童戲之于掌心。書一卯字。
問姑曰。此何字。箕遂題云。似卯原非卯。如卯不是卯。
仙家無用處。轉贈與尊堂。頑童又戲。問曰。洞賓先生
安在。箕即題云。開口何須問洞賓。洞賓與我却無情。

是非都入凡人身。萬丈長河洗不清。其敏捷如此。一日又有請箕仙者。仙至。自稱太白仙人。余邑中有李春元者。名相號方山。自負能詩。乃於箕前與仙鬪捷。不能勝。因限一韻。索題于仙。曰。曾登能于時。箕動如飛。不少停思。題曰。為報西樓滅掃魯。謫仙還向醉中登。百篇斗酒聊乘興。借問方山能不能。李乃屈服。又余同年袁六休。亦言其鄉人曾請箕仙。伊舅龔生。暗摘芭蕉一片。置袖裏。上書功名二字。問仙曰。余欲有所叩。仙度余所叩者何物何事。箕題云。袖裏携來一葉青。欲將此物問功名。昨宵枕上聽鳴雨。滅却瀟瀟四五聲。凡此類皆奇中。然言來事多不驗。或云。凡赴箕者。非真仙也。即其地能文之人。早死而未滅者。所謂鬼也。夫鬼能藏往神。乃知來觀其談往事。如灼而判將來。有中不中。豈不信其為鬼也哉。

早慧三則

余邑李令名春熙。號沅南。生八歲。騎竹馬行市中。遇一縣丞經過。問其姓名。具舉以對。丞曰。爾能聯句乎。對曰。能。丞乃出句曰。書生騎馬街心走。沅南對曰。舉子乘龍天上來。丞大異之。後十餘歲。咏上馬嬌圖詩云。未上先愁墜。方行遽欲還。如何生畏馬。死塋馬鬼。

山其幼時詩句、往々如此、至十八歲舉於鄉、已而嗜色、病耳聾、不復登第、跡其生平所著詩、佳者甚多、任終萬縣令、位雖不崇、然足當於楚才矣。

余鄉有李可蕃者、為績溪令、李麓南長子、號瞻麓、少負美才、善談吐、所為詩、未必成家、然自有詩趣、先是邑中有某婦者、私於邑庠士、何池東、何死、又私李半塾、半塾蓋方伯源、塾公子為此婦別築一室居之、不啻金屋阿嬌、瞻麓乃題一絕云、聞君高築土、磚房好把桐、符四面、張只恐池東心未死、夜深風雨向三娘、三娘即李所私婦、其時池東遊、鬼往々出、見人每覩

其儒服、騎馬馳里中、故李詩云、云滇南有傷孝、燕者號淳菴、曾侍其父博士、寓余邑、久與瞻麓善、後揚典四川同試、轉湘潭令、李遺書揚、未答、李復遺以詩云、十年一字香、難期怪殺魚、遲鴈亦遲囊、貯薛無用處、想來欲撮去、思碑觀此二絕、李之才情可想、余邑李沅南、風情特勝、赴公車、別所愛姬、代詩云、寶馬金鞭白玉鞍、藁砧明日上長安、夜深幾點傷心淚、滴入紅爐火亦寒、詩故佳、公不欲自著。

題詠

辰郡唐侍御萬陽題岳陽武穆祠一律云、武穆祠堂

楚水涯短牆疎草映殘花。奸諛何代無秦相。忠孝誰人似岳家。風靜魚龍吹細浪。月明鷗鷺宿平沙。遙憐古墓西湖上。萬樹南枝日欲斜。此詩何必減李端。峒水廟飛沙之句。惜不多見耳。

余邑印鶴田中鄉試。任為成都府別駕。與其子少鶴。皆能詩。鶴田題閔雲長祠云。赤面長髯國士風。解圍盡在笑談中。三分天下憑羸馬。八陣風雲聽卧龍。長劍倚天秋氣冷。空堂閉月夜燈紅。細談炎祚丁未運。翻恨將軍失阿蒙。詞政雄渾與題相稱。其子少鶴曾與李方伯源野飲。時值九日。有妓女金樹兒者。病起唱歌。侑酒。少鶴口占一絕云。九日佳人病起時。當筵歌舞不勝衣。可憐顏色黃如菊。不枉名呼金樹兒。亦自風致可喜。

傲揚

唐狀元諱臯徽州人。少時負才名。自許甚高。已而蹉跎不第。乃復翫。後年近知命。竟狀元及第。不負所志。公亦自撰勸世歌云。人生七十古來少。先除少年後。除老中間光景不多時。更有炎涼與煩惱。朝裏官多做不盡。世上錢多賺不了。官大錢多憂轉多。落得自家頭白蚤。中秋過了。月不。清明過了。花不好。花

前月下且高歌及時忙把金樽倒請君檢點眼前人
一年幾度埋芳草芳草高低新舊墳可憐寒食無人
掃此歌淺而雅明而不俗暢於衆志通於衆耳令人
讀之覺名利心一時灰燼

太祖喜誦唐人李山甫金陵懷古詩且書揭屏間其
詩曰南朝天子愛風流盡守江山不到頭總為戰爭
得却因歌舞破除休克將道德終無敵秦把金
湯不自由試問繁華何處在兩花烟草石城秋嗚呼
聖心儆惕安不忘危蓋特因詩而寄爾

永樂朝有浪遊黃州者以犯夜為太守究其人上詩
云舟泊蘆花淺水涯故人邀我飲金卮因歌赤壁兩
篇賦不覺黃州半夜時城上將軍原有禁江南遊子
本無知黃堂若問真消息舊有聲名在鳳池問其姓
名終不言太守禮而遣之或目為解春雨然解實未
作楚遊乃詩則佳麗可誦

誤猜

吳郡劉廷美性嗜詩仕終僉事五十致政歸成化初
璫臺邢宥守蘇州持畫梅一幅乞題劉題云歲寒相
見在天涯玉色珠光帶露華笑殺玄都狂道士種桃

不解種梅花，邢甚喜已。而邢議丈陂池起稅補田之議，沒者或貼一詩於郡門云：量盡沙邊到水邊，只留滄海與青天。漁舟若過閑洲渚，為報沙鷗莫穩眠。邢聞之，以為廷美詠也。遂怨劉，劉卒不吊。不知此詩乃宋人刺賈似道者，而誤為劉作，豈不冤甚。余因記邑中一賈人不識字，曾製新帽，隣里歛銀張宴賀之。越數日，賈人門上或粘一小帖，書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箇夜啼郎，蓋謗詞為兒啼發也。一人揭帖語賈人曰：隣里賀公公不答席，今此輩書公門矣。帖在此，於是賈人誤以為真書門，遂答席。酒中隣里謝曰：何答席之速也。賈人告以故，一座大笑。噫，世之不察實而誣人者，豈少也哉。

怨憤

揚子江邊祝某妻周氏，有色，年二十餘，生男一。金山寺僧惠明密使一姬，常送花粉甚暱。一日夫出，氏邀姬同眠，潛置僧鞋一雙於榻。夫歸見而怒，責周氏誓去之。周不能解，明日與夫別，泣題曰：去燕有歸期，去婦長別離。妾有堂，夫妾有呱，兒撇了夫與子，出門欲何之。有聲空嗚咽，有淚徒漣沍。百病皆有藥，此病諒難醫。丈夫心番覆，曾不記當時。山盟與海誓，瞬

外紀卷
息倏更移吁嗟一女婦加寸皇天知氏既去歸父家
僧惠明蓄髮托媒娶之生一女異日偶露前情周氏
擊大明鼓伸冤上親鞫之惠明凌遲處死噫周氏此
詩只寫真情而哀痛迫切可與栢舟並讀

數奇

彭有信歲貢至京上微行偶與相值口占虹霓詩云
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繫天腰有信應聲曰玉
皇昨夜鸞輿出萬里長空駕綵橋上異之約詰朝早
朝相會宣入曰有學有行君子也拜北平布政上

一日又微行市間遇國子生某入酒坊上問其鄉里
曰四川重慶人上屬詞曰千里為重々水重山重慶
府生應聲曰一人成大邦大國大明君上因舉簍
几木片命賦詩生吟曰寸木原從斧削成每於低處
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治不平上私喜
探錢償酒家去明日召入謁上笑曰爾欲登臺端乎
命為按察使又有僧來復字見心豫章人上詩與宗
泐齊名上召見之一日侍食訖進詩謝云淇園花雨
曉吹香手挽袈裟近御床闌下彩雲移雉尾座中紅
第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醞醐出上方稠疊

濫承天上賜自慚無德頌陶唐上怒曰詩用殊字謂
我為歹朱又謂我無德姦僧敢大膽如此誅之噫前
二詩未必佳乃取不次之位來復詩工矣乃取不測
之禍 太祖評詩可謂無定價矣

配合

何景明號大復詩與李崆峒齊名然余讀其樂陵令
行一篇亦何嘗規、模古蓋不過就當日時事鋪叙
結構自具古體其詩云山東郡縣一百八無有一城
無戰場到今漂血成野水如山白骨橫秋霜雲臺功
高將不收投筆亦有書生謀黃金大印賜豪貴白面

豈得言封侯唐朝公卿集如雲平原太守名不聞二
十四城見賊走抗賊乃是平原守君不見前者寇到
時縣吏州官各亡命北梁白馬終日行濟上黃旗錯
相映不聞開門戰但聞開門降吁嗟乎平原太守樂
陵令夫此詩以樂陵配平原亦偶然耳然平原幸脫
祿山竟陷希烈許公初成卻賊之功後卒死逆藩二
人忠節遭際蓋略相似矣

尚意

景皇帝在位頗好聲色嘗以銀豆金錢灑地令宮人
宦侍爭拾闕笑編脩楊守誠賦銀豆謠曰尚方承詔

出九重冶銀為豆驅良工顆々勻圓奪天巧矢函進
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階下萬顆
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駕瓦中官跪拾每盈袖金
璫半墮羅衣縐贏得天顏一笑懽拜賜歸來坐清晝
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
得羊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
丹匣也隨金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糴
揉瓢盡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
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噫此詩卓有

古意然未嘗有意模古乃知真詩自古不左槓古
正德末年內官之黨布列藩省往來道路殆無停軌
王西樓作樂府詞譏之曰喇叭噴哪曲兒小腔兒大
眼見他吹翻了這家吹壞了那家蓋言百姓答應夫
役以致困窮存其詞可以觀世

閨秀詩評

有序

余生平喜讀閨秀詩然苦易忘近摘取佳者數首
各為品題以見女子自攄胸臆尚能為不朽之論
况丈夫乎

崔氏

崔氏校書盧象妻有詞翰結縭之後以校書年暮
微嫌盧請賦詩一絕

不怨盧卽年紀大不怨盧卽官職卑自然妾身生較
晚不及盧卽年少時

評云心中不悞事徐以一語自解其妙入神歸
于無怨

陳玉蘭

玉蘭王駕妻駕戍邊蘭寄此詩

夫戍邊關妾在吳西風吹妾妾憂夫一行書寄千行
淚寒到君邊衣到無

評云凄惻之懷盤於胸臆二十八字曲盡其
轉讀轉難為情

魚玄機

玄機咸通中西京咸宜觀女冠工詩

賦得江邊柳

翠色連荒岬煙姿入遠樓影鋪秋水面花落釣人頭
根老藏魚窟枝低繫客舟瀟灑風雨夜鴉夢復添愁
贈隣女

羞日遮羅袖愁春懶起粧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
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自能窺宋玉何必恨王昌

評云二詩蒼老古拙如孔明廟柏柯石根銅

王韞秀

韞秀元載妻有婦德婦節又工詩

諫外

楚舞燕歌動畫梁更闌重換舞衣裳公孫開館招佳
客知道浮雲不久長

評云元載為相頗拒客韞秀以此諫之無論詩
工即其識見亦豈婦人可到

廉氏

寫真寄外

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寒已驚顏索寞漸覺鬢凋殘
淚眼描來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評云質而不俚真率而多思

劉采春

囉唸曲

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載兒夫壻去經歲又經年
借問東園柳枯來得幾年自無枝葉分莫怨太陽偏
莫作商山婦金釵當卜錢朝朝江口望歸認幾人船
評云三詩商彝周鼎古色照人不意閨門能為
此語也

花蓋夫人

夫人姓費氏西蜀孟昶宮人蜀破入宋宮死焉

宮詞

龍池九曲遠相通。揚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好風景。画船來往碧波中。

侍女爭揮玉彈弓。金丸飛入亂花中。一時驚起流鶯散。踏破殘花滿地紅。

太液波清水殿涼。画船驚起宿鴛鴦。眉不及池邊柳。取次飛花入建章。

評云費氏宮詞百首與王建齊名此但摘其一

二然嘗鼎一臠知禁味矣

舊桃

舊桃寇萊公侍姬公于歌舞頗費侈姬諫之

東綾詩

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嬾輕。不知織女寒窓下。幾度拋梭織得成。

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窓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

評云一句一字皆真切與躡襲者迥別

毛友龍妻

友龍應舉下第久不歸妻寄此詩

別燭親封錦字書擬憑歸鴈寄天隅經年未報干秦策不識如今舌在無

評云用事切當

余淑柔

題驛亭

雨溜和風鈴滴滴丁丁做成一枕別離情可是當年陶學士辜負郵亭過鴈帶邊聲音無憑花鬢偷數卜歸程料得到家秋正好菊滿寒城

評云風鈴可喜時有幽致

朱淑真

誰家橫笛弄輕清喚起離人枕上情自是斷腸聽不得非干吹出斷腸聲

評云杜工部句云誰家巧作斷腸聲此詩直翻其案清絕可愛

朱希真

希真小字秋娘嫁為商人徐必用妻能詩

警悟

世事短如春夢人情薄似秋雲不須計較苦勞心萬

事元來有命。幸遇三杯酒美。况逢一梁花新。片時歡笑且相親。明日陰晴未定。

警世

日日深杯酒滿。朝朝小圃花開。自歌自舞自開懷。且喜無拘無碍。青史幾番春夢。經塵多少奇才。不須計較與安排。領取而今是在。

評云讀其詞達于義命非復婦人所能道

賈蓬萊

詠蝶

薄翅凝香粉。新衣染媚黃。風流誰得似。兩宿花房。

評云詞簡而意有餘

黃氏

黃氏王元妻夫婦安貧黃又工詩相得甚懽云

聽琴

素琴開素匣。何事獨顰眉。古調俗不樂。正聲公自知。寒泉出澗澗。老檜倚風悲。縱有未聽者。誰堪繼子期。評云古意古調古詞恐知音者寡矣

嚴蕊

蕊字幼芳。天臺營妓。唐大守仲友命賦紅白桃花。即調如夢令一闋。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

評云都是眼前字。襯貼婉轉有致。

翁客妓

妓歸翁客。因以名之。此其閨門調弄之詞也。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箇先生教的。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開。又那得工夫。呪你。

評云口頭語組織成詞。暢于衆耳。此詞家當行也。

劉氏

劉氏洞庭人。葉正甫妻。夫久客。都下妻寄衣。并侑以詩句。

情同牛女隔天河。又喜秋來得一過。歲歲寄郎身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聲自覺和腸斷。線脚那能抵。淚多長短。只依先去樣。不知肥瘦。近如何。

評云詩體稍俗。然亦真切不浮。

李氏

李嫁夫而貧。諸姊妹多適富家。李自慰云云。

巴家富

誰道巴家窘。巴家十倍鄒。池中羅水馬。庭下列蝸牛。
燕麥紛無數。榆錢散不收。夜來添驟富。新月掛銀鈎。
評云體物真切。出以詼諧。胸次如此。區區濁富。
自非所好。

元氏

元遺山之妹女冠也。張平章欲娶之。微探所向。見
此詩。不敢出言。

補天花版

補天手段暫鋪張。不許纖塵落畫堂。寄語新來雙燕
子。移巢別處覓雕梁。

評云清貞之意。因物觸發。足令觀者起敬。

吳人嫁女詞

種花莫種官路傍。嫁女莫嫁諸侯王。種花官道人爭
取。嫁女侯王不久長。花落花衰人易變。離鑿鏡破終
成怨。不如嫁與田舍郎。白首相看不下堂。

評云識者之詞。難為衆人道也。

薛氏

翡翠雙飛不待呼。鴛鴦並宿幾曾孤。生憎寶帶橋頭
水。半入吳江半太湖。

評云尾語有趣

鄭奎妻

四時詞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東家蝴蝶西家
飛前歲櫻桃今歲結鞦韆蹴罷髻髮粉汗凝香沁
綠紗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新茶
芭蕉葉展青鷺尾萱草花含金鳳嘴一雙乳燕出雕
梁數點新荷浮綠水困人天氣日長時針線慵拈午
漏遲起向石牯陰畔立戲將梅子打鶯兒

鐵馬聲喧風力緊雪窓夢破鴛鴦冷玉鑪燒麝有餘
香羅扇撲螢無定影洞簫一曲是誰家河漢西流月
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金盤夜搗鳳仙花
山茶未放梅先吐風動簾旌雪花舞金盤月冷瘦狡
猊綉幙圍春護鸚鵡倩人呵筆畫雙眉脂粉凝寒上
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鳳釵斜壓瑞香枝

惜花春起早

臘脂曉破湘桃萼露重荼蘼香雪落媚紫濃遮刺綉
窓嬌紅斜映鞦韆索轆轤驚夢急起來梳雲未暇臨
妝臺咲呼侍女秉明燭先照海棠開未開

愛月夜眠遲

香鬟半髻金釵卸，寂寂重門深鎖。夜素鬼初離碧海，
端清光已透。珠簾罅，徘徊不語倚闌干。參橫斗轉，風
露寒小。娃低語喚歸寢，猶傍番薇架後看。

掬水月在手

銀塘水滿蟾光吐，姮娥夜夜馮夷府。蕩漾明珠若可
攬，分明兔穎如堪斲。美人自挹濯春葱，忽訝冰輪在
掌中。女伴臨流笑相語，指尖擎出廣寒宮。

弄花香滿衣

鈴聲響處東風急，紅紫叢邊久凝立。素手扳條怕刺

傷金蓮移步嫌苔濕，幽芳擷罷掩蘭堂。馥郁餘香滿
綉床。蜂蝶紛紛入窓戶，飛來飛去繞衣裳。

評云右八詠體不甚古而醜郁光麗時露風韻
蓋女子中錦心繡口者

虞氏

虞氏海寧人嫁董涓兩月涓卒誓不再醮父母微
動之乃賦菊詩自見守節至五十餘卒

咏菊

移得春苗愛護周，柴桑無主為誰秋。寒芳其抱枝枝
萎，羞墜西風逐水流。

評云貞心勁節溢于言表

楊用脩妻

寄外

鴈飛曾不到，銜陽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詔風煙君斷腸。日歸日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相聞空有刀環約，何日金雞下夜郎。

評云詩風韻勝于用脩，此首其得意者。韻脚重一陽字，調亦失粘。

孟淑卿

春歸

落盡棠梨水拍堤，萋萋芳草望中迷。無情最是枝頭鳥，不管人愁只管啼。

評云清淺而古人不易及。

陳氏

陳氏仁和人，南康守敏政女，都御史李公昂妻。傳學工詩，為世所推。

春草

無人種春草，隨意發芳叢。綠遍郊原外，青回遠近中。朝煙粘落絮，和雨襯殘紅。不解王孫去，萋萋對晚風。評云後二語思巧而情苦，讀之令人惻然。

豫章婦

婦家世金陵嫁豫章商人獨居有挑之者作絕客
詩拒之

失翅青鸞似困鷄偶隨孤鶴到江西春風桃李空嗟
怨秋水芙蓉強護持仙子自居蓬島境漁郎休想武
陵磯金鈴掛在花枝上不許流鶯聲亂啼

評云詩亦近俗但結語新麗可喜

巨史外紀

雪濤小書

諧史
目四

諧史

一百五十三則

謎類附

三十二則

右共一百八十五則

亘史外紀

天都外史水華生輯
鶴上人吳公勵氏校

諧史四

陳君佐維揚人以醫為業能作諧語洪武時出入禁
中上甚狎之常與譚兵中艱難一日上問曰朕似前
代何君對曰似神農上問所以對曰若不似神農如
何嘗得百草上悟大笑蓋軍中曾乏糧士卒每食草
木上與同其苦故云

楚中有顯者其居室也常苦嫡庶不睦即賓客在堂

往、聞聲自內徹外偶一詞客謁顯者值其內因顯者欲借端亂其聽會廳上懸鳩鵲一幅指謂詞客曰君善品題試為老夫咏此圖可乎客因題曰鳩一聲兮鵲一聲鳩呼風雨鵲呼晴老天却也難張主落雨不成晴不成噫可謂捷才也已

嘉靖間閩中吳小江督學楚中所拔入膠庠者多垂髻士士之已冠者計窘乃竊去其頭上巾亦為垂髻應試吳公見其額上網痕遂口占一詩嘲之曰昔日峩冠已偉然今朝卍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偷開學少年一時傳誦無不絕倒其後錢塘金省

吾先生來督楚學所拔應試諸生多弱冠者蓋少年人自才妙非以其年也余邑一生聞其風遂割去鬚髯入試及至發落凡四等生員皆應加朴割鬚者與馬先生見四等人多不欲盡朴乃曰四等中生員齒長者姑恕之其少年不肯努力各朴如教規割鬚生竟得朴其儕嘲之曰爾鬚存當得免朴柰何割為寬哉鬚也割鬚生亦復自咲

趙大洲為宰相氣岸甚高高中玄張太岳亦相繼拜相同在政府高好雌黃人物張冷面少和易太洲一日謂兩公曰人言養相體要緘默似比中玄這張口

外紀
嘴也拜相又言相度要冲和似此太岳這副面皮也
拜相豈不有命此語雖戇直而近於戲然亦有助於
義命之說

四明豐翰林諱坊號南禺有口才里中致仕驛丞某
繪一像具幣請豐作贊語南禺題其額曰才全德備
渾然不見一善成名之迹中正和樂粹然無復偏倚
駁雜之弊丞讀之喜甚時人莫測所謂或叩其旨豐
曰公不諳下文乎則其為人也亦成矣又寧波縣令
遣吏向南禺索藥方豐乃注方云大楓子去了仁無
花果多半邊地骨皮用三粒史君子加一顆歸以觀

縣令令覽之笑曰豐公朝爾吏請其故令示之曰以
上四語謂一夥滑吏耳南禺之巧心類若此然特其
舌好凌人時頗嫉之

司寇王麟泉閩人初為余郡守貳性喜藏垢裹衣皆
經旬不洗換每與僚屬宴遊輒從衫袴上捕虱凡數
枚納口中余因憶宋朝王荆公性亦爾一日侍神宗
殿上有一虱周旋其鬚神宗顧視數四同列亦皆見
比退公問同列曰今者上數顧不佞何也同列告之
故公亟捕虱得之同列曰幸勿殺宜有勅語獎之荆
公問勅語應作何詞一學士曰此虱屢遊相鬚曾經

聖覽論其遭際之奇何可殺也求其處置之法或曰放焉荆公大笑然則蘇老泉謂荆公面垢不洗衣垢不澣以為姦即幸而中然此政非以為姦也

嘉靖間一御史蜀人也有口才中貴某欲譏御史乃縛一鼠虫曰此鼠咬毀余衣服請御史判罪御史判曰此鼠若問答杖徒流太輕問凌遲絞斬太重下他腐刑中貴知其譏已然亦服其判斷之敏

太倉王內閣荆石性端潔不輕接引王司寇鳳洲性坦易多所容納其鄉人曹子念為之語曰內閣是常清常淨天尊司寇是大慈大悲菩薩人服其確

一丹青家以寫真為業然其術不工一日為其親兄寫一像自謂逼真懸之通衢欲以為招鄰人見之爭相問曰此伊誰像未有目為伊兄者或一人題于上嘲之曰不會傳真莫作真寫兄端不似兄形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見者無不發笑

有兩青衿者致餽其師一人用死豬頭一人用銅銀子二師互相語其一曰門生姓陳餽一封銀將來交易食堯舜其猶其一曰門生姓陳餽一封銀將來交易堯舜與人己而復各擬破題一箇其一曰二生于二師為其不成享也其一曰二師於二生言必稱堯舜

也皆可謂善詐者矣

世廟時嚴分宜竊弄國柄適宮中多恠符咒驅之不効有朝士相與聚譚曰宮中神器之地何恠敢爾一人荅曰這恠是大學上有的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安得不知

袁中郎諱宏道與予分宰長吳二邑中郎操敵懸魚其于長安貴人一無所問餽時阿兄諱宗道官翰林編修予嘲中郎曰他人問餽以孔方為家兄君不問餽乃以家兄為孔方耳中郎亦復自笑

內鄉縣李蓁字子田官翰林檢討其弟名廕字襲美時方為增廣生員蓁遺書廕曰爾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爾增得幾多廣得幾多廕亦荅蓁書曰爾今年檢討明年檢討不知爾檢得甚麼討得甚麼一時館中相傳靡不絕倒又長沙李相國西涯生一子有才名然頗好遊平康一日西涯題其座曰今日花陌明日柳街應舉登科秀才秀才乃即見之亦題阿翁座曰今日猛雨明日狂風變理陰陽相公相公西涯見之亦為發笑此父子兄弟相謔也

天順間錦衣閹達甚得上寵其時有桂廷珪者為達門下客乃自鐫圖書云錦衣西席同時有其崇者乃

洗馬江朝宗女婿為松陵驛丞亦自鐫圖書云翰林東床一時傳笑以為確對

王文成公封伯戴冕服入朝有綿塞耳朝士或笑之曰先生耳冷乎荅曰我耳不冷先生眼熱

常熟嚴相公訥面麻新鄭高相公拱屬文多於腹中起草世俗笑蘇州鹽豆河南蹇驢二相相遇高謂嚴曰公豆在面上嚴即應曰公草在肚裏

吳中某尚書方沐浴一客往謁以浴辭客不悅及尚書往謁前客亦辭以浴尚書題其壁曰君謁我我沐浴我謁君君沐浴我浴四月八日君浴六月六日蓋四月

沐浴佛六月六日浴畜

新安詹景鳳號中岳有才名善作狂語中鄉試筮仕由翰林孔目轉吏部司務乃自題其居曰天官翰林之第鄉人見之為注其下曰天官司務翰林孔目詹復添注曰這樣官兒是笑勝哭

有中貴者奉命差出至住劄地方亦謁廟行香講書當講時青衿心厭薄之乃講牽牛而過堂下節中貴問曰牽牛人姓甚名誰青衿荅曰就是那下面的王見之中貴嘆曰好生員博雅乃爾

一上舍性癡頗工諧語選為府經歷一日有客拜其

堂官太守帖寫春生李過庭頓首拜太守謂經歷曰
這位客我記不得他了經歷謾應云這客怕就是那
李趨兒太守大笑

公冶長解禽言一時孔子聞鳩啼曰此何云答曰他
道觚不觚又聞燕語曰此何云答曰他道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又聞驢叫曰此何云曰此不
可知似講鄉譚耳嘲河南人

李文正西涯請同鄉諸貢士飲一貢士謂他處有酒
約先辭文正戲曰孟子兩句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此作何解客謝不知須臾湯至文正曰

待湯爾乃大笑而別

黃郡一貧生自標講學其鄉紳曰此子有志以一牛
贈之貧生牽回其兄即收牛耕地生怒兄曰有無相
通何得見怒生應曰誰叫你不講學也討箇牛又
一廩生亦自標講學遇分膳銀其為首者稍多取生
謂同儕曰彼多取爾好說他同儕曰公何不自說答
曰我是講學人不好說吁二事雖微悉見假道學心
事先正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信夫

國朝新中進士凡選館者除留授翰林編檢外皆補
科道其中行博士推知皆拔其尤者行取充科道京

外紀
師人為之語曰庶吉士要做科道睡着等中行博士
要做科道跑着尋推知要做科道跪着討

余邑太學羅汝鵬善諶初遊京師值早朝時百官已
露立角道諸貲即尚處廡下其儕相語曰百官業已
露立我輩何為藏此汝鵬曰這是子平書上載的官
要露之則清高財要藏之則豐厚聞者皆大笑

余同年進士梁見龍馮景貞沈銘鎮沈何山俱浙江
人梁形長善諶馮中省解二沈係兄弟同榜其形皆
短一日四公相聚銘鎮謂見龍曰梁年兄這樣長若
分做兩段便是兩箇進士梁因荅曰二位年兄這樣

短湏是接起纔算得一箇進士馮景貞乃謂梁曰罔
談彼短靡恃已長梁遂謂馮曰近來秀才只讀熟一
本千字文便中了解元相與大笑

姑蘇有馮生諱時範者夙號名下士年近耳順尚未
得偶其子名嘉謨年少有美才余甚愛之至甲午歲
嘉謨夭死時範始領北畿鄉薦姑蘇士人作語曰馮
時範死得却中了馮嘉謨中得却死了或以告余
不覺且悲且笑

余邑一博士張宗聖工談諶會主簿游姓者濫受狀
詞擅拷打有墨聲張乃著一啞謎嘲曰小衙門大展

開鐵心腸當堂擗全憑一撞一撞拷打纔有些取采
不怕他黑了天有錢的進來與你做箇明白蓋指油
舖也余邑油舖用木為榨鐵為心引木撞榨油乃流
出而其門不設枋闥故以喻游簿云

余邑魯月洲入貲為鴻臚署丞未有扁其門者及李
恒所亦入貲為鴻臚郡守葉公扁其門曰鴻臚第月
洲族弟魯九乃云恒所既扁門曰鴻臚第我家月洲
當扁門曰鴻臚兄聞者皆笑其巧久之李恒所與一
富翁聯姻下聘之日鼓吹盛作座客問曰這是誰家
喜事羅汝鵬荅曰只怕是李鴻臚貪戀着人豪富益

取中郎傳十里紅樓之句聞者為解頤云

蔡中郎傳中人取冷語甚多余所解頤有五六句
王弼州強嚴東樓酒東樓辭以傷風王云爹居相
位怎說出傷風汪仲淹戲蹴鞠者云逢人且說三
分話未可全拋劉季然衣短衣加裙三出人戲之
曰季然張三簷繳荅云三簷繳兒在你頭上戴又
有人戲儒生作訟師者云讀書人思量要做狀皆
冷語可笑

黃郡一孝廉買民田收其旁瘠者遺其中腴者欲令
他日賤售耳乃其民將腴田他售孝廉鳴之官將對

簿其民度不能勝以口銜穢唾孝廉面他孝廉群起欲共攻之時鄉紳汪某解之曰若等但知孝廉面是面不知百姓口也是口諸孝廉皆灰心散去鄉紳此語足令強者反已殊為可傳

余邑徐廣文二溪性狂善詬有敏才少時從唐萬陽侍御遊一日燈下渴睡萬陽呼之醒且出聯句令答句云眼皮墮地難觀孔子之書二溪對云呵欠連天要做周公之夢侍御大笑一日舟行值暑月天氣涼甚舟人嘆曰長江無六月二溪曰然過了五月就是七月舟人大笑及賓興之次日將入督學衙門拜謝

門者勒二溪銀一錢方為報門二溪與之銀俟門者報後却走不欲入門者還其所勒之銀乃入事雖小殊足解頤

楊用修集中載滇南一督學好向諸青衿譚性譚統縷々不休士人厭聽之及譚畢乃問曰諸生以本道所言如何內一衿對曰大宗師是天人今日所談都是天話聞者大笑

余鄉有張二者傭力人也為人解絹赴戶部舊例解絹者皆用雜職及張二皂帽投文戶部斥之曰解官何為不冠亟冠來見否者加撻張二忙去買紗帽咲

曰我本無心富貴柰富貴來逼人爾聞者皆笑
國朝有陳全者金陵人負俊才性好煙花持數千金
皆費於平康市一日浪遊誤入禁地為中貴所執將
畀巡城全跪曰小人是陳全祈公公見饒中貴素聞
全名乃曰聞陳全善取笑可作一字笑能令我笑方
纔放你全曰屁中貴曰此何說全曰放也由公之不
放也由公之中貴笑不自制因放之又見妓洗浴因
全至披紗裙避花陰下全執之妓曰陳先生善為詞
可就此境作一詞全遂口占曰蘭湯浴罷香肌濕恰
被蕭郎巧覷偏嗔月影明偷向花陰立有情的悄東
風把羅裙兒輕揭起其他詞類此者尚多及全病革
將死鴛子皆慰全曰我家受公厚恩待百歲後儘力
塋葬仍為立碑全荅曰好、這碑就交在身上蓋世
名鴛子為龜、載碑者也

昔有官蘇州別駕者過墓道指石人曰仲翁或作詩
譏之曰翁仲如何喚仲翁只因窓下少夫工如何做
得院林翰只好蘇州作判通余邑印公少鶴亦官別
駕其門人張三涯于印前述此語印聞之愕然張乃
起謝曰師勿見嗔門人說的是蘇州通判

本朝邢公諱寬當放榜前一日夢至御前上命力士

持爪撲之頭破血流直至於踵明日所司呈卷擬孫
曰恭第一寬第二 成祖眼眊將曰恭二字讀為一
字乃判曰本朝只許邢寬豈宜孫暴遂以硃筆點寬
姓名硃濃自上透下遂如夢中流血之象先是邢寬
未第時其郡守調之曰邢春元如不酸醋蓋譏寬也
寬及第乃報郡守詩曰邢寬只是舊邢寬朝占龍頭
夕拜官寄與黃堂賢太守如今却是齧牙酸一時竟
傳其語

吳中門子多工唱者然于官長前多不肯唱一日吳
曲羅節推同余輩在分署校閱文卷適夜將半曲羅

命長洲門子唱曲其儕彼此互推皆謂不能曲羅曰
不唱者打十板方打一板皆爭唱曲羅笑曰從來唱
曲要先打板同座皆笑

宋朝大宋小宋聯登制科同仕京都遇上元令節小
宋盛備燈火筵席極其侈靡大宋見而斥之曰弟忘
記前年讀書山寺寂寞光景乎小宋笑曰只為想着
今日故昔年甘就寂寞噫小宋亦人傑也其言尚如
此然則人不能移于遇真難哉

余同年朱進士號恕銘者出宰金谿遠督學按郡將
發考案召郡邑官長入見及門有兩儒生持二卷強

納朱公袖中公卒然納之及填案已畢督學問朱曰可有佳卷見遺者乎幸教之朱無以應遂出袖中二卷皆得補弟子員朱出笑謂人曰看如許事莫道鑽刺都無用

余邑朱廣文號仰山官漢陽司訓至八月寄書候其兄半山附致曆日一冊半山連揭數板直至九月笑曰好！喜得後面還有許多日子

余邑張斗橋為諸生時記名家舊文一篇入試遭文宗塗抹乃訴于學博文蓮山先生先生引戲詞慰之曰昔蘇秦父母誕辰伯子捧觴稱壽嘆曰好佳釀及

季子亦捧觴稱壽罵曰酸酒季子妻乃從伯姆借酒一觴復罵曰酸酒季子妻曰這是伯姆家借來的第此之曰你這不行時的人過手便酸斗橋大笑

汪伯玉以左司馬致政將歸謂其鄉人中書滿緯曰天下有三不朽太上立德今已不能作聖其次立功又非林下事其次立言又懶做文字此歸將就做此曲子陶情而已滿卷曰這也是一不朽注問之卷曰其次致曲注司馬大笑

嘉興一老布衣平時自號清客書門對一聯曰心中無半點事眼前有十二孫其鄰人嘲之續其下曰心

中無半點事。兩年不曾完糧。眼前有十二孫。一半未經出痘。見者皆笑。

北人與南人論橄欖。與棗孰佳。北人曰。棗味甜。南人曰。橄欖味雖辣。却有回甜。北人曰。待你回得甜來。我先甜了一會。

有不識橄欖者。問人曰。此何名。人笑曰。阿歎。歸託其妻曰。我今食歎。味佳甚。妻令覓歎不得。乃呵示其妻曰。猶有歎氣在。

余邑孝廉陳琮。性灑落。曾構別墅一所。地名二里岡。雖云附郭。然邑之北印也。前後塚壘。錯置。不可枚

數。或造君顛蹙。曰。日中無見此輩。定不樂。孝廉笑曰。不然。日中日。見此輩。乃使人不敢不樂。

亘史云。此可入世說。何云諧史乎。

西安一廣文。性介。善譏。罷官家貧。賴門徒舉火。乃自作譏詞。曰。夜半三更睡不着。惱得我。心焦燥。跣蹙的響一聲。儘力子。駭一跳。原來把一股脊梁筋窮斷了。秦藩中貴聞之。轉聞於王。王喜。召見。賜百金。

余同年進士沈伯含。善作雅語。余嘗與伯含論曰。李于鱗死。其子孫遂絕。所構白雪樓。沒入官為祠堂。大抵于鱗稱一代才。輒取忌。造化如此。伯含曰。造化真

外紀
是小兒。余問云何。伯含曰：于鱗幾許才也。惹他忌黃楊樹。兩年而長。逢閏而索。極難成材。余友羅汝鵬于齋頭植此樹。指謂客曰：看此物連抱。便當鋸造糖器。待盡。敢久戀人間耶。聞者皆笑。

大理署中有火房者。年少貌頗秀。入夏而瘡。余友蔣鍾岳問曰：奚而瘡。對曰：小人不宜夏。比入秋。其瘡猶前。鍾岳嘲之曰：爾復不宜秋耶。

理學家文字。往往勦襲語錄。鋪叙成文。乃語人曰：吾文如菽粟布帛。揚升菴笑曰：菽粟則誠。菽粟但恐陳陳相因。紅腐不可食。此足令藏拙者箝口。

宜興縣人時大彬。居恒巾服。游士夫間。性巧。能製磁罐。極其精工。號曰時瓶。有與市者。一金一顆。郡縣亦貴之。重其人。會當歲考。時之子亦與院試。然文尚未成。學院陳公笑曰：時某入試。其父一貫之力也。

語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余邑水府廟有鐘一口。巴陵人泊舟於河。欲盜此鐘。鑄田器。乃協力移置地上。用土實其中。擊碎擔去。居民皆竄然無聞焉。又一賊白晝入人家盜磬一口。持出門。主人偶自外歸。賊問主人曰：老爹買磬否。主人荅曰：我家有磬。不買。賊徑持去。至晚覓磬。乃知賣磬者即偷磬者也。又聞一人

負釜而行置地上立而溺適賊過其旁乃取所置釜頂於頭上亦立而溺負釜者溺畢覓釜不得賊乃斥其人曰爾自不小心譬如我頂釜在頭上正防竊者爾置釜地上欲不為人竊者得乎此三事皆賊人臨時出計所謂智過君子者也

熊敦朴號陸海蜀人辛未進士選館改兵部復左遷別駕往辭江陵相公相公曰公是我衙門內官痛癢相關此後仕途宜著意陸海曰老師恐未見痛江陵曰何以知之陸海曰王叔和醫訣說得有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江陵大笑初陸海入館時館師令其背書

回顧壁上影子口動鬚搖哄然大笑館師曰何笑答曰此見壁間影子如羊喫草狀不覺自笑館師亦笑

金陵平康有馬妓曰馬湘蘭者當少年時甚有聲價一孝廉往造之不肯出遲回十餘年湘蘭色少減而前孝廉成進士仕為南京御史馬妓適株連入院聽審御史見之曰爾如此面孔往日乃負虛名湘蘭曰惟其有往日之虛名所以有今日之實禍御史曰觀此妓能作此語果是名下無虛遂釋之

一士夫子孫繁衍而其儕有苦無子者乃驕語其人曰爾沒力量一個兒子養不出看我這多子孫其人

答曰其子爾力也其孫非爾力也聞者皆笑

羅念菴中狀元後不覺常有喜色其夫人問曰狀元幾年一箇曰三年一箇夫人曰若如此也不靠你一箇何故喜久之念菴自語人曰某十年胸中遺狀元二字不脫此見念菴不欺人處而國家科名即豪傑不能不羶嗜亦可見矣

一中貴見侍講學士講畢出左掖問曰今日講何書學士答曰今日講的夫子完爾而笑曰割鷄焉白用牛乃中貴曰這是孔聖人惡取笑

閩人篤於男色者見一美姬姿態絕倫乃嘆曰可惜是婦人耳又有與眇姬相處者寵戀異常或詰之曰此少一目何足戀其人低回嘆曰公不知趣我看了此姬天下婦人都似多了一隻眼噫此皆所謂偏之為害也推而廣之可悟正心之道

曹公欲贅丁儀以目眇不果後悔曰以儀才令盡盲當妻以女何況祇眇一目此謂愛而忘其醜英惟且然人情之偏不足恠也

余鄉葉月潭鬚髯初白或告之曰尊鬚也有一二莖報信月潭遂于袖中取鑷摘之笑曰報信者一錢此語蓋里中尋人招子也借用之甚當

有頑客者戀酒無休與衆客同席飲酣乃目衆客曰
凡路遠者只管先回衆客去盡止有主人陪飲其人
又云凡路遠者先回主人曰止我在此耳其人曰公
還要回房裏去我則就席上假臥耳
一說客慣打抽豐凡所遇郡縣官能以諛詞動之致
其欣悅一日謁某縣令輒諛云公善政不但百姓感
息聞境內群虎亦皆遠徙言未畢有告狀者泣言昨
夜被虎傷人又損羊畜縣令目說客曰公謂虎皆遠
徙非欺我乎說客答曰這是過山虎他討些吃的也
就要去令大笑

一箇婦人青衫紅裙口裏哭着親、問他哭着甚人
婦人曰他爺是我爺女婿我爺是他爺文人蓋母哭
子也其文法亦巧矣

潘安仁云子親伊姑我父惟舅蓋表弟兄也此文
法之祖

有賣酒者夜半或持錢來沽酒叩門不開曰但從門
縫投進錢來沽者曰酒從何出酒保曰也從門縫遞
出沽者笑酒保曰不取笑我這酒兒薄的

有青衿者其身臨考其妻臨乳不勝交愁乃慰妻曰
爾安用愁我乃應愁耳妻問故答曰爾腹裏有我腹

裏無

一聞帥寒天夜宴熾炭燒燭引滿浮白酒後耳熱嘆曰今年天氣不止當寒而煖兵卒在旁跪稟曰較似小人們立處天氣覺正嘗聞古詩云一為居所移苦樂永相忘信哉

許豎鈔關尹于長吳兩縣分不相臨然以其欽差也兩縣見之必庭叅關尹多不肯受其後一位來治關頗自尊不少假比及任滿猶爾吳令袁中郎咲曰蔡崇簡拄了杖掛了白鬚上戲場人道他老員外今回到戲房取了鬚還做老員外朕余大笑

武陵一市井少年善說謊馮于市中遇一老者老者說之曰人道你善說謊可向我說一箇少年曰纔聞衆人放乾了東湖都去拏團魚小人也要去拏箇不得閑說老者信之徑往東湖水渺然乃知此言謊

少年在樓下會樓上一貴人呼曰人道爾善騙我下來少年曰相公在樓上斷不敢騙若在樓下小人便有計騙將上去貴人果下曰何得騙上少年曰本為騙下來不煩再計

有廣文者姓吳齒落耳缺又不生鬚一青衫作詩嘲之曰先生貴姓吳無耻之耻無然而無有爾則亦無

有乎其詩流入縣官之耳。縣官一日同廣文進見府主。班行望見廣文不覺失笑。府主意不然。乃於後堂白所以失笑之故。因誦前詩。府主亦復大笑。

多聞疑多見殆。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對云飛在天。見在田。確乎其不可拔。潛此龍耳者與。缺唇者相嘲。有輕薄士人好彈射文字。讀王羲之蘭亭記。則曰天朗氣清。春言秋景。讀王勃滕閣記。則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多了與共兩字。冥司聞之。遣鬼卒逮去。欲割其舌。力辯乃免。比放歸行至冥司殿。下口中輒云。如何闍君對聯。這樣不通。日月閻羅殿。

風霜業鏡臺。不信這閻羅殿。有日月風霜耶。

客造主人。見其畜有鷄。殊無饗客意。乃指鷄曰。此禽有六德。君聞之否。主人曰。只聞鷄具四德。不聞六德。客曰。君若捨得我。必喫得。這是二德。豈非六德。

有客過久坐。而主無款。且與客計將柰何。客曰。這乘驢來。可殺共食之。主曰。歸當何乘客。客曰。借地上鷄乘去。

沈青霞重忤嚴分宜。過害其子三人。皆逮繫詔獄。遂斃其二。第三子諱襄者。號小霞。在獄中。工畫梅。諸中貴求為畫梅。時有贈遺。藉以不死。久之。分宜敗。朝議

褒青霞忠遂官小霞除授臨湘令後人追論小霞獄中不死只喫着梅羅汝鵬笑曰好到好只虧他牙齒不酸

余鄉一老者與一少年青衿酒中戲謔少年每嘲其人衰老老者曰你毋見嘲嘍曰黃梅不落青梅落青梅不落用竿戳青衿曰你道着酸子誰敢動手戳他蓋楚人目青衿為酸子也

一郡從事不諳文理妄引律斷獄有僧令其徒磨麵徒乃持麵與楚走匿他所僧執而訟之從事斷曰這僧該問徒罪僧曰罪不至此從事曰你不應背夫逃

走聞者皆笑

宋時有顯者既歸田語所知曰我們從林下看官途知得滋味如此耳但不知死人往地下比生時較好否所知曰一定好顯者曰何以知之其人答曰但聞林下人思量出去不聞地下人思想轉來顯者大

武陵鄭沅石館余邑前一土井烹茶爨飯皆汲之沅石笑曰館此一年腹中泥可作半堵墻矣又桃源人好以有齒磁盆盛茶米用木杵搗之名曰搗茶其杵長五尺半歲而盡沅石笑曰桃源人活六十歲胸中搗茶杵可搗三間小房子

京師縉紳喜飲易酒為其冲淡故也中原士夫量大者喜飲明流為其性醞也余僚文秦湛若中原人極有量嘗問人曰諸公喜飲易酒有何佳處其人答曰易酒有三佳飲時不醉一佳睡時不纏頭二佳明日起來不病醒三佳湛若曰如公言若不醉不纏頭不病醒何不喝兩盞湯兒其人大笑

太倉王元美先生有酒興無酒量自製酒最冲淡號鳳洲酒丁見白官太倉取鳳洲酒二罈餽秦湛若湛若開罈嘗之問使者曰只怕丁爺錯送了莫不是惠山泉

有進士形甚短初登第時同年笑曰年兄門下長班每月可減工食五分進士曰與衆同例何得獨減答曰過門巷時免呼照上亦損許多氣力

有嗜古董者傾家收買因而食貧乃拄杖操瓢行乞于市或問所拄何杖操何瓢欲乞何物答曰我拄的阮宣杖操的許由瓢要乞幾文九府錢取

有悍妻者頗知書其夫謀納妾乃曰于傳有之齊人有一妻一妾妻曰若爾則我更納一夫其夫曰傳有之乎妻答曰河南程氏兩夫夫大笑無以難又一妻悍而狡夫每言及納妾輒曰爾家貧安所得金買妾

耶若有金唯命夫乃從人稱貸得金告其妻曰金在請納妾妻遂持其金納袖中拜曰我今情愿做小罷這金便可買我夫無以難

有鄉紳者性慳吝適遇官長遣吏致餽謂家人曰取去年曆日一冊賞他家人曰去年曆日沒用的鄉紳曰我知道便留在家也沒用

羅汝鵬多髯年及強仕白者過半一日赴吊喪家司喪者偶見之訝曰公年尚未何髯白乃爾汝鵬曰這是吊喪的鬚髯坐客皆笑會余祖崑岳公九十一歲而卒汝鵬來吊乃慰家君曰柰何不請小兒醫救療

遂至此耶家君不覺破涕為笑余舉進士時報捷者索重賞家君貧無以應受困此輩殊覺情慙汝鵬慰之曰且耐煩養壞了兒子說不得聞者皆笑

馮司成髯晚出而早白人問曰公髯幾年變白公捩髯良久吞曰未記與黑髯周旋

庚子歲余差雲貴恤刑有同年造余曰兄乃得此遠差耶余曰但琉球日本不恤刑耳假令亦有恤差我乃為下得海矣安能到雲貴蓋恤差屬刑部為政余時宦大理故云

有為大言者曰我家洗盆東邊洗浴西邊不波聞者

卷曰昨日早見肩竹者從門首過至日晡時竹稍尚在門外大言者曰竹安得爾許長耶其人答曰無許長竹何由籬得這大洗盆

有僧道醫人同涉中流遇風舟楫危甚舟人叩僧道曰兩位老師各祝神祈止風何如僧咒曰念彼觀音力風浪盡消息道士咒曰風伯雨師各安方位急如律令醫亦復咒曰荆芥薄荷金銀花苦棟子舟人曰此何為者答曰我這幾般都是止風藥噫庸醫執療病往若此

吳楚間謂人死皆曰不在了有人乍入京師謁見顯考應門答曰老爺不在其人曰此語殊不吉莫若稱出外了應門答曰我老爺不怕死不怕出外蓋宋時已有此言矣

有書生性懶所恨書多耳讀論語至顏淵死便稱賞曰死得好死得好或問之答曰他若不死時做出上顏回下顏回累我誦讀

有懼內者見怒于妻將拶其指夫云家無拶具妻命從隣家借用夫往借時低聲怒咨妻喚回問曰這口中作何語夫答曰我道這刑具也須自家置一副余邑張三嵯廣文司訓文江一日與同僚飲看演蘇

秦拜相歸來阿兄豔羨忙檢書籍曰我也要去讀書
做秀才三崖屬其僚曰安頓荷包僚問云何三崖答
曰蘇大進了學我輩都有一包束修錢其僚皆笑
三崖方謁選時稱貸路費笑曰樣：借人的如貧漢
種田工本都出富翁比及秋成還却工本只落得掀
盤筭我們借債做官他日還了債只落得一副紗帽
角帶聞者皆信其然

袁中郎在京師九月即服重綿余曰此太熱恐流鼻
紅其弟小修曰不服又恐流鼻白

馮司成公初夏即服絺綌余問公何以禦盛暑公

笑曰盛暑豈宜挂一絲耶

有官人者性貪初上任謁城隍見神座兩旁懸有銀
錠謂左右曰與我收回左右曰此假銀耳官人曰我
知是假的但今日新任要取箇進財吉兆

有官人性貪而示人以廉初任向神發誓曰左手要
錢爛了左手右手要錢爛了右手久之有以百金行
賄者欲受之而疑前誓左右為解曰請以此金納官
人袖中便爛也只爛了袖子官人然其言輒納之
有譏性吝者謂獼猴往訴閻君曰予面目機發猶人
也柰何不比于人閻君曰白拔去爾毛可乎獼猴首肯

及拔一莖輒呼號不自禁閻君笑曰似爾這等一毛不拔如何做得人成

病青衿者有眼無光入見官府輒橫行如蠚狀官人叱之曰我看你眼光明：白：如何作此行其人答曰老爹看我明：白：我看老爹糊：塗：

有癡夫者其妻與人私一日撞遇姦夫于室跳窓逸去止奪其鞋一隻用以枕頭曰平明往質于官妻乘其睡熟即以夫所着鞋易之明日夫起細視其鞋乃已鞋也因謝妻曰我錯怪了你昨日跳出窓的原來就是我

蜀中有吳坤齋者善譎其鄰人構新居落成吳往賀之嘆曰這房屋做得妙蓋含廟字意也主人曰只堪作公家廚房耳坤齋曰何至於此主人曰不是廚房為何公入門便放屁坤齋默然

廣西全州衛幕有三掾者善譎諸武弁相聚誘掾作譎而故駁之每作語輒曰這話淡言其無趣味也掾知故意駁已乃曰今早城門有擔糞者失足傾潑于地諸武弁又曰這也淡王掾曰諸君不曾嘗過那得知淡衆皆大笑

全州有青衿姓唐行二其友人遣僮致書於唐纔及

門輒呼唐二二心怪之發書看畢目堂中石磨曰爾主人借磨可肩去因與回書其僮竭蹶肩磨回主人折書看云尊僕呼我唐二罰他肩磨二次主人且笑且罵你緣何呼他唐二肩磨還他

有說謊者每遷就其詞自謂家有一雌鷄歲生卵千枚問云那得許多其人遁滅至八百六百問者猶不信乃曰這箇數再減不得寧可加一隻雌鷄

世人作譎譏庸醫者甚多姑記其一二云有弟兄友愛甚篤其兄患病飲庸醫藥得死醫弔之弟號哭曰何時再得見我家兄醫曰這箇不難昨日藥查安在

但煎喫便相見又一庸醫偶遇閻君遣使召之治病醫問使者曰醫家多矣何獨及我使曰閻君臨遣時分付看醫家門首窻魂少者即良醫也今見君門窻然故相迎醫者曰不然我昨日纔開店耳又一庸醫治一肥漢而死其家難之曰我饒你不告狀但為我我堇埋醫人貧甚率其妻與二子共搵至中途力不能舉乃吟詩曰自祖相傳歷世醫妻續云丈夫為事連累妻長子續云可柰尸肥搵不動次子續云這遭只選瘦人醫

常郡有千戶王姓者述一謔語調笑青衿曰某人父

子皆補生員。及臨歲考，逡巡不敢赴試。子乃謀諸父，曰：「盍作死乎？死則子應居艱，皆得免考。」父然之。比召，道士寫靈牌，寫云：「明故先考父乃幡然曰若先考，則某何敢死，此舊謔也。」席間一青衿，遂頓撰一謔，答王千戶云：「有總兵者，起家徒步，不諳書，止識得一箇王字。一日點閘，千戶文冊第一名姓王，喚王千戶。第二名姓匡，乃喚曰：『上厰床的。』王千戶第三姓土，乃喚曰：『斫破頭的。』王千戶其敏捷亦復爾耳，真可笑也。」

有作譎譏性慳者，其語不一而足。姑舉其槩：一人性慳，生平不請一客。偶遣家奴借鄰家棹子，鄰人譏其

奴曰：「你家借桌當為請客用，耶其奴答曰：『我家請客，須待明世主聞之。』」罵奴曰：「你許他明世，還要你做東道，我都不管明世第二世也。又一人不畜僮僕，止留一丐在家，并爨摘取蕉葉二片，綴以草繩，蔽乞者下體。或問之曰：『爾家亦畜僕乎？』其人答曰：『此奴自覓飯喫，我只管他穿着蓋，即以蕉葉為穿着也。』又一人江行覆舟，抱桅飄蕩，或操小舟將往拯之，其人以手示操舟者曰：『你是三分來拯我，若要多任我流，其重財輕命如此。』又一人已習慳術，猶謂未足，乃從慳師學其術，往見之，但用紙剪魚盛水一瓶，故名曰酒為學。

性賢禮偶值慳師外出惟妻在家知其來學之意并
所執贄儀乃以一婢用空盞傳出曰請茶實無茶也
又以兩手作一圈曰請餅如是而已學慳者既出慳
師乃歸其妻悉述其事以告慳師作色曰何乃費此
厚款隨用手作半圈樣曰只這半邊餅穀打發他大
都此四語者一步深一步益若近日時文求深之意
也

有官人者以罷軟見勾妻問勾官之故荅曰吏部道
我罷軟妻曰喜得只知你罷軟若知道不謹連我這
奶也勾去

有妻問官人陽勢許久何不見長大謬荅云待陞官
便長後陞官數日妻問何不見長大官人笑曰我大
你也大了故不覺爾

吳中祀神左大士右梓童君山東人專祀碧霞元君
一山東官長笑吳人曰你吳中懼內只看神位奶
却在左邊老爹却在右邊吳人荅曰這箇還不要緊
看你山東神位只見奶幾曾見老爹

吳中好相譏詭不避貴賤一鄉官職卑迎一妓下船
遽問之曰汝何以稱小娘年幾却又老了妓荅曰這
也不論老爹既稱老爹何以官兒又小衆皆鼓掌妓

恬不在意

一琴師于市中鼓琴市人以為琵琶月琴之類也聽者環堵久而聞琴聲冲淡皆不憚以次散去惟一人不去琴師曰爾非知音者乎其人荅曰這閣琴桌子是我家的

有蒙師識字甚少其徒請問屎字如何寫師記憶良久不得乃漫曰纔在口邊却又忘記了

有塾師者素不工文其東道家索師為文致奠親家公師無以應檢舊本有祭親家母文一首因錄與之一時吊客皆曰塾師錯做文字塾師聞之罵曰我文

殊不錯他家錯死了人久之東道家又復索文師無以應乃騎驢自塾逃歸東家追之師計窮驅驢入道旁窰孔驢見孔深不肯入師連撻之且罵曰爾能作文字聽在窰外

世有譽人自賢者或朝之曰一人自美其妻乃不云妻美每對人曰我家小姨天下絕色與山妻立一處不復能辨誰為大小姨也然則張羅峯之請祀歐陽公張江陵為南陽李文達建坊意亦若此

有貴宦者生子而癡年七十或持壽星圖相賀其子曰這老者如許長頭乃猶不中耶遂拈筆為畫網巾

其上貴官見之怒甚鄰翁造馬慰之曰公無怒我今要箇畫網子的人也不得

常德一尚書好藏古畫有子昂袁安臥雪圖分貽其子圖極佳子乃不受曰要此死人圖何用

有婦人者淫於和尚夫頗覺之一日夫以他故撻其妻和尚適過其門進為勸解其夫併撻和尚訴于官官不受理但署其狀曰并州剪子揚州絛蘇州鞋子雲南刀和尚不解問一秀才秀才曰打得好打得好

一儒生每作惡文字謁先輩一先輩評其文曰昔歐陽公作文自言多從三上得來子文絕似歐陽第三

上得者儒生極喜友人見曰某公嘲爾儒生曰比我歐陽何得云嘲荅曰歐陽公三上謂枕上馬上廁上第三上指廁也儒生方悟宋時韓學士熙載每見門生贄卷惡者令侍姬以艾炙之近日馮具區亦云余平日最苦持惡文相謁求佳評者每見之輒攢眉若有所憂

余郡一貢士賓興郡守某公題其匾曰遴雋賓王一士人見之嘆曰郡中自武廟時有一字王再傳有二字王今復有三字王矣蓋譏貢士匾也

司徒沅冲張老師嘗笑謂余曰別人架上書都安置

外紀
肚子裏我們肚裏書都寄閣在架上蓋謙言懶記書也然語政好笑

有健忘者置扇於樹解袴就此出糞仰見樹上扇輒欣然取之曰是何人遺扇於此因而失脚踐糞輒忿然怒曰是誰家病痢的在此拉糞污我鞋

有學博者宰鷄一隻伴以蘿蔔製饌邀青衿二十輩饗之鷄魂赴冥司告曰殺鷄供客此是常事但不合一鷄供二十餘客冥司曰恐無此理鷄曰蘿蔔作證及拘蘿蔔審問答曰鷄你欺心那日供客只見我何曾見你博士家風類如此

有為縣丞者不善語而好作語一日其尹病起對僚佐曰我攬鏡自照覺消瘦了丞曰堂尊深情厚貌不見得瘦尹殊不然一日尹獲盜若干語僚佐曰這盜害人乃今就獲殊可喜丞曰好々惡人自有惡人磨其轉喉觸諱如此

一主人請客々久飲不去乃作謔曰有擔賣磁瓶者路遇虎以瓶投之俱盡止一瓶在手謂虎曰你這惡物起身也只這一瓶不起身也只這一瓶客亦作謔曰昔觀音大士誕辰諸神皆賀呂純陽後至大士曰這人酒色財氣俱全免相見純陽數之曰大士金容

滿月色也淨瓶在旁酒也八寶瓔珞財也嚔吸成雲
氣也何獨說貧道大士怒用瓶擲之純陽笑曰大士
莫急性這一瓶打我不去還須幾瓶耳
一人好歛衆金修神祠社廟就中尅利自肥閻君知
之取赴冥司驗實發入黑暗地獄不一日輒攘臂語
獄衆曰這裏欠光明難久居我們各捐一金開箇天
窓如何

有點道士者騙婦人與淫脫冠為質曰他日當金贖
其婦信之遂與淫越數日道士告其夫曰前寄冠在
令閻處可令見還夫就婦索之婦悔為所賣乃執冠

嘆曰今後今後其夫不察輒曰你只還渠原物管他
金厚金薄

陝右人呼竹為箸一巡撫係陝人坐堂時諭巡捕官
曰與我取一箸竿來巡官誤聽以為猪肝也因而買
之且自村曰既用肝豈得不用心於是以前盛肝以
紙裹心置袖中進見曰蒙諭猪肝已有了巡撫笑曰
你那心在那裡其人探諸袖中曰心也在這裡

有一縣尹陞遷離任父老羅跪求脫靴留記官曰我
無遺愛于邦人不敢當此父老荅曰舊規嗚呼此言
雖戲末世人心大都爾耳雖然舊規所有而更無之

則其政又可知已

一士人好打抽豐其所厚友人巡案某處逆其必來陰屬所司將銀二百兩造扭一副練繩一條用藥煮之如鐵其人至求見輒怒曰我巡案衙門是打抽豐的可取扭練來解回原籍其人怒甚無柰比至境上解官諭曰這扭練俱是銀造我老爹厚故人特為此掩飾耳目士人曰他還薄我若果相厚便打箇二百斤銀枷也得

一人父鼻赤色或問曰尊君赤鼻有之乎答曰不敢水紅色耳其人讚曰近時尚淺色水紅乃更佳

凡民間畜雄鷄者必割其腎則雞肥而冠漸落或廟廩膳生負曰爾好似割雞有米喫身子不怕不肥只怕明日冠小

雕鳥哺雛無從得食搜得一猫置之巢中將喫以飼雛猫乃立噉其雛次第俱盡雕不勝怒猫曰你莫嗔我，是你請將來的

一人問造酒之法於酒家酒家曰一斗米一兩麴加二斗水相參和釀七日便成酒其人善忘歸而用水二斗麴一兩相參和七日而嘗之猶水也乃往嗜酒家謂不傳與真法酒家曰爾第不循我法耳其人曰

我循爾法用二斗水一兩麪酒家曰可有米麼其人
俛首思曰是我忘記下米噫并酒之本而忘之欲求
酒及于不得酒而反怨教之者之非也世之學者忘
本逐末而學不成何以異于是

姑蘇一妓女名張三工談謔年踰四十猶為人所賞
豔每遇酒筵得此妓助譚客皆解頰不醉不已有富
商者與一吏目官連姻吏目將之任富翁請錢召張
妓侑觴張妓先至吏目後至一見張輒笑曰張三老
便老也還是箇小娘張遂應曰吏目小便小也算是
箇老爹人服其敏捷而確

姑蘇洞庭山一僧甚有口才一庠生至其山中問曰
和尚和尚禿驢禿字是如何馬僧答曰禿驢禿字即
是秀才秀字掉轉尾兒聞者服其巧而且確

一士人家貧欲與其友上壽無從得酒但持水一瓶
稱觴時謂友人曰請以歇後語為壽曰君子之交淡
如友應聲曰醉翁之意不在

一宦家池亭廣畜水鳥若仙鶴淘河青鷓白鷺皆備
有來觀者小大具列適外夷一人乍至其地不識鳥
名指仙鶴問守者曰此何鳥守者誑曰這是尖嘴老
官次問淘河誑曰是尖嘴老官令即又問青鷓誑曰

是他令孫問白鷺誰曰是他玄孫問者嘆曰這老官枉費大只是子孫一代不如一代

有惡少值歲畢時無錢過歲妻方問計惡少曰我自
有處遠見篋頭者過其門喚入梳篋且曰為我剃去
眉毛纔剃一邊輒大嚷曰從來篋頭有損人眉宇者
乎欲扭赴官篋者懼怕願以三百錢陪情惡少受而
卒歲妻見眉去一留一曰曷若都剃去好看惡少答
曰你沒算計了這一邊眉毛留過元宵節

山水偶漲將及城之中人懼問卜者何時水落卜者
曰你只問裁縫他有箇法兒要落一尺就落一尺要
落一丈就落一丈

一強盜與化緣僧遇虎于塗盜持弓矢禦虎猶近
前不肯退僧不得已持緣簿擲虎前虎駭而退虎之
子問虎曰不畏盜乃畏僧乎虎曰盜來我與格鬪僧
問我化緣我將甚麼打發他

凡為銀匠者無論打造傾瀉皆挾竊銀之法或譏之
曰有富翁者平日拜佛求嗣偶得一子甚矜重之乃
持八字問子平先生先生為布筭曰奴僕官妻子官
壽命官都好只是賊星坐命富翁曰這箇容易送他
去學銀匠罷

有姦僧者通于尼生一子畏人知投諸罐中僧乃指其子言曰你爹在寺裏娘在庵裏爾今乃在罐裏益嘲道士也

有孝廉者姓張姦李屠兒之妻方執手調笑屠兒適至鎖閉其門用竹杖從門枋下擊孝廉脛孝廉哀求得脫告屠兒于官稱往渠家買鹽被毆縣官已悉前情乃署一聯狀尾曰張孝廉買鹽自牖執其手李屠兒喫醋以杖叩其脛

余邑李源堃方伯面麻而鬚曹前陽僉憲口歪而牙豹曹出對與李曰麻面鬚鬚如羊肚石倒栽蒲草李對曰豹牙歪嘴如螺殼歪斜簌蚌珠

滇南有趙巧對曰曾仕楚中為郡守好出對句一日見坊後用命紙糊燈遂出句云命紙胡燈籠火星照命思之不得直到歲暮老人高捧曆日叩頭獻上遂對前句曰頭巾頂曆日太歲當頭可謂確當

李空同督學江右有一生偶與同名當唱名時公曰爾安得同我名出對試之曰蘭相如司馬相如名相如實不相如生對曰費無忌長孫無忌人無忌名亦無忌李亦稱善

有生員送先生節儀只用三分銀子先生出對嘲之

外紀
曰竹笋出壻一節須高一節生對曰梅花遜雪三分
只是三分

有官人祖出蒙古蒞任出對與庠生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一生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可謂切中

魯有令尹暱一門子偶坐堂上吏與門子相偶語令
恠之吏漫云與門子屬表兄弟叙家常耳令遂出對
云表弟非表兄表子吏輒答云丈人是丈母丈夫令
嘉其善對笑釋之無以罪

亘史云友人鮑無雄宗弟仲翔促梓諧史親為之
校而每請益也以所記一二足之於左

二人為生計各討便宜一人曰請為九醞我出一石
君惟三斗一人忖之知為米與水也頗有難色前一
人復曰請勿過思俟釀成當以水還我以米還君
洪仲章與梅子馬游清涼臺僧以茶供子馬曰賢僧
也仲章曰故當於舊寺中求之子馬曰何言乎仲章
曰王摩詰有言似舅即賢甥聞者絕倒

徽俗儉于食品以木耳荳粉和成糕呼曰假驚謝師
少連名精品酷嗜此味一日揚七具酒餞洪仲章特
設此品且羞驚焉謝師不為下筋揚七咲曰少連可
謂宜假不宜真謝曰若要真必先着假衆以為當家

外紀
之談揚七名文王號小真舊院角妓而豪于酒
祝給諫喜作書即村坊酒肆都懸之有海陽金生偽
作為市祝怒將繩以法董玄宰聞之曰吾為此懼客
曰何懼董曰懼逸少有知將置我於地獄耳祝釋然
廣信人王常有詞名善書得一端研小於掌而自寶
之問洪仲韋曰此貴鄉產也能辨為宋物不仲韋曰
入貴鄉當以宋版百中經配之則價當更倍王曰得
非袖珍乎仲韋曰不然指其掌

謎類附

余邑曹名卿撰一謎曰小小身兒不大千兩黃金無

價好搽滿面胭脂落在花前月下

蓋印也印用硃又花押前年月下用

又一謎我有一張琴絃從肚裏出騎在馬上彈之盡

天下曲

蓋謂墨斗

一謎看時有節摸時無節兩頭冰冷中間火熱

蓋謂曆日

一謎一人有疾一家不安一貼補藥此病得痊拜上

大娘二娘不要炒刮你若炒刮這病又發

謂破鍋

一謎若要寬去兩頭若要長去兩頭

謂屋柱鑿孔

曹名卿撰迷曰斷復續輕更清瀟湘幾度到天明分
明無點差訛處留與人間作話名謂簷水

鄒默齋撰一謎曰賤骨頭巧即君打扮我愛他知輕

識重他到也心多不亂 謂厘等

一謎少年髮白老年髮青有事科頭無事戴巾 謂筆

一謎有脚無手有面無口也喫得飯也喫得酒 桌子

又謎翻着一條曹覆着一膀毛摩着那箇眼放進那

一條道士冠子

一謎云指大的樹碗大的根皇帝都喫過不在土裏

生指乳

一謎我的肚皮壓着你的肚皮我這椿兒放在你的

肚裏 謂磨

一謎上些上些下些下些不是不是正是正是 搔背

一謎大的少似小的小的多似大的大的不說小的

小的專說大的 謂書註

王夢澤撰一謎曰倚闌干東君去也霎時間紅日西

沉燈閃々人兒不見悶厭々少箇知心 指門字

一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猜貝字欠兩點莫加

目字猜 指賀資二字

一謎云四箇口畫皆方加十字在中央莫作田字道

莫作器字商 圖字

一謎云唐虞有堯舜無商周有湯武無古文有今文

無 口字

又一人誤謎曰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且宜在下一字

一謎云我有一字九橫六直顏回問孔子孔子尋三日晶字

一謎云四山縱橫兩日網罟當是他起脚累是他起頭田字

一謎云只為你好喫特上做將來如今做將來你又喫不得牛馬口籠

一謎云遠看似鷄頭近看似鷄尾用時丟下不用檢起指神前笑策

巨史云余既校謎無雄仲翔請續漫以所記授之豈非貂無尾蛇有足乎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於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我中庭上人殿堂擊之拍拍死者攘攘格鬪而死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煙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禪蟲字

北魏孝文帝宴群臣酒酣極歡帝因舉卮酒屬群臣三三橫兩兩縱誰能辨之賜金鍾御史中尉李彪沾

濟老嫗甕注坑屠兒割肉與梓同尚書左丞甄理吳人浮水自云工妓兒擲袖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習字高祖即以金鍾彪人服彪聰明有智甄琛和之亦速

蘇頲幼時作一謎云丑雖有足甲不全身見君無口知伊少人尹字

三三橫兩兩縱為習字與兩畫大兩畫小為秦字
正相對

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二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

山向一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

用字

盡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 日字

寒則重疊熱則四散水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 點字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 拄杖

車無軸倚孤木 桓字

雪濤小說序

潘之恒曰自袁中郎之棄吳令遊新安也
余諗之曰君勞於吳為令若耶中郎曰
吳無勞江令任其勞余無若江令分其苦
曰然則奚為而去吳也曰江令在彼吳可
去也余僕然曰江令何如人某曰之人也為
國盡瘁而不知有身為人盡力而不知有己
為天下敦厚道而無所庸其私勞所任

也苦所茹也其古採長者行而君子人與
吳之行而長洲今在長洲今在而吳今未
嘗行一巡其拙一歲其巧五何以尚江今哉
余業和識之明年因中郎分獲把臂
于長洲其盡瘁盡力敦厚道以為國
人先者靡不目擊之夫以長洲之難為
今而得以長洲宗天下之為令者則江
君獨也然終不免於讒亦奪銓曹而進

評之矣由廷評陟學憲且得蜀而江君
率瘁而後已嗚乎江君之秉心塞淵亦
良苦矣孰能測其隱哉予雖一闡君
之隱表君之微而竟莫能髣髴良
用扼腕庚戌夏友人郝公瑛攜君雪
濤集見示其末篇小說一幀則君之生
平盡瘁盡力敦厚道者備具於此以
余親矣於長洲事可相印證為既

慕江表之為人師其用心之微請從事
于斯說可矣說共五十二條分為二卷
單行之時唐成仲秋朔日

豆史外紀

雪濤小說上卷

蜂丈人

鼠技虎名

特操

任事

催科

其利

妄心

喪我

深文

不善用書

天怒

嫁禍

戒急性

僥倖

謹飭

雷神李方二公詩附

命偶值

善變

慎獄

厚報

才吏

戒吞產

右共一十一則

亘史外紀

雪濤集
小說上

蜂丈人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五湖漁父郝公琰校

西楚江盈科曰 太祖微行至田舍見一村翁問其
生庚翁告之某年月日時皆同上 太祖曰爾有子
乎答曰否有田產乎曰否然則何以自給曰吾恃養
蜂耳曰爾蜂幾何曰十五桶 太祖默念我有京省
渠以蜂桶敵之此年月日相合之符又問爾於蜂歲
割蜜凡幾次翁曰春夏花多蜂易采蜜不難結我逐

月割之秋以後花漸少故菊花蜜不盡割割十之三
留其七聽蜂自啖爲卒歲計我乃即春夏所割蜜易
錢帛米粟量入爲出以糊其口而蜂亦有餘蜜得不
餒明歲又復釀蜜我行年五十而恃蜂以飽蓋若此
他養蜂者不然春夏割之即秋亦盡割之無餘蜜故
蜂多死今年有蜜明年無蜜皆莫我若也 太祖嘆
曰民猶蜂也君人者不務休養竭澤取之民安得不
貧以死民死而國無其民稅安從出是亦不留餘蜜
之類也蜂丈人之言可爲養民者法矣余聞此於父
老欲作蜂丈人傳然其姓名皆逸故書其畧

鼠技虎名

楚人謂虎爲老虫姑蘇人謂鼠爲老虫余官長洲以
事至婁東宿郵館滅燭就寢忽碗碟砉然有聲余問
故閹童答曰老虫余楚人也不勝驚錯曰城中安得
有此獸童曰非他獸鼠也余曰鼠何名老虫童謂吳
俗相傳爾耳嗟嗟鼠冒老虫之名至使余驚錯欲走
良足發笑然今天下冒虛名駭俗耳者不少矣堂皇
之上端冕垂紳印纍纍而綬若若者果能過邪萌折
權貴摧豪強歟牙帳之內高冠大劍左秉鉞右仗毒
者果能禦羣盜北遏虜南遏諸夷如古孫吳起剪之

儔與驟而聆其名赫然喧然無異於老虫也徐而叩所挾止鼠技耳夫至於挾鼠技冒虎名立民上者皆鼠輩天下事不可大憂耶

特操

士君子處世貴有特操舍其操以徇人幸而得則世爭鄙之不幸而不得則不惟世鄙之已亦自悔之矣夫變操以徇人者此不知命者之所爲也嘗觀世廟時議禮入相凡四人張文忠之議稱皇稱考也持一人之舌關舉朝之口博識雄辯人莫能抗此固迎合上心然未可盡謂其媚後來相業亦自軒舉可觀

君臣相得世罕其儷桂萼竊璫緒餘並取相位而才調氣鬼非文忠等也要於得君則相亞矣夏貴溪議郊社禮遂得幸以給諫不次入相信任次於文忠跡其功業蓋魯衛之政乎嚴分宜議獻皇稱宗入廟禮亦遂得幸舉朝之人皆曰嵩貪曰嵩險曰嵩之凶與郭勛等爲四上皆不聽竟拔入相其見敬重不必如文忠而信任匹之後來擅權肆惡爲嘉靖奸臣之最此四君者人品不同事業亦異要之皆以議禮見庸者也然亦四君之命當拜相耳當時見四君皆以議禮相從而效之而卒不得者三人州同豐坊議以

獻皇配 帝上喜而舉行之矣然豐坊卒以同知老也桂萼之子桂與議重建太廟之制意主於尊 獻皇上下其疏與圖大臣以爲謬妄桂反以寺丞黜也江汝璧亦上圖議廟制謂 睿宗當與 成祖對上亦欣然嘉之然事不果行而汝璧以他事罷學士也此皆命不當相縱效前四君之爲干前四君所干之主而卒不能如四君之必得志也嘗試譬之賈豎賤業乃其收值豐縮非計算所能主有命存焉夫市炭者炭至偶與寒會則其價十倍矣鬻冰者冰至偶與暑會則其價亦十倍矣乃有感時之寒而販炭炭至而寒退不見售者感時之暑而販冰冰至而暑退不見售者無他時可遇不可逐也四君之以議禮入相遇時者也效四君議禮而或黜或罷逐時者也夫惟知時之可遇不可逐而士君子當自信其特操矣嗚呼漢儒惟揚雄最恬淡竟以劇秦一篇見嗤於後世一生清苦都付無用可不戒哉

任事

天下有百世之計有一世之計有不終歲之計計有久近而治亂之分數因之國家自洪武至於今二百四十年承平日久然所以保持承平之計則日益促

自宗藩官制兵戎財賦以及屯田鹽法率皆敝壞之極收拾無策整頓無緒當其事者如坐敝船之中時時虞溺莫可如何計日數月冀幸遷轉以遺後來後來者又遺後來人復一人歲復一歲而愈敝愈極雖有豪傑安所措手蓋聞里中有病脚瘡者痛不可忍謂家人曰爾爲我鑿壁爲穴穴成伸脚穴中入隣家尺許家人曰此何意答曰憑他去隣家痛無與我事又有醫者自稱善外科一裨將陣回中流矢深入膜內延使治乃持并州剪剪去矢管跪而請謝裨將曰簇在膜內者須亟治醫曰此內科事不應并責我噫

脚入隣家然猶我之脚也簇在膜內然亦醫者之事也乃隔一壁輒思委脚隔一膜輒欲分科然則痛安能已責安能諉乎今日當事諸公見事之不可爲而但因循苟安以遺來者亦若委痛於隣家推責於內科之意嗚呼忠臣事君豈忍如此古人蓋有身死而屍諫臨終而薦賢者豈其及吾之身一策莫展而但欲遺諸後人也哉雖然爲之之道蓋亦甚難官無論已置身之死生於度外又得明主堅信而力持之然後可以有濟我朝若于忠肅謙劉忠宣大夏可謂能任事能成功者然當謙之身有章太后力主於中

故謙內籌軍政外遏虜鋒俾采轅之北者再南周鼎
之搖者復定向微 太后即百謙何能爲也當大夏
之身有 孝廟信任於上故宮門之飛帖不眩膝前
之石畫日陳革工役則貂鎗斂手練兵馬則戎行生
色向微 孝廟即百大夏何能爲也未幾 景皇彌
留而忠肅已染西曹之血矣 孝廟上賓而忠宣已
荷烟瘴之戈矣夫任事如二公成功如二公得君之
專如二公而皆不免以身爲殉信乎任事之難哉又
何怪乎委痛於隣家分科於膜外者之接踵於天下
也

催科

爲令之難難於催科催科與撫字往往相妨不能相
濟陽城以拙蒙賞蓋猶古昔爲然今非其時矣國家
之需賦也如枵腹待食窮民之輸將也如挖腦出髓
爲有司者前迫於督促後懾於黜罰心計曰與其得
罪於能陟我能黜我之君王不如忍怨於無若我何
之百姓是故號令不完追呼繼之矣追呼不完筭楚
繼之矣筭楚不完而囹圄而桎梏民於是有稱貸耳
稱貸不得有賣新絲羅新穀耳絲盡穀竭有鬻產耳
又其甚有鬻妻鬻子女耳如是而後賦可完賦完而

民之死者十七八矣嗚呼竭澤而漁明年無魚可不痛哉或有尤之者則應曰吾但使國家無逋賦吾職盡矣不能復念爾民也余求其比擬類駝醫然昔有醫人自媒能治背駝曰如弓者如鰈者如曲環者延吾治可朝治而夕如矢一人信焉而使治駝乃索板二片以一置地下臥駝者其上又以一壓焉而脚躡焉駝者隨直亦復隨死其子欲鳴諸官醫人曰我業治駝但管人直那管人死嗚呼世之爲令但管錢糧完不管百姓死何以異於此醫也哉雖然非仗明君躬節損之政下寬恤之詔即欲有司不爲駝醫可得

耶噫居今之世無論前代即求如二祖時比歲蠲免亦杳然有今古之隔矣

亘史續曰人有患腹疾者求醫醫曰我能治飲以劑俄而心痛怪之醫曰心雖痛腹疾瘳矣請今治心又劑而首疾作醫曰疾在首心疾瘳矣俄而命絕舉尤之醫曰吾能除疾爾違顧爾命哉此與駝醫何異可佐鼓掌

呂氏春秋云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爲偏枯之藥則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爲半不可以爲

全者也此亦可佐駝豎之謔

牟利

嗚呼味之至甘者莫過於利人之至苦者莫甚於貧以至甘之味投至厭苦之人往往如石投水有受無拒故四知却餽揚震標譽於關西一錢選受劉寵者稱於東漢揮鋤隱君視同瓦礫披裘老子耻拾道遺史冊所書晨星落落而垂涎染指曲取貪圖者則天下滔滔也嘗聞一青矜生性狡能以譎計誑人其學博持教甚嚴諸生稍或犯規必遣人執之朴無赦一日此生適有犯學博追執甚急坐彝倫堂盛怒待之

已而生至長跪地下不言他事但曰弟子偶得千金方在處置故來見遲耳博士聞生得金多輒霽怒問之曰爾金從何處來曰得諸地中又問爾欲作何處置生答曰弟子故貧無資業今與妻計以五百金市田二百金市宅百金置器具買童妾止剩百金以其半市書將發憤從事焉而以其半致餽先生酬平日教育完矣博士曰有是哉不佞何以當之遂呼使者治具甚豐潔延生坐觴之談笑款洽皆異平日飲半酣博士問生曰爾適匆匆來亦曾收金篋中扃鑰耶生起應曰弟子布置此金甫定爲荆妻轉身觸弟子

醒已失金所在安用篋博士遽然曰爾所言金夢耶
生荅曰固夢耳博士不懌然業與款洽不能復怒徐
曰爾自雅情夢中得金猶不忘先生況實得耶更一
再觴出之嘻此狡生者持夢中之金回博士於盛怒
之際既赦其朴又從而厚款之然則金之名且能溺
人彼實餽者人安得不爲所溺可懼也已嘗觀韓非
以出婦喻黜官曰爲婦而出常也所貴善營私耳居
官而黜亦常也所貴善殖貨耳嗚呼韓子之言世情
也楚有一人爲令以墨罷官歸而美衣媮食歌童舞
姬受享擬王者醉中語人曰我若無主意聽孔夫子
幾何人哉

妄心

見卯求夜莊周以爲早計及觀恒人之情更有早計
於莊周者一市人貧甚朝不謀夕偶一日拾得一雞
卵喜而告其妻曰我家當矣妻問安在持卵示之
曰此是然須十年家當乃就因與妻計曰我持此卵
借隣人伏雞乳之待彼雛成就中取一雌者歸而生

卯一月可得十五雞兩年之內雞又生雞可得雞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牯牯復生牯三年可得二十五牛牯所生者又復生牯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舉責三年間半千金可得也就中以三之二市田宅以三之一市僮僕買小妻我乃與爾優游以終餘年不亦快乎妻聞欲買小妻佛然大怒以手擊雞卵碎之曰毋留禍種夫怒撻其妻仍質於官曰立敗我家者此惡婦也請誅之官司問家何在敗何狀其人歷數自雞卵起至小妻止官司曰如許大家當碎於惡婦一拳真可誅命烹之妻

號曰夫所言皆未然事奈何見烹官司曰你夫言買妾亦未然事奈何見妬婦曰固然第除禍欲蚤耳官笑而釋之噫茲人之計利貪心也其妻之毀卵妬心也總之皆妄心也知其爲妄泊然無嗜顏然無起即見在者且屬諸幻況未來乎嘻世之妄意早計希圖非望者獨一算雞卵之人乎

喪我

人生自有真我狗其非真我者而真我乃喪試觀赤子在襁抱中被之布不愠被之錦不喜枕之以塊睡亦如是枕之以玉睡亦如是中無所起外無所豔此

之謂真我久之知誘物化見飲食則垂涎矣見金寶則動念矣久之而悅少艾矣又久之而嗜富貴矣圖持保矣始猶循理以求之不得則捐廉耻求之又不得則殫精力決性命求之至於決性命以求在外而真我之喪無餘蘊矣嘗聞一隸卒奉官司旨執一姦僧械而繩焉牽與俱走其僧黠甚圖自脫至夜就逆旅中治具甚豐潔取酒跪奉卒曰以我之故勞君此所以酬也卒故嗜酒僧百計勸之至大醉不辨人事頽然而臥僧乃自脫其械取刀髡卒以械械其手攀之繩焉而卒勦睡猶故也僧乘其醉逸去翌旦卒酒

醒視械在其手又繩也摩其頂髡矣而僧不見乃嘆曰和尚在此柰何不見我趨歸其家妻方理櫛對鏡見卒至輒詈曰何物姦僧那得帶械入人閨中卒趨出頓足曰我非我僧為誰噫卒之所徇酒耳至於喪我而不自覺世人之決性命以徇者若財若爵若功名其途甚多其營為至繁雖欲不喪真我安可得哉噫禪家有言生來一物帶不來死去一物帶不去此語甚直捷甚警省知此身之中本無一物真我恍然畢呈矣

深文

法家最忌深文深文之人心忍而其才足以濟之往能令人必行其說遺毒甚慘如見棄灰者曰是不務糞田惰而廢業者也刑之見民挾弓矢曰是將為盜敢於射人者也而誅之顏異以腹誅蒙戮岳飛以莫須有見殺則將何人不可加辟而民奈何能措手足耶偶憶一關吏行夜禁甚嚴犯者必重撻無赦苟無犯者輒謂邏卒賄脫撻邏卒無赦居民畏其撻莫敢犯一日未晡時邏卒巡市中見一跛者執之跛者曰何故執我邏卒曰爾犯夜禁跛者指日曰此纔晡時何云夜又何云犯夜卒曰似爾之行且憩息計算

過城門時非一更不可豈非犯夜跛者語塞與俱赴關吏關吏果逆其必犯夜也而重撻之世之巧吏以巧計造為不必然之事而指其人以必然論戍論死使人無所逃避蓋亦執跛者而逆其犯夜之類也嗚呼快意取功名可矣獨不為方寸計乎若夫倡率之機又係於上非必人主即令為直指為監司者意向操切則屬吏之以束濕見長察淵見異者必且響應而民含冤飲恨者不知凡幾余平生無他能獨耻此不為或曰失上意不利于官噫人之性命為我博美官者耶

或云一鄉民去城三十里薄暮出城邏卒以犯夜
執之民曰未暮何執卒曰計爾抵家時夜且深矣
其恃遠犯禁尤甚於夜行官重賞以卒爲能而罰
治鄉民如所禁

不善用書

古人有言發人神智者惟書而已矣故秦始皇焚書
賈誼斷之曰以愚黔首乃知讀書則智不讀書則愚
譬飲食然用之則飽不用則饑第善人讀書以益其
智則善無不至惡人讀書以益其智則惡無不至吾
鄉乙亥歲郡庠一諸生名王嘉賓一儒童名楊應龍

誘余邑儒童鄒文鑑游狹斜計畧其資三百金懼鑑
與索遂以晡時引鑑赴曠地王與楊共用石擊殺鑑
鑑臨死嚙嘉賓二指幾斷血濺賓衣腰以下如雨痕
鑑死地方聞於官時郡守葉公日葵郡丞王公麟泉
命緝捕竟弗獲適嘉賓赴麟泉署求免一操軍麟泉
未許賓輒從公手中奪筆欲自抹操軍名公惡之視
其二指皆嚙幾斷偶回風飄衣衣衫血痕點點然碧
公問之曰爾指誰嚙耶爾衣上血誰染耶賓荅曰頃
與婦失懽婦嚙吾指又出口中血濺吾衣耳公命鎖
嘉賓別館亟遣人執其妻至則嚇曰爾夫告爾謂爾

嚙其指口血濺其衣爾罪當死妻懼訴曰妾那敢嚙夫指血夫衣夫自與楊應龍鄒文鑑飲東門某娼家戲鬪爲娼嚙且血耳奈何冤妾公乃命繫其妻遣人執某娼娼至訊之具言賓與鑑從其家飲酒去暮而賓獨歸視其指嚙其衣血扣之不言所以公乃白日葵曰殺鄒文鑑者王嘉賓也因會訊之賓輸服不復能辯蓋妻與娼已先發其隱情矣遂與應龍俱論斬人皆稱嘆麟泉公以爲神明越半歲麟泉轉員外與日葵公別曰不佞行矣郡中止一事宜防日葵請曰何事公曰王嘉賓讀書人多智今在囹圄如檻中猿

未嘗一日忘出宜慎之越半歲嘉賓與應龍果重賄獄卒多買利刃藏米桶以入又掘獄墻幾透以紙掩之將舉事謀於他盜盜佯應之陰語其母母亟聞於官日葵公率兵快下獄視則利刃十餘柄油百斤皆在焉視墻墻盡掘乃問賓曰爾欲何爲曰欲反耳公曰爾反如何曰以油紙點火燒獄柱柱燃公必出救火我乃率獄中盜執公殺之借財府庫殺出城奪船往洞庭作小楊公耳今願就死無他覬公乃縛賓與應龍撻之數百立斃以釘貫其頂暴其屍人又益思麟泉公先見然葉公自循良天實佑之不然盜母不

白幾危矣。嘻。若嘉賓者。所謂讀書益智。惡無不至者也。豈不有負於書哉。

天怒

天意之怒。見於候兆。惟心乎。畏天者。自能測之。毋犯其怒。而能自必其命。余蓋驗諸舟人。已辛酉之夏。舟過豐城。日亭午。天色光瑩。萬里一碧。然甚暄熱。偶西北有黑雲起。初如蓋。漸蔓衍。鋪叙如絮。舟子謂余曰。宜泊舟。余曰。晴霽無風。奈何。泊彼前舟。魚貫櫓者。漿者。皆弗泊也。而奚泊。舟子曰。惡風至矣。不泊且覆。遂維舟於岸。首尾皆植樁焉。余乃携一童子登岸。頗舒

纒。少憩。賣漿家俄而震風大作。屋瓦羣飛如蝶。俯視江心。白濤山立。高十餘丈。前舟覆者。凡十餘艘。人從波中出沒。如驚鳧。亂鴨。死者十六。而余舟獨完。浪亦翔入舟口。行李俱濕。乃取酒犒舟人。曰。非汝早見。將江魚腹中。又葬楚人骨矣。然汝何以知天。且風舟子曰。天氣怒。應有怒風。我輩江行久。故能測測其且怒。畏焉而謹避之。庶不及覆。公非江湖人。安測彼前舟者。非必不測。蓋直以爲不足畏。恃焉而及於溺。可怪也已。嗟夫。天下猶大舟也。天下之人。無貴賤。無老弱。無賢愚。皆同舟之人也。而倚一人爲舟師。數年以

來天怒疊見彗出矣地震矣山移矣水血矣鐵星墮矣木象生矣兩宮三殿災矣太廟古樹雷且火矣乃巖廊之上恬不為畏豈其聰明越世仰視甚怒之天而不能測耶測則何容泄泄若是耶詩云其何能淑戴胥及溺今日之勢何可不亟圖也

嫁禍

金陵上清河一帶善崩 太祖患之皆曰猪婆龍窟其下故爾時工部欲開於上然疑猪犯國姓輒駕稱大龜爲害上惡其同元字因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先是漁人用香餌引龜龜凡數百斤一受釣以前兩

爪擄沙深入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一老漁請龜性命於其受釣時用穿底缸從綸貫下覆龜面龜用前爪搔缸不復據沙引之遂出金陵人乃作語曰猪婆龍爲殃賴頭龜頂缸言嫁禍也嘗觀潘去華小說載馬炳然事乃知世之不幸而爲大團龜者多矣去華謂炳然官至僉都舟歸蜀泊團風舉家皆被盜殲則殺長鬣輩之報也古語曰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藥言哉 馬炳然別載

戒急性

凡人性急最害事非獨害事先足自害故性急人不

能憂憂必損性不能怒怒必損肝皆有死道其不然者幸也余觀古今性急人有一二小事可發笑令其人自覺亦必自笑當知所以懲其性矣晉王述性急一日下筯夾雞子雞子不受筯乃投之地見其旋轉不定用木屐蹂之雞子偶匿屐齒空處不受蹂述乃就地手取置口中嚙之盡碎方吐棄我朝天順時都憲陳智亦性急嘗取錯剔指錯墜地就地取之持觸磚數迴盡滅其鋒乃已暑日坐廳事一蠅拂其面即叱左右捕之左右故東西馳騫作拏狀伺其怒定乃罷或告之改智乃書戒性急三字於木尺置案頭然

僮僕有小過輒又持木尺自扶之噫此兩公事言之皆可笑其實雞子也錯也蠅也皆無知之物即我怒彼彼何損焉徒自苦耳是故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庶幾能克己者哉

僥倖

天下事有意外僥倖者夫人見之每起倖心不知其不數數也余所聞二近事皆陋然皆最僥倖金陵有妓曰馬湘蘭者負時名第年五十七矣夙近清貴家故貧已亥春一形家詣蘭所周回視之曰湘蘭爾知所以貧之故乎蘭請問形家指曰此門向某處為退

財當爲爾改之財乃大進應在一年蘭聽之改門踰三月浙有于公子某年二十八慕蘭名往而與居閱三月費千金蘭以此致富形家之言其驗如響又攜李有張龍山者曾寓金陵挾厚貲皆從粉黛場中銷耗殆盡蕭然寄食賣漿家忽一胡僧相龍山面曰爾氣色旬日中當致千金願施我五十金治一衲張曰吾落魄人不士不商不工即一錢無從致安問千金僧曰爾無疑願少須之踰數日其舊所狎妓遣人邀龍山龍山曰邀我何爲我囊罄不能更上汝門矣邀者曰第一往至則妓告之曰近一遠賈資多善博陸

自負無對與數賭皆爲所勝妾意能勝此賈者必君也蓋龍山故善博妓所稔知已而引與賭輒數勝凡三日贏千五百金賈乃謝龍山不敢賭龍山携釜至賣漿家胡僧來謁曰君不信我言今何如山再拜謝出百金畀僧僧曰非舊約也受其半去夫湘蘭而後櫻桃也龍山困於粉黛但未操瓢耳乃皆一日而得千金出於夢想所不及豈非僥倖之最者乎然世安得數有此與其希湘蘭之偶獲不若杜門紡績銖積寸累可取必也與其覬龍山之贏資不若力耕自食春種秋穫可刻期也故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至於

馬所遇形家張所遇胡僧則又奇發奇中天下往往有異人率如此然君子道其常可也

謹飭

嘗聞漢馬援戒子有曰杜季良爲人豪俠父喪致客數郡吾愛之敬之不願汝曹效之因舉畫虎爲喻唐柳玭戒子有曰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一或失檢得罪重於他人嗚呼兩公真格言哉余觀吳中如王元美家世列卿貳蓋鼎族也延陵秦方伯耀雲間喬憲長懋敬俱號名閥當乙未歲吳人以關白未靖不特傳警在位者皆謹備之而元美仲子士驩耀弟秦燈懋

敬子相俱自負貴介又驩能文章燈善談喬善書翰各有時名彼此相往來出入狹斜酒中大叫傍不目人適遇海警盡攘臂起若將曰我且制倭我且侯我且立無前功者其時奸人趙州平竄身諸公子間與納交引以自重每佩劍遊酒樓博場皆諸公子俱一時無不知有趙州平也者乃泛泛投刺富人家曰吾曹欲首事靖島寇貸君家千金爲餉富人懼焉或貸之百金數十金乃去不貸者輒目攝曰爾爲我守金不久我且提兵勦汝家汝金非我有誰有耶蓋意在得金姑爲大言駭若輩諸富人見其交諸公子又

常佩劍出入以爲必且帥其黨魚肉我奪我金也轟
言趙州平王秦喬諸公子將爲叛事聞巡撫朱鑑塘
檄有司分擒之聞於朝曰是將叛又曰是爲妖言然
詢之皆無實其後論趙州平秦燈死士驩戍喬配已
而江南人言其無實以爲冤竟成疑獄以繫士驩家
有廝養名胡忠者善說平話元美酒酣輒命說解客
顧忠每說明皇宋太祖我朝武宗輒自稱朕稱寡
人稱人曰卿等以爲常然直戲耳士驩每携忠酒樓
胡作此等語座客皆大笑而閭閻乍聞者輒亦曰彼
且天子自爲以是并爲驕罪至收之囹圄之此其情

固非真目之叛目之妖言固過然亦由士驩等自恃
高門大閥交遊非類以至於此若能如馬援所云無
效季良如柳玘所稱毋恃門第恂恂自守杜門謝客
圖史自娛寧至受意外之禍如此哉余固記之以戒
士夫子弟輕交遊媒禍如士驩輩者

雷神

天至威也亦至神也而天威之大天神之著者莫如
雷故雖聖如孔子迅雷必變愚如匹夫匹婦聞霹靂
之聲未有不暗檢心事冀幸自免者奈何漢王充氏
著雷虛篇委曲辯析謂雷非有神乃陰陽之氣偶激

而成宋儒遂祖其說謂陰陽奮擊爲雷其殺人也或
偶值之不盡然也噫果如此說幾何不令君子自恕
小人自肆而無復忌憚耶夫雷之顯應載在禪家小
說者不具述即如帝乙無道射天毆地出游江濱被
雷震死成王惑於流言疑周公天爲大風雷電發金
縢書以明忠蓋此雷神勸懲顯跡載在經書灼然可
考者也余鄉數年前有馮氏者姑媳相煦方乳其孩
雷乃從牕格入先殺其媳後殺其姑復從媳手移取
其孩置之別室得不死又余里中往年病旱有黃冠
郭五者能以其術致兩雷方奮擊壇所五指一大樹

令雷擊之蓋雷怒方甚不有所擊則不去於是雷往
樹所三往三返五別指一樹乃擊而去比兩霽於前
所指樹視之則有群童避兩樹下雷不忍驚故不擊
此二事者皆余家居時所親見聞夫擊姑媳而全孩
護羣童而舍樹雷如無神豈偶然者耶乃世俗之流
嫉奸惡肆志天網偶遺輒相謔曰近來霹靂亦避惡
人余曰何也曰某某惡甚不一擊之豈非避惡人乎
又曰近來霹靂欺善怕惡余曰何也答曰只見雷殺
牛不聞雷殺虎此二謔語執以問雷神神亦無以解
豈知天地非小古今非近禪家因果去來之說非欺

人者凡雷所殺尋常之人與無罪之牛皆往業宿愆重不可赦於是殺之亦安能盡執途之人而告之曰其爲某惡某犯某條而我殺之哉余觀郡國繫囚有老於囹圄二三十年而就戮者行刑之日國人但見其殺亦不能悉其所以見殺之故況天神所司在十劫之內千萬年之久奈何責其一而語人以所殺之由也余是以知雷之擊殺果有神靈未可歸諸偶然嗚呼豈惟雷哉若火若水若瘟與雷爲四部皆夫神靈天之所使以彰善殫惡而運其權於不可知之地者也嘻可懼已

皇史云天威可畏莫如雷人每狎而誑之蓋有激而然也弘治間李學憲獻吉作訟雷公近年方司徒定之亦作雷雪行皆極詼諧而寓調燮至意李公詩久逸而方公詩已登選其辭近狎而畏莫甚焉因並錄之以助江君解頤

李獻吉訟雷公云轟雷破隆棟暗壁發煙光猛雨撲不滅烈焰蒸雲黃陳積三萬石頃刻灰飛揚千人匍匐救不得浦上野夫涕泗滂此粟來自東南方危檣隻艣凌洪洋民輸軍漕兩疲極爲國不顧身家亡粒粒民膏血斛斛軍瘡瘡金珠滿地不足貴邦脉與爾

同靈長雷公肆虐亦何意舉頭欲問天蒼茫古穴老
虺白日食行人綬虜萬丈鱗甲蒼巨澤短域含沙伺
影徇且狂雷公舍此弗擊吁嗟天下安所望吁嗟天
下安所望

方定之雷雪行云去年臘月雷後雪今年正月雪中
雷雪中之雷昔未見巫咸不存安問哉我聞雷公天
帝使爪牙爰整稱圻父天網不踈凜玉斧深山魑魅
孰敢侮迺今魑魅晝橫行雷公何在侍玉宸奈何寂
若久無聲漢陽閹使生縛人縛投江中莫敢嗔繡衣
柱史髮上指尚方請劔未報聞江西太守於自縊山

東縣令彌年繫生還雖荷金雞恩翼飛已恣豺狼噬
雷公雷公胡不情釋此乃與雪霰爭震驚遠邇天鼓
鳴紫電閃爍雲冥冥非時出奮矣所懲雪花如掌未
肯平滾滾六出田疇盈江南雖稱三尺瑞百卉已折
那可禁王恭鶴氅奚足數袁安僵臥心獨苦豪家獸
炭墜北戶戶外鷄衣色如土兒童未解長者哀拍手
大笑天家俳電光雪片相縈迴龍戰無乃玄黃災頗
似楚漢時方急漢家縞素兵四集重瞳一叱驚辟易
又如吳江八月濤銀臺湧出中天高子胥怒訴空中
號須臾皦日耀泰清雷收雪霽還清寧纖氛不點松

風輕簷花索笑徑竹青千厓皜皜玉作屏恍疑天上
白玉京十二樓前千萬樹樹樹珠藥凝清芬老夫齒
落心未灰呼兒試撥流霞醅小飲更倚庭前槐仰瞻
北極雲五開扶杖欲舞中徘徊我皇親握大造柄王
居一渙天人應九重穆穆甚明聖法祖顧誕天明命
昭哉 皇祖垂謨訓政府毋容閤寺近掃除是司胡
敢紊請陳嘉靖中興盛中官首罷最聖政登三邁五
俄頃間倒懸一解兆民慶此輩未知要領具萬國日
望 皇斯怒 皇赫斯怒民斯安萬國不擾安如山
玉卮無當實則難慎德此有黃金丹黃金昔傳好築
臺千金市駿輕浮埃樂生受事郭生媒鄒生吹律陽
春回沉復大德天所培九方早致千里才驂騑在御
馬用駘青蠅一屏鳳鳥來五風十雨光三台雷公遵
職令不乖兩雪時霏潤八垓廷臣恭上南山杯陛下
億萬歲歲歲恭已臨蓬萊

命偶值

或問人之貴賤勞佚修短有命乎余曰有命曰貴賤
勞佚修短之命造化一一安排之乎余曰否命者適
然之數於適然之中偶有所值遂為一定之命夫造
化焉能一一安排之乎聽人之自值而已矣請以物

喻昔范縝不信因果齊世子難之范曰人生如樹花當其離樹隨風飄泊或墜錦茵之上殿下是也或墜厠溷之中臣下是也此善言命者也余蓋因鑄銅一事而悟命出適然偶值爲定誠如樹花之說夫有銅於此其色澤同也質分同也音響同也大冶操鑪鼓鑄或需盤盃則鑄盤盃或需印璽則鑄印璽夫盤盃之用賤印璽之用貴大冶豈擇於銅而貴之賤之哉聽其時之所需而已矣至於印既成矣乃其勞逸壽夭之分又復迥別蓋余昔令長洲則握長洲之印今官大理則握大理之印然而長洲之印當余臥起之際

際與就枕之前用於文移用於簿牘用於信票日累千萬用而不能已操印之吏腕臂欲脫今大理之印三日而一啓鑰用不十顆而復封緘其餘時刻滕之匣中與守龜等然則爲長洲印者何其勞爲大理印者何其逸夫銅一也豈大冶有擇而勞逸之哉從其質之已成而已矣勞逸之相去既遠則修短之相差亦甚蓋余問長洲之印一年二年而新三四五年而利七年至十年而文字磨滅如開元通寶故未有踰十年而不更勞鑄印局者若夫大理之印自有大理以來未嘗易而文字曲折煥焉若新自此以往雖千

百年可無更鑄也然則為長洲印者何其短為大理印者何其長此豈大治有心於修短之哉因其用之有節有不節而已矣故余感於印而知人命之出於偶然亦猶是也賈生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炭造化為工人生其間無貴無賤無勞無逸無修無短皆聽造化之鑄非造化有所揀擇而貴之賤之勞之逸之修之短之出於適然而已矣夫既出於適然則非但我不能私于造化即造化亦不能私厚我私薄我惟聽其所值而盡吾心行吾事畢吾分一切貴也賤也勞也逸也修也短也委之適然而覲覲之念

自適可以忘遇可以平物我之怨無往而不可矣或曰子信范氏樹花之言則佛氏因果之說非乎余曰因果之說寧獨佛氏言之即孔氏之徒亦習言之矣曰善降祥惠迪吉是也此自理之必然然理之變遷亦有時而不可必譬如春而樹禾饑而食飯此因也樹禾者必得穀食飯者必饜飽即果也此理之必然者也若夫士子苦心力學然而未必見舉仕者刻意砥功然而未必陞擢如此者世常有之豈非理之變遷而不可必者哉故善學佛者但當信果之必有而致力於因不可恃因之已種而

希果之必得夫執因希果是有意也是障也佛學所
不取吾聖人之道亦若是噫先難後獲盡之矣

善變

夫理有常有變然有變而常者有變而變者其在於
物雀變為蛤鷹變為鳩此應氣而變變之常也若王
初平之石變為羊宋康王之泥馬變為真馬則出於
應氣之外是物變之變矣至於人童變而丁丁變而
叟此應時而變變之常也若公牛哀之病而變虎崇
伯鯨之殛而變能則出於應時之外是人變之變矣
余嘗細推人變又有不止此者較之物變有速有遲

夫速者耳目易及人見而駭焉遲者歲遷世移變而
不覺苟非逆觀其萌預杜其漸未有不從善入惡從
成入壞者每見貧窮之家朝暝夕眠男畝婦桑積漸
不已變為溫飽之家溫飽之家枕詩籍書旦呻夕吟
積漸不已變為文墨之家文墨之家鄉舉里選賓王
貢國積漸不已變為簪纓之家簪纓之家登崇陟峻
累俸剝餼積漸不已變為富貴之家富貴之家縱耳
娛日朝唱夜彈積漸不已變為歌舞之家歌舞之家
塵金土珠浪費不貲積漸不已變為鬻貸之家基產
罄盡衣食不給積漸不已變為貧窮之家貧窮而奮

則又變爲溫飽，爲文墨，爲簪纓，爲富貴，富貴而驕，則又變爲歌舞，爲鬻貸，爲貧窮。若此者，所謂歲遷時移，溺其中者，往往不覺求其逆覩預防，百無一二。嗟夫！簪纓富貴，非可妄冀。若溫飽文墨，爲人子孫者，可免而持，奈何不察其漸，俵俵然以歌舞易鬻貸，與貧窮而猶不知自奮與語，不云乎？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變也。何日之與有？嘻！思其變也，思其漸也，乃在乎人。非蜚，非鷹，謂造化制我，非愚則棄。

慎獄

嘗謂一命之士，苟司民社者，皆能生殺其民，不必士

師。夫生殺所憑，必準於律。然輕重由律，疑信由情。苟涉可疑，寧生毋殺。語曰：死不復生，刑不復續。痛哉！言乎予讀小史，見宋太宗微行都市，遇一丐者，攔賈豎門索予，無厭自詈，自跳勸慰不止。羣丐旁睨，市兒聚觀，以百數。忽一人提刀手刃丐者，疾馳而去。即太宗也。而人不知。明日，府尹上其事。太宗曰：必得其人，乃已。府尹推求不得，具奏。太宗切責之。尹遂誣坐賈豎，豎不能白，奏成上之。太宗曰：實乎？尹曰：實。太宗勃然怒曰：殺丐者我也，奈何誣賈豎？遂罷尹官。自是斷獄者畏憚，不敢妄傳。世宗朝，翁大立爲南司寇，盜殺

某指揮而逸，乃誣坐其家二妾，處以凌遲。後盜覺，乃知殺指揮者盜也。國初某校尉素通戍卒之妻，一日尉與妻臥，卒偶歸，尉避之門內，妻曰：爾何為歸？答曰：我憐爾寒，為爾整被。言訖復去。尉忿然，謂卒妻曰：爾夫憐爾，爾反憐我，不義孰甚！遂殺之，釋刀而去。比明有賣菜老傭入其室，見屍血淋漓，驚跳而出。隣人執之，傭不能辯，遂誣服罪。後至臨決，尉乃出首前故而自祈死。太祖並釋之，嗟夫！指揮妾賣菜傭俱有可死之迹，若論其情則妾也何仇於夫傭也何仇於卒妻而遽殺之。此皆情之可矜可疑者也。可矜不矜可

疑不疑，輕置大辟二妾竟死傭也。幾死嗚呼冤魂必報，鬼神難欺。自作自受，豈無償還之日耶？于公高門延年殊死，以果證因，不爽毫髮，嗚呼可不懼哉。

厚報

宋人有獻雙玉於王者，王視之，徑寸同方，廣同色澤，膚理皆同，然而一者千金，一者半價。玉使玉工相焉，千金者厚倍，夫厚之貴於天下久矣。墻不厚則亟圮，酒不厚則亟酸，繒不厚則亟裂，惟人亦然。必其能為厚而後載福有基。昌後有道，余鄉艾中丞熙亭其父曾為閩中獄吏，時海禁方嚴，有窰戶二十餘人同舟

濟邏卒目爲泛海者執之官皆論死艾翁察其非辜
白於郡守時獄久成直指已批允矣守乃目翁曰爾
知若曹冤盡白諸直指乎蓋戲翁也翁爲人朴實聞
守言以爲實然已直指按郡遂爲具牘白之直指審
錄視翁所具牘以爲得情曰艾吏之言是也遂爲出
二十人大辟從末減會翁以忤守意罷官歸前二十
人者皆詣平江縣羅拜公曰非公生我我輩爲鬼久
矣且曰我等無能報公請爲公造磚百塊鐫名其上
以砌地明公之能活人也磚成艾翁以甃天井名姓
至今在焉後翁子熙亭諱穆以孝廉起家官主政抗

論江陵宰相遭重譴江陵敗起家太常官大中丞以
忠鯁著聞人皆謂阿翁活二十人其陰德固宜食報
如此余年伯餘姚陳三省者官蘇州郡丞清介寡儔
居官好辯雪冤獄死者生之重者輕之余每見公公
輒愀然言曰凡人命事最宜慎毋輕入一入便不易
出言之貌若有深戚者余爲感動每鞠審人命未常
不思其言躊躇再四不敢輕入人於死公二子治本
治則同舉壬辰進士噫天何嘗不報厚德之人而人
顧甘處其薄也哉

才史

凡爲吏非有才不能見奇立功名然有才而無器以持之銜長矜世則其才適足以賈忌故才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滇中僕維賢色目人登萬曆丁丑進士官楚中節推極有吏才發奸摘伏頗擅神稱然性嚴酷好以行能加人卒以取敗余聞其聽斷一事有足法者一婦人乘騾歸省其母比回日暮將渡小溪偶一點漢跨驢至詒婦曰爾所乘騾性未必馴若中流跳踣爾且溺沒我驢馴甚請付爾我乃乘騾萬一跳踣我能制之及岸而騾者仍騾驢者仍驢庶可無患婦人信之遂更乘焉未及岸而點漢策騾逸去

如所跨驢如跛驚追之莫及歸以其事告夫夫不謂點漢之狡而疑婦有他輒鞭之明日訴於僕君求出妻僕一無所問但曰啓釁者驢也盍牽來我治之其人以驢至輒命左右繫於廊柱禁其水草凡三日而縱之命一健卒跡其所至驢往點漢家卒因執之僕審其人遂輸服騾果在其所竟杖殺之又一人被兄匿其祖父遺貲數千金訴於僕僕命開具祖父以來家貲既至收而藏之置不問一日密授其數於獄中盜陰令投牒曰某器某器係我盜得今寄某人兄所僕收其牒命卒執某兄赴縣與盜質指牒曰某器某

器今皆在爾所皆盜寄也爾罪與盜等應死其兄遽
曰器誠有之然某器吾祖遺也某器吾父遺也僕曰
器出爾祖爾父有何憑據其兄曰兩世分書見在何
謂無憑僕命取分書驗之乃曰我固知爾祖爾父有
此遺爾爾何獨不分給爾弟而獨擁之乎遂剖為兩
股兄弟各得其一而以重法繩其兄噫此二事者可
謂發奸摘伏曲盡斷訟之妙即漢趙張何加焉苟能
濟以愷悌處以謙冲雖為名臣奚難而不免以酷以
抗据敗可惜也哉

戒吞產

凡人田產受諸祖父恩傳子孫必不忍輕於鬻賣設
或至於鬻賣則必其勢有所迫而不得不然乘其不
得不然之勢乃欲巧取而賤獵之世之富翁往往視
為得計豪有力者更甚焉此蓋不思天理不為子孫
計長久者楚中一孝廉善營殖數用勢籠其鄉人一
日鬻鄉人田受契良久不與償即與之輒以敗繒惡
器牛馬齒長者抵值而昂其價鄉人不平出評語詈
之孝廉乃訴於官以為辱已及署門將入對簿鄉人
度官司必且笞已恚恨甚乃伏地以口含糞唾孝廉
面耳目鼻口皆糞也俄而他孝廉聞之曹起恨鄉人

欲併力攻之一縉紳偶至微言解之曰諸公於此無甚怒鄉人當更自反孝廉皆曰何也縉紳曰爾但知士夫的面是面不念小民的口也是口夫彼口含糞穢豈不自念其口然而至此者誰迫之也諸孝廉服其言皆解散去不復相助鄉人聞縉紳語亦自悔輸罪事遂旋解噫以勢驅人服我不若以理令人服我古人若蘇子瞻買陽羨宅聞宅中老嫗哭之哀遂棄價不取宅今人即不能爾然平值而速畀之以濟人於困自是交易中陰德事若夫因畧至徑尺與人爭競或倚勢占人徑尺地尤不宜聞 世廟時江右一

顯者宦於朝其子數寄書曰隣人每歲占墻址不肯休顯者得書題其尾曰紙紙家書只說墻讓渠徑尺有何妨秦王枉作千年計只見城墻不見王遂緘封却寄子誦其詩謂父駑下不能助已洩忿遂棄其書於地隣人偶拾得之感服顯者盛德自毀其墻恣顯者之子所取已而兩相讓各得其平相安如舊乃知以勢驅人真不若以理感人者之爲速效無後患也況千年田地八百主人用盡機謀誰能長守哉

金瓶梅外紀卷

巨史外紀
小雪
說

上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豆史外紀

雪濤小說目下卷

駁祿命

偽古書

重枯骨

知足

知無涯

龍喻士

慎誣

埋燭

忍耐

財祟

盡慧附

巧御

士修

假手附

入種

戒侮

心高

藥言

戒慳

前定

遠術士

處盜

婦制盜

自做人

安命

蔣道學

善謔

聽訟

陰陽

人可教

燒煉

蛛蠶

右共三十二則

巨史外紀雪濤小說

下卷

天都逸史冰華生輯
如韋居士潘膺社校

駁祿命

西楚江盈科曰末世祿命風鑑二家各持其說行於天下大端驗者什一不驗者什九要之其人非能精詣其術皆竊糟粕自糊其口者也第就二家較論則祿命者因氣測理其驗難風鑑者因形測氣其驗易考諸載籍風鑑之說在在有徵而祿命無聞焉易稱顯若詩咏委蛇論語著閭閻侃侃雖不言相然已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寓之矣。至於傳記蜂目豺聲、卜羊舌之必敗、豕視狼顧、斷商臣之不仁、其言信如著龜，不一而足。若夫高祖龍準隆顏，呂公因之歸女，班超虎頭燕領，識者度其必侯許負之相，亞夫唐舉之相，蔡澤黥徒之相，衛青與夫鄧通之當餓死，裴度之當入相，在史冊中驗者居多。至我朝袁珙之決文皇必帝，決姚少師必相，如執左券，無不立合。而祿命家曾有一之，或驗者乎？國初胡日星決太祖必帝，特借祿命爲詞。星異人也不假祿命而能決。太祖必帝者也。嗣後萬祺以祿命仕至尚書，祺生平不聞一驗。景皇召筭祿

命不驗而出，其後言皇帝在南宮，英廟遂復辟。此論理非論命也。祺之仕至尚書，祺自命好，非由祿命驗也。呂才駁祿命引長平坑卒南陽貴人爲言，猶曰氣數偶合，命不能制，不足以見祿命之果無驗。乃余就目前二事觀之，而知祿命之果不足信。比如雲貴之官有死者矣，而吏部猶然推陞，先死後陞，彼之官星安在耶？生員場畢，或偶然病故，乃其卷佳者，猶然中式，先死後中，彼之薦元魁，名星安在耶？祿命之斷不足信，此其淺而易見者矣。若論其至，則相亦何憑，同一貌也。仲尼陽虎一聖一狂，同一目也。虞舜楚王

一仁一暴然則相又何可盡信但較之祿命驗處多耳

偽古書

姑蘇諸技藝皆精緻甲天下又善爲偽古器如畫絹之新寫者而能使之即舊銅鼎之乍鑄者而能使之即陳繫以秦漢之款標以唐宋之記觀者爲其所眩輒出數百金售之欣然自謂獲古物而不知其贋故吳中有宋板大明律之謬蓋以譏夫假古器耳嘗閱載籍之林其以贋爲真以今爲古者亦復不少矣夫結繩以後秦火以前惟六經爲最古亦最真其他若

素問之託於黃帝也素書之託於黃石也陰符之託於太公也皆贋也至於汲冢書也墳也典也丘也索也穆王傳也大抵有其名無其書好事者遂撰偽書以竊附其名而傳之而不知篇中所載制度文章聲稱論議皆屬後世事而故文之以艱深之詞此猶繫新畫以秦漢之款標時鼎以唐宋之記愚者惑焉識者昭然辨之矣彼記誦剽竊之徒尚復以此自多而曰我能讀汲冢書我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我能習穆王傳而不知其偽也此與宋板大明律何以異哉

重枯骨

儒家謂人之生也形神二者而已生則神守其形死則神散不復知其有形佛氏之說謂形爲四大偶聚幻成神之視形至輕而無所顧戀猶行人之視遽蘆幕假朝棄無有一毫顧戀之心此二說各有至意未可相非然余以塚墓一事推之則死者之神蓋有久而不滅還復戀其形骸欲其全不欲其毀者矣昔齊景公夢五丈夫介冑跪已若有訴者以問晏子晏子曰昔先王曾誅五人而非其罪埋首梧丘當由斯人見夢與景公使人掘之果得五人首具禮葬焉其夜五人復見夢致謝宋之時有宦遊者其女死寄棺佛

寺通一典試者假宿寺中語所厚友曰爾於經義冒頭用三古字爲識我當拔爾未幾又一經生亦復假宿靜夜危坐見一女子如然而至生頗懷疑女曰妾某人之息官貧不能以子骨歸妾當爲君收第以靳君歸骨遂以三古之說進經生如其言遂爲前典試者所收以爲其友也已而放榜則生也訝之生語以女子事且曰今已命僕從爲此女治櫬矣余鄉有楊竹里者治別業於西郊掘得死骨皆投道路不踰年一丐者披髮詣城隍訴楊氏棄骨事訴畢狂語於市隨詣楊氏家曰爾棄我等骨我訴於神神將罰汝其

後三四年竹里子孫死者四五輩僅留一孤如綫可
者之言蓋鬼託也夫古今報驗如此類者甚多不具
述即述此三事亦見鬼而有知未有不戀其遺形者
蓋佛家所謂愛業也嗚呼世之愚夫不足怪已亦有
聰明之士一旦據位乘勢或以風水之故剖人之塚
自安其親其有慈心者或用錢帛賄買其子遷彼之
墳治我之穴此皆造業之事取禍之道當遽然悟而
止矣嗟夫掩骼埋骼王政所貴文王澤及枯骨江漢
諸侯歸者二十國哲人鑑於往事察利害之故母曰
死者無知可欺也嗟乎已能常不死乎母曰死者無

子孫無與我爭也嗟乎已且能保其常有子孫乎論
至此則雖死骨不能爲祟亦不當割之如蓬蒿矣

知足

富貴壽考其途無窮而天所斟酌於人其分有限第
人情豔於其所未至則有愈得而愈無厭心者嘗聞
閩中林太守春澤壽一百四歲當九十九年里人拜
節祝曰願公百齡公怫然怒且笑曰不曾要君家養
我奈何限我壽耶姑蘇韓學士敬堂未第時人有夢
其官侍郎者公喜甚已而登第入館其人時來說前
夢率皆喜及轉禮侍予告而說前夢者又至公乃愴

然有憂色矣夫百歲上壽也侍郎尊秩也而已至其地者遂謂止於此爲不足蓋聞里閭惡少有評風月之趣者曰妻不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偷着不如偷偷不着夫偷不着亦有何趣彼希冀者意其中有無限之妙而遂以爲不如乃知人情薄已然豔未然大率類此故知止知足之言真是定心丸子不可一日不服

知無涯

楚人有生而不識薑者曰此從樹上結成或曰從土裏生成其人固執已見曰請與子以十人爲質以所

乘驢爲賭已而遍問十人皆曰土裏出也其人啞然失色曰驢則付汝薑還樹生北人生而有不識菱者仕於南方席上啖菱併殼入口或曰啖菱須去殼其人自護所短曰我非不知併殼者欲以清熱也問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後山何地不有夫薑產於土而曰樹結菱生於水而曰土產皆坐不知故也余聞四明有蚌田嶺南有乳田夫蚌也乳也皆有血氣人皆意其胎卵生也而四明人之種蚌也用蚌水灑田中一點一蚌期至而收之如收五穀量畝多寡嶺南人之種乳也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

如蚕蛹及期而收之擣碎遂成乳假令不經聞見則必執蚌與乳之必不出於田與執薑之從樹結菱之自土產者一也乃知物理無窮造化無盡槩一例以規物真甕雞耳

北人有不知蚌者請之食不擘而嚙謝客曰蚌則甘矣而難爲齒也村人有不識龍眼者與之食食其殼而土澀遂吐之甚以去衣而嗽內則去肉而嚼核益不堪語甚者曰徒加漆爾味安在哉此足附博一噓可爲不虛心審問者戒也

龍喻士

吾邑去縣治西北八十里地名蘇溪有洞曰靈巖其洞前有石窟廣五丈長倍之石峭拔多奇怪色復晶瑩中一石突起高五尺許現世尊像如刻畫佛之右有石龜石鐘各一佛左右石孔中有虬龍二偃蹇盤結即人爲之工不能勝其他如筭如蓮如乳如浪紋如羊牝者不可悉狀洞從窟入然門隘甚說者謂蛟龍宮焉人睥睨莫敢入嘉靖間邑大旱有巫人善迎龍術乃與其徒三四輩齋戒三日手執鐵鑽各持炬爇火縫而下魚貫以往中多蝙蝠其大如雞爭來撲炬炬滅復燃者數四行半里許豁然見天光其下有小

溪橫截水深碧窅不可測溪傍一斷木長五尺許苔
蘚斑駁似腐非腐巫人持鐵鑕錐其上木遂耑然躍
入溪中水從溪中漸沸如湯湧起巫人懼與其儕奔
趨而出甫至洞門雲霧杳冥雷電震迅大雨如注不
移時水深一丈洞之後有寺水突入寺中其大士泥
像自腰以下皆沒至今有痕大約環洞四五里雨最
大漸遠漸小蓋溪傍之木即龍之隱而臥者巫人不
知而誤錐之龍怒入宮中遂激成此雨吁此地舊名
靈巖不虛哉顧龍不怒則不激雨遂無由致然則賢
人君子抱奇蘊卓夫非龍乎歷覽往牒以激怒而成
功業者多矣是故蘇季之相燕以妻激張儀之相秦
以友激范雎以折齒激淮陰以胯下激馮遷有言不
激惡能奮然亦必真士乃能激夫溪傍之木似木也
而實龍激之故足以致雨假使其真木也錐亦不知
奚爲激哉

慎誣

易有之精氣爲鬼游鬼爲變則人死爲鬼固聖賢所
不諱言若夫冤氣鬱結能殺人如彭生之託於豕戚
姬之託於犬子胥怒濤伯有介馳則理所必至無足
異者余聞樵李有盛周者號文湖登嘉靖間進士當

為諸生時人或以讒言污讖其妻盛不察真贗輒持刃殺之自鳴於官官曰烈士也亟賞焉未幾妻見夢曰我實無玷若用讒言殺我我必報若越十五年盛君累官至某郡太守夜檢文書有縊死事盛語閹童曰縊何能死人我請戲試之遂用組綬自繫踐踏椅上懸諸梁閹童乘其懸也亟取椅却走盛足不能至地氣絕而死閹童走歸家語父母曰吾今日得報仇矣遂仆地死人莫曉其故後細詢之則閹童之生日乃盛妻之死日蓋妻魂出世為童殺盛以報向者之殺已也嗚呼無怨不復無往不還能逃於明不能逃於幽智力可以籠人不可以籠鬼士君子乘權秉勢謂我能生人殺人不顧其安恣睢屠戮何其不念及此趙清獻書之所為夜必焚香以告於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此可為士君子檢心之法矣

理燭

天下事雖千變萬態然畢竟不能逃出理字理者人心之條理也故以理燭事則世無不可得之情嘗聞一典史逸其名居官聰慧數決疑事里中父老能傳之茲述其一二吾人觀之亦可因事類推不為物眩典史所部一老叟以圃為業一歲茄熟被賊竊去凡

數百箇如是者三。叟不勝忿，訴於典史。典史陽斥之，咄咄誰爲爾守圃？今訴誰耶？已呼叟至膝前，約曰：爾俟茄再熟，各刺竹針茄腹中，沒其穎。俟其再偷，即時許我叟如其言。已而復被盜，走白典史。典史遣隸數輩分布城隅，凡鬻茄者皆令入署查覈。命以次候於庭，各取數茄剖之，已得一人茄穎，穎有竹針在其腹。呼叟與質，即叟隣人也。遂伏罪。人皆稱異。又兩人同憩旅舍，一人置傘於門，無傘者奪之，曰：予傘也。互爭焉。訴典史。典史曰：此傘不宜專界，當從中剖之。各持其半。命一隸執刀見剖，察二人色，一人甚憾，一人微

笑。典史乃曰：無剖命，卑憾者皆笑者。蓋傘屬我而剖壞其本，有故憾。傘不屬我而剖損其本，無故笑。執憾與笑，定二人之真僞。而肝肺洞然如燭照數計。噫！史固聰慧人。然據所剖二事，皆度之以理。理如是，狡者莫能匿。吾鑑矣。余故記之。欲人因事類推，毋謂史卑官焉而忽之也。管仲師馬得路，隰朋師蟻得水。馬與蟻且師之，況典史耶。

忍耐

世人無賢，不肖皆言忍。言耐煩，此三字言之甚易。而其實有難能者。若真能忍，真能耐煩，則其取禍必少。

敗事必寡昔里中一富兒素慳亦能從事於忍遇仇家欲嫁禍乃賄一乞丐於元旦託乞故出言詈之富兒不爲動已復詈其妻子亦不動丐者乃裸而露其醜曰爾能啖我此物乎富兒不勝忿持挺撻之一擊而斃爲仇家所持竟坐償此知從事於忍至於難忍而卒不能忍者也又一仕宦將之官其厚友送之囑曰公居官無他難只要耐煩仕者唯唯已而再囑三囑猶唯唯及於四五其人忿然怒曰君以我爲呆子乎只此二字奈何言之數四厚友曰我纔多說兩次爾遂發惱輒爲能耐煩可乎此知耐煩之當然及遇

小不可耐而遂不能耐者也余所以信忍與耐煩爲難能也嘗聞劉忠宣公里居舟行水畔一人方帽青衫呼公名大罵若爲不聞也者其人罵至五里許倦而返不踰月一主政以公差舟行前一人復罵主政如罵劉公者主政曰何物怪人橫逆至此命扶之二十不數日死及死乃知其宗室而病心者主政竟坐償人乃問忠宣曰公何以知此人宗室而不與較耶公曰余備位卿貳彼知我而故詈之非有所恃何以及此余故不問此燭患於未來而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者也雲間徐少師存齋曾督浙江學政考袁煒下

忍耐二字
正氣易修

等煒以直指見拔入闈明年遂發會元存齋自恨失
士已復督學江西凡士稱屈求再試者必與試至於
手握箸身在輿則前榻上無時不閱卷兩目幾盲或
諷之曰公太勞矣乃答曰余恐此中更有一袁元峰
而我再失之也此鑒失於已往而能耐人之所不能
耐者也吁世之言忍言耐煩者能以兩公爲法而曰
不能寡過吾不信已

財崇

夫財人所欲也得非其分即財即禍余官姑蘇有潘
姓者掘地開機得金二十萬以分其子潘奎潘璧兩
母出也璧年尚稚奎乘其病投毒餌中殺璧隣人覺
之以其家事也寢不敢發奎生二子長名城次名垣
城性聰穎然淫恣無度入貲爲國子生司成姜鳳阿
覽牒曰何名潘城爲增一璧字父奎聞之甚不樂蓋
所殺弟名璧也已而璧城破其家百計索金於父不
得遂誘劉氏奴激怒其父而歐之死說者以爲璧再
生爲璧城以子殺父報殺弟之業夫藏金無主者也
然無故得之尚且兄弟相殺父子相戮產盡人亡而
後已則夫巧取計奪獵人之財以自富者能保不爲
禍哉昔人有言吾辭禍非辭富達哉

盡慧附

黃岡王氏大宗也文章宦業甲於楚萬曆間有侍御諱同道者早卒未盡展其志有遺篋在室約千餘金弟同軌應得之而未忍發其篋忽一夕夢同道入其室而追醇生生而具夙慧方弱冠即喜結客徵歌選妓以佐之同軌以為憂人曰此不過用其故物耳彼盡其故物亦不得不盡其故智弟安之後追醇果以詩文顯於世無忝門風此足佐雅談且破俗障與前財崇相反如白黑業也故附之

巧御

物之御物大率用巧夫虎之饑也時或食鰕以尾撥水鰕謂煖也而集其中虎尾一掉鰕入其口者以百計矣山鯉之饑也時或食蟻以舌垂地蟻謂羶也而游其上山鯉之舌一卷蟻入其口者以千計矣鼠欲竊卵恐無完卵也一仰一俯仰者抱俯者啣而曳焉而卵乃不壞鼠之巧也猿竊麻子虞其撒也一抖撒其毛蹲而伏一携麻拮而出其子置之毛中用唾封之比至入穴唾乾毛散麻子盡出猿之巧也小人之用巧皆若是耳夫惟麒麟不履生草不食生虫而未嘗饑此謂德勝不以巧勝

外紀卷
士修

一舉子下第語余曰場中苦盲試官爲祟佳者弗取取者弗佳余曰爾欲盡侵造化之權乎夫試官具隻眼者文之好醜一見立決其誰能欺此之謂文衡乃一榜之內蓋有其身積德預錄於冥司或祖父累仁食報於後世而其人之文不能佳固鬼神所欲加佑者於是使盲試官冒醜爲好從而收之此則造化之權不盡爲人用而自爲用乃知士子修文爲陽贄修心爲冥契宜慎之矣

假手附

宋高文虎云祥符中西蜀二舉子同行至劍門張亞子廟號英顯王二子過廟已昏黑遂禱於神各占其得失祈夢爲信寢廡下入夜風雪轉甚忽見廟中燈燭如晝般俎甚盛人物紛然往來俄傳道自遠而至聲振四山皆岳瀆貴神也既就席賓主勸酬如世人二子恐懼潛起伏暗處觀焉酒行忽一神曰帝命吾儕作來歲狀元賦當議題一神曰以鑄鼎象物爲題既而諸神皆作一韻且各刪潤商確朗然誦畢當召作狀元者魂魄授之二子默喜此正爲吾二人發迨將曉神乃起別傳呼而出視廟中寂然二子素聰警

各記其賦寫於書帙無一字忘相與拜賜鼓舞而去
及入試二生坐東西廊御題出果鑄鼎象物賦韻脚
盡同東廊者下筆思廟中所書懵然一字不能上口
間關過西廊問之西廊者望見東來者曰御題驗矣
我乃不能記欲起問子幸無隱也於是二子交相怒
曰臨利害之際乃見平生且此神賜而獨私以自用
天其福爾耶各憤怒不得意草草信筆而出及唱名
皆被黜狀元乃徐夔也亟求印賣賦比廟中所誦無
一字異二子歎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皆罷
筆入山嗟乎士務自修爾營營何益哉

人種

南方有鴉方乳雛毛羽既具將教之鳴曰吾音惡劣
為世所嫉身不能易請易其子於是引雛往見乾鵲
曰吾子鴉也而願習君之聲母惜為吾子師異日變
惡之善轉世人之嫉以為喜即亦何敢忘返哺之報
鵲受而教之鵲鳴喞喞鴉鳴啞啞兩不相入鵲不勝
忿喙且啄之爪且搏之鴉亦不勝苦而終不能變其
啞啞之聲鵲顧鴉笑曰汝自鴉種耳吾不能如汝何
遣之使歸鴉歸故巢與其母啞啞唱和不習而若慣
焉者乃知種類移人即欲變化其道無繇故君子慎

其所以為人種者

巨史云此在中陰身能具慧力自擇所投爾否則何以慎之雖然能持善業者必不墮惡種曷慎所持哉

戒侮

士君子切忌侮人侮人最損德且召禍周書有云不侮鰥寡夫以帝王之尊即鰥寡亦不敢侮則天下無可侮之人矣吳郡王元美性廣大能容物一日者持薦書求謁公命進見少頃為公布算時公長君澹生已在泮仲季皆髻日者乃曰佳造萬福但子星少耳

座客盡笑公曰毋笑好先生有膽氣客問曰何也公曰他來我們人家乃敢不買春這是膽氣買春者吳中方言謂先探履歷後入門也犒之一金而去吾邑文學蘇宮字靜夫性誠直長厚即嬰兒亦不相慢邑中有歌者姓王貌醜如鬼聲惡如裂帛每闌入宿筵無貴賤皆唾罵靜夫獨謂客曰毋然天刑之彼亦豈願若此王感泣每早輒焚香祝靜夫百歲而呪唾已者噫日者本自可笑歌者本自可唾而元美姑以膽氣褒之靜夫姑以天刑憐之此所謂不盡人之情遠怨之道也夫待日者歌者如此他人可知若雨君者

庶幾不侮鰥寡哉

心高

余郡迤西三十里有河湫山山隈有王婆廟不知何代人父老相傳此婆釀酒爲業一道士往來寓其家每索酒輒予飲累數百壺不酬值婆不與較一日道士謂婆曰予飲若酒無錢相償請爲若掘井井成泉湧出皆醇酒道士曰此所以償耳遂去婆不復釀酒但持井所出泉應酤者比夙釀更佳酤者踵至踰三年得錢凡數萬家遂富前道士忽又至婆深謝之道士問曰酒好否答曰好到好只猪無糟耳道士笑題

其壁曰天高不筭高人心第一高井水做酒賣還道猪無糟題訖去自是井不復出酒矣國初蜀中一耆儒題張果倒跨蹇驢圖云世間多少人誰似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語雖淺然其喻世切矣噫人心羶慕非名即利名利之途愈趨愈永趨而不已害及厥躬然後悔之其不爲貪得之王婆能爲回頭之果老者幾何人哉

藥言

夫言有至微然聽而繹之可爲養心之助者即當審記余官姑蘇偶見白公集中自謂官吳數年未嘗置

天乃不真乃人
心第一高井水
作酒賣還道
猪無糟
不是倒騎驢
凡事回頭看

太湖石一片余曰白公喜水石何乃遺此張伯起答曰如此累心事白公不做嗟嗟世之可以累心者不少矣過而不有心境自適寧獨石哉又聞王元美鎮鄖曾薦一屬吏乃其鄉人常詈公者或曰公薦其人是薦其詈我者也自此以往凡求薦者爭詈公矣薦而賈詈將毋愚乎公笑曰不然我不薦他他更詈我余聞此答不覺胸次頓開計較之念一時都盡嗟嗟兩君子者俱吳名賢也故服伯起之言命曰清心丸服元美之言命曰寬中散其於窒慾懲忿收效寧減華扁哉語云至言藥也信夫

戒慳

天人涉世自學問中出者別有機局若但得其性之所近則寧爲豪爽毋爲慳鄙蓋豪有豪過慳有慳過即而較之則豪過可喜慳過可憎余官姑蘇有徐氏者貲累數十萬其時兩宮災營建孔亟吳中奸民欲藉端以冒金穴遂籍江左巨戶凡若干人謂且入奏徐氏與焉聞而病咽以鬱死王百谷曰是夫不逮溧陽史君遠矣余問其故百谷曰溧陽史氏家累鉅萬世宗朝邊餉匱乏好事者亦籍江南北巨戶凡三十人云且上獻而史氏不與乃恚曰如史某者家亦頗

饒今籍三十人而某之姓名不得與某乃不比於人亦以憂死嗟夫二氏之死其故畧同其情迥異然而一段爽氣則徐不逮史何啻天淵昔晉人論人物曰庶藺千載上人至今讀其傳猶有生氣如某某者非不自慎若人人如其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獠貉噉盡耳是故徐史二氏皆過然而寧爲此毋爲彼

前定

嘗謂官爵大小壽命修短皆係前定知其前定則一切順受顯固可喜晦亦不憂壽固足慶夭亦不懼蓋余鄉曾有二事可驗官爵壽夭定於有生非可一毫

人力移動者一貢士名燕成瑛白石六歲時媪母夢其衣冠對鏡乃呼其母諭之曰我爲阿郎做吉夢異日必做官幸無相忘久之白石貢入太學謁選得照磨乃悟夢中對鏡蓋照磨官銜也嘉靖間邑令其公名勲履任三日媪庶尋寵爪破其面公自負貌美被爪破遂雉經死邑士紳往哭之公父乃曰吾兒不幸有此然亦前數向者生時夢人相賀持綵聯書二句其上曰四百姚涑榜三日桃源令莫測其兆已而登姚狀元榜其年進士四百人今令桃源三日夢固先告我矣噫觀此二事則燕君之官止於照磨其公之

今止於三日俱係前定誰能移之彼不務安命處下位而妄冀崇膺臨性命而強希耄耄何益於得徒令造化竊笑耳

遠術士

近世星相士皆無奇術率藉薦書求容於富貴者能絕不與見大足省事即不得已與接寧量情遺之不宜轉與薦書蓋此曹脚跡寬亦能用舌鋒中人嘗聞一臬司駐劄荆南與一相士厚薦往某孝廉家孝廉故貧以五錢為謝禮其人恚甚然不欲發及入謁臬司問曰孝廉何以遺君乃詭曰甚費此公辱以五兩

見贈皆明公賜若極其感激也者然其心實恨孝廉慢已思有以相中久之臬司得報左遷莫測所自相士進慰之臬司徐語曰不佞所以左遷之故汝知之耶謝不知又問曰汝與此中縉紳相與亦察其間有不足不佞者耶又謝不知及再四固問相士若為欲言也者更復囁嚅臬司強之乃顰蹙曰僕若不言則於明公厚若言則於毀明公者厚僕實不忍言耳固強之乃曰毀明公者非他即前日以五金贈僕孝廉也僕亦不虞其有此舉徐而知之晚無及矣因具悉孝廉於京師某權貴厚從權貴處中明公乃至此臬

司領之掇孝廉他事屬後來臬司曰此人不佳且虞其再噬人宜謹備之其後孝廉竟以被訪見按治良久論定得保頭上如箕然家事凋落無餘矣即此觀之母謂片楮不足惜輕授此曹階之爲禍

處盜

孟子曰敬人者人恒敬之蓋言禮可感人夫禮非獨可以感常人即大惡大不肖之人亦未嘗不可禮感吾鄉蘇溪有一素封朱姓者素醇善里人皆慕值凶歲羣盜夜入其家行劫朱知盜入亟起肅衣冠出拜曰勞苦將軍惠顧羣盜皆釋戈與揖遂安椅撓

延盜次序坐亟命家童執羊豕宰之致享几筵尊俎先後羅列乃崇肉豐饌躬親行酒盜皆就席懽飲朱復諭家僮曰將軍等不棄貧老遠來顧我恨我囊中不如往歲可人封十金布十疋爲將軍秣馬之助凡二十人皆一律及家僮持金布出盜欣然受之再拜謝曰我輩窮故來相費願以他生相報盜收畢辭去朱送之門諭曰數年後貧老家事若少充煩將軍再來看看盜曰感公高誼若再來犯天且殛我矣朱老雖不無費於盜然神閑氣定何等自在又有張公者家亦素封羣盜至其家張不勝忿與之辯且固云家

實無蓄靳不與盜乃縛張公撻之火炙之鬚髮爲焦強劫三百金而去比去甫一里張公率健僕操刃往追殺之盜反戈相向刺公數鎗腸出死其子文學張明詔者篤愛父有俠氣乃自裹糧携慣捕者數人跡盜於深山中盡得之縛而告公之靈然公所爲死於刃則亦不善處盜之過矣無論如朱與盜揖讓即三百金已出門若遺焉可也奈何以七尺之軀爲金殉哉蘇子有言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之手言身重也非獨盜賊天下之人其不當與較而當姑容之者亦多矣非容彼乃自容也

婦制盜

楚中巨浸惟洞庭爲大其中往往藪盜風濤浩渺邏者不能及時出沒縱橫爲客船毒隆慶間盜劫一客盡有其資殺而投其屍水中并二僕俱遇害留其妻妾二人不殺置船中盜魁語之曰爾夫飽江魚矣爾從我善遇汝否者我且殺汝二婦不得已從之然其心未嘗一日忘故夫每與妾議欲得當以報無繇也會盜魁誕日開船詣湖心雞子山登眺痛飲爲壽二婦因勸之至醉不能起并醉羣盜皆中酒適天暑婦詒盜曰舟中熱甚當移枕簟因石納涼暮而登舟豈

不暢快盜不逆其有心也。因連席臥山側去船半里餘。二婦曰：我先赴舟中治炊，炊熟可下食。盜曰：諾。至舟，亟斬船纜，船遂離岸。丈許，輒順風掛帆，任其吹送。不半日，抵岳陽。問諸土人，則江防道駐劄其地。二婦因往訴。故夫被盜事，且言盜在雞子山，亟遣健兒擒之。當立致及捕者至山上，羣盜餓三日，奄奄垂盡，皆就縛。至則俱論死。噫！若二婦者，不動聲色以計擒羣盜，而報其夫，其智有可取者。夫豫讓之劍不能得志於襄子，漸離之筑不能必中於秦皇，而二婦以杯酒制羣盜，死命於股掌間，成功出烈士上。中庸論道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豈不信哉！

自做人

進士吳曲羅諱化，朱虞言諱一龍，皆楚人。吳官鎮江，朱官蘇州，皆司理。余時承乏長洲，見虞言，貞亮粹白，口如其心，謂人品若此，世不多得。一日，曲羅謂虞言曰：年兄真是好人。虞言遜謝。曲羅曰：好到好，不算好。虞言曰：既好，便算好。安得不算？曲羅曰：你從胎中出來，撞着的好人。虞言曰：撞着好也。算好。曲羅曰：你若當時撞着不好，安得這般好？故真正好人，必須由自己做出。噫！曲羅此言，雖曰戲謔，然而至理存焉。嘗觀

孔門子路出胎撞着剛人卒蹈孔悝之難子羔出胎撞着善人未造聖人之域皆是學力弗到後世若陽羨周處其初撞着惡人然聞鄉里竊議改行從善遂成忠孝大節關中張載其初撞着俠客然聆二程說易撤席聽講即成理學大儒此皆不靠撞着靠自己做人知天下有自己當做之人則沉潜剛克高明柔克變化氣質何善不臻吾謂二公一時戲謔之言至理存焉蓋以此

亘史云此下三段儒生腐談不稱進之口吻
安命

學者修身讀書預養用世之具此但盡其在我至於科目之有無官爵之高下蓋自有主之者不專係於帖括簿書之間為得失嘗聞余楚中三夢兆則非但科目有無官爵高下為有數即登科名次居官方位亦由預定非可強移昔正德末沅州一諸生名月華生平夢中八十六名自嘆無中式之理蓋楚額止八十五人故也及世廟出興邸加楚額五名詔至華在二場聞其事即投筆曰吾中矣放榜果居八十六名予同年孫大祚將謁選夢所居縣門左畫龍右畫虎已選貴溪令蓋貴溪龍虎山在焉又余邑李孝廉

位將謁選夢一縉紳投刺視之則朱熹也遂選績溪縣令即此推之科目名次之先後仕宦地方之彼此有生之初業已先定而營營計較強遇以從我者何能有益祇自添一番勞碌而已故學者貴安命

蔣道學

吾鄉先輩有蔣信者號道林生而純粹近道王陽明謫丞龍場道經武陵信往謁之陽明曰蔣生資質可作顏子幼時行雨中從容有度或曰宜亟行避雨信應曰前面亦有兩夜與數友人宿僧寺見月中黑翳或曰山河大地影或曰吳剛斫娑羅樹信曰非也蓋

太陰渣滓未化耳其議論清遠如此生平務學窮理躬行實踐自少至老庶幾醇德無疵登進士第官至貴州學憲一時縉紳士大夫皆崇之及信死鄉人有議其遺行者曰道林平生無可訾但老而涅白一事可訾耳此固春秋責備之義然求一生可訾之處不可得僅得涅白一端則道林爲人真無忝德行之科昔人云數其事而訾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至於訾及涅白而吾乃益服蔣先生無遺行云

善謔

洪澳之詩曰善戲謔兮謔亦有一段自然出於天性

者蜀熊翰林名敦朴辛未進士京察改別駕入辭江陵張相國相國爲熊座主乃曰此後好生守官我衙門人痛癢相關宜自勗熊答曰不然醫書有云通則不痛痛則不通張發笑不自制蜀有孝廉名金聲之舉鄉試尾名已入監考得監元熊乃語人曰金君一向止可名王振今考監元庶幾名稱其實又河南內鄉李翰林名袞官檢討弟名廕爲增廣生兄弟皆善諛袞遺書弟曰你今年增廣明年增廣不知你增得幾何廣得幾何其弟答書曰老兄今日檢討明日檢討不知你檢得甚麼討得甚麼吾鄉兩庠士一名鄧

邦道一陳姓皆善諛鄧入明倫堂其教諭偶問之曰聞貴鄉有叔齒其嫂鼻端者宜得何罪鄧曰若鼻在可幸無罪教諭問何故答曰有鼻之人奚罪焉諭大笑一日教諭病脚而跛陳竊效之或以告諭將加朴陳曰此由朱晦菴誤我諭曰云何陳答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諭遂笑不復朴此雖無大用要之矢口而出令人解頤亦是一段別才非可襲取

亘史云善諛事甚多餘別有紀此下俱不稱

聽訟

吳中訟師巧設機關改年易月陽附陰叛以愚官司

耳目者蓋百出百新即留心聽斷往往爲其所眩而不及覺余令長洲其同壤爲吳縣吳富民朱應舉雙瞽而悍謀買一僧田僧不肯售應舉誘至家命家僮毆殺之隨賄其徒火其屍滅口俄而里中喧騰謂必白官應舉懼延一訟師問計訟師曰待衆人白不若使其徒告可從中弄機權耳應舉懇問計訟師曰爾以某月某日赴城中請三學博飲此縣令任公所知爾今但賄僧使其狀所書口所言皆曰朱某以某月某日毆殺我師改飲客之日爲毆僧之日則官必信必反坐僧僧得賄即反坐固其心矣應舉如其言方

任公訊鞫時乃辯曰某日小人請三學博飲身在城中家在太湖安得又有一應舉在家毆僧任君曰然三博士飲酒之日余亦知之爾乃曰應舉是日毆爾師豈非誣告僧業已受賄不深辯任遂出應舉坐僧誣邑人見應舉獲出皆不察所以但曰任公受賄千金脫殺人之罪語聞司理袁節寰耳及節寰覆鞫竟執應舉曰爾殺人左驗安得不償應舉不復辯第曰罪固應死於是遂議辟通國之人皆謂任受金而頌司理青天不知袁之得情采於衆口任之受蔽惑於訟師噫聽吳訟者其慎之哉後數年應舉因篤疾

外紀卷
且動手者死獄中於例應釋以贖免

陰陽

陰陽之家疑而多忌拘而多畏從古記之至於年神方位諸說猶多不經乃近世號為儒者亦多尼之不知何也宋太祖將置筦庫所司白曰太歲守東方宜避之太祖曰安有此說假如比隣居者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若太歲守東方西家動土修建神將遂禍東家耶此無庸避噫英主之見卓朗不羣足以破千古之疑矣余鄉有一二小事出於匹夫之口然而可以醒拘孿者之心故記於此一老農當稻熟時擇日

食新其隣家一人善詭輒嘲之曰爾舊歲食新曾卜日耶曰然今歲舊穀足用耶曰不足稱貸而益之耳夫舊歲卜日而穀猶不足也今亦安庸再卜稻可食則食之矣老農乃始憬然有悟又一人平日動尺土必卜吉偶履巖墻遭覆壓土沒其身之半亟呼家人掘土出之家人曰期未必吉盍卜諸其人曰俟吉乃掘我耶我將為墻下土矣家人曰不卜則生卜則死若是乎卜吉之無用也其人亦始有悟於平日之拘拘為過計也此二事皆近戲然皆足以明陰陽之不當尼余郡有蔣道林者信道之人也少時卜吉葬母

臨遣殯兩大至道林戒舁者曰毋庸亟請俟天晴或曰晴未必吉奈何道林曰吾寧以晴之故圖安吾親不欲以吉之故圖福吾身也遂止不舁待晴而葬之然亦未嘗不吉噫若道林者可以法矣

豆史云此與呂覽藥水更葬同義蔣君真道學人也暗與古合

人可教

或問人之不能者可教而能否余曰安在其為不可且無論人即禽獸異類然亦可教而況人乎鸚鵡可教以言語獼猴可教以演戲黃雀可教以認字馬可

教以啣盃犬可教以舂碓苟未至為鸚鵡為獼猴為黃雀為馬為犬則何不可教而能也彼自謂不可教者是自棄也曾鸚鵡等之不若奚而人奚而人

燒煉

或謂燒煉之事有此理否余答曰有何以知之曰楚人之伏鴨也以雌雞經月而雛出吳人不然掘土為炕置糠其中累鴨卵以數百微火從中熏之一人自炕上搬運鴨卵周旋勻適不半月而雛盡出天汞為銀母五百年後凝結為銀彼仙人者能縮五百年為五百日則汞之成金固亦宜然出於母也然而天下

有此理、世必不能有人、有人則造化無權、

亘史云、今燕都上元食黃瓜、賞牡丹、鬪蟋蟀、皆取諸地壙中、火炙、真足奪造化之權、然其本必壞物、亦早斃、則燒煉五百年之後、必變原質、呂祖不爲爲害五百年以後人、此一念足仙矣、奚以燒煉爲哉

蛛蠶

蛛語蠶曰、爾飽食終日、以至於老、口吐經緯、黃白燦然、因之自裹、蠶婦操汝入於沸湯、抽爲長絲、乃喪厥軀、然則其巧也、適以自殺、不不愚乎、蠶答蛛曰、我固

自殺、我所吐者、遂爲文章、天子衮龍、百官綬繡、孰非我爲、汝乃枵腹而營、口吐經緯、織成網羅、坐伺其間、蚊虻蜂蝶之見過者、無不殺之、而以自飽、巧則巧矣、何其忍也、蛛曰、爲人謀、則爲汝自爲謀、寧爲我、嘻、世之爲蠶、不爲蛛者、寡矣夫

亘史云、此段詼諧語也、酷類子書、足以殿此卷矣

巨史外紀
小雪
說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下卷終

外紀卷